

天堂之门

HILMAN

97

中国电脑网络惊世大案

15. 2008年10月，中国首座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6000吨级半潜式平台“海洋石油981”在南海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钻井平台“半潜式”作业，标志着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取得了重大突破。

中國人民大學

● 4000 白粉

天堂之门

初美国电脑网络惊悚大案

● 袁道之 白莉 著

MEIGUO DIANNAO WANGLUO JINGSHI DAAN



作者简介

袁道之

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生，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硕士。曾任科学院研究生院外语部副主任、副教授。1988年再次赴美，历任美国教育测试委员会客座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教授、北美卫星电视公司主播，《美中商讯》社长，现为旅美作家。

白莉

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毕业生，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1984年起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任编导。其作品曾七次分别荣获全国电视文艺“星光杯”二、三等奖、三等奖和特别节目奖。1991年赴美国学习、考察，担任美国特拉尔德影视公司咨询工作，现为旅美作家。

1995年以来，两人共同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董大玩家》、专著《网络——席卷全球的风暴》及《揭开跨国公司的帷幕——西科姆在华商战》等。

MEIGUO DIANNAO WANGLUO JINGSHI DAAN

天堂之门

'97

美国电脑网络惊世大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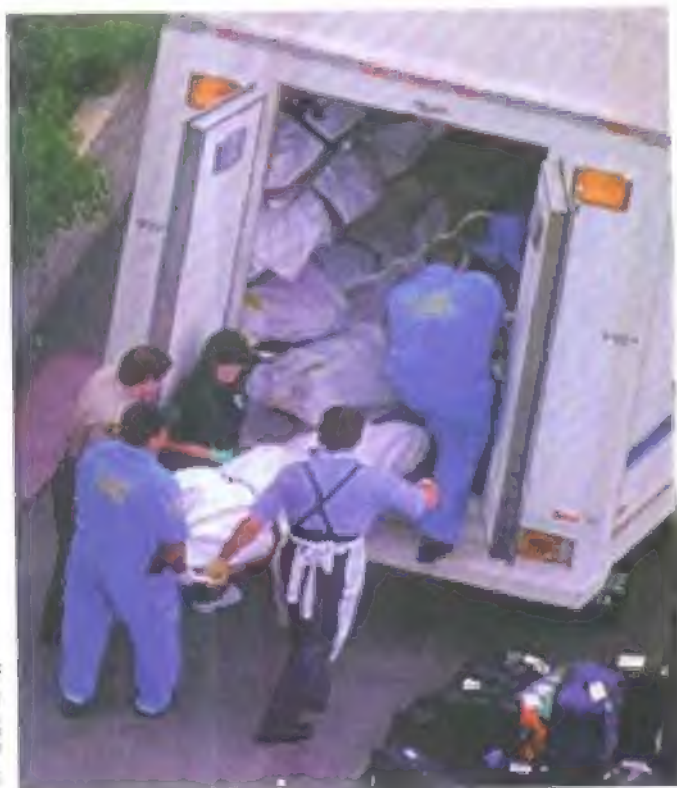
● 袁道之 白 莉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案发现场之一



警方运尸车



案发现场之一



案发现场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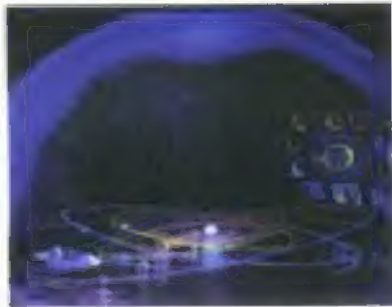




事发现场的图片



《天堂之门》教派在互联网中的网页



《天堂之门》数部在互联网中的网页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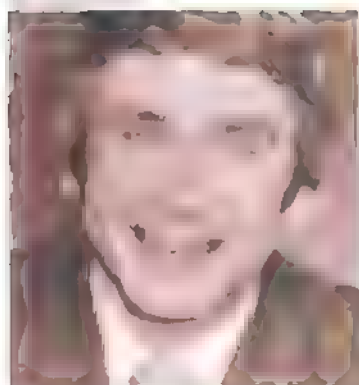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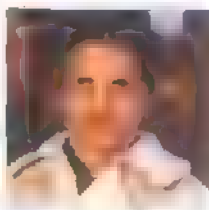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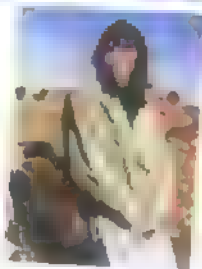
牺牲品肖像

阿普怀特少年时期与其姐妹的合影



《天堂之门》教主阿普怀特青年时期





天堂之门

'97 美国电脑网络惊世大案

袁道之 白莉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之门：'97 美国电脑网络惊世大案/袁道之, 白莉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1

ISBN 7-5008-1998-6

I. 天… II. ①袁… ②白… III.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690 号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邮编:100011) |
| 印刷: | 北京兴泉印刷厂 |
| 经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 版次: |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字数: | 128 千字 |
| 印张: | 6.75 |
| 印数: | 20064 册 |
| 定价: | 12.80 元 |

目 录

| | |
|------------------|-------|
| 引 子..... | (1) |
| 第一章 圣塔非奇案..... | (5) |
| 第二章 得州异人 | (26) |
| 第三章 “更高源泉” | (53) |
| 第四章 “天堂之门” | (77) |
| 第五章 鸣金收兵..... | (101) |
| 第六章 余音未绝..... | (122) |
| 第七章 幸存者自白..... | (144) |
| 第八章 牺牲品群像..... | (168) |
| 第九章 现代警世录..... | (191) |

引子

1997年3月26日晚7时,美国各大电视台突然中断原有电视节目,播发一条震惊全世界的新闻:据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郡圣塔菲庄园镇警方宣布,在当地一座价值160万美元的豪宅之中,警方发现39具尸体。死者为18岁至24岁青年男子,穿着打扮大致相同,皆为深色裤子和网球鞋。所有死者面色安详,身上既无搏斗痕迹,亦无任何伤痕。警方初步判断为一起集体自杀案件,但是,自杀原因不明。

NBC电视台权威播音员脸色凝重地表示:如果确系自杀案件,这将是美国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最大一起集体自杀事件。

从晚上开始,每隔半小时,电视台就会不断插播有关案情的进展情况。各大电视台立即派出突发新闻小组前往案件发生地点,进行实地采访。由于警方封锁了进入出事地点的各条通道,为了报道案情最新进展,洛杉矶三大电视台调动三架新闻采访直升机在案件发生地上方进行低空盘旋,使用望远摄像机拍摄

地面情况，由电视台进行同步实况播放。

根据直升机传来的图像，朦胧夜色之中，十几名便衣警察正在住宅内的垃圾筒旁忙碌不已，他们不时将垃圾里的纸条、卡片等具有破案价值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采样袋中，然后立即派人送走，以便进行分析化验。

快到半夜时，各种消息纷纷传来，然而诸说不一，比较集中的看法是教派分子集体自杀。但是，警方发言人却表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任何有关宗教方面的明显证据。”

圣迭戈一家公司的老板说，他曾见过死者中的部分年轻人，他们都很聪明，才智过人，从事电脑网络方面的工作。这些年轻人曾经到他公司拉生意，希望能够协助他的公司设计国际互联网（即因特网，下同）万维网的网页，以扩大公司的影响。这些年轻人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发型一致，穿着打扮相同，说话很客气，看不出有任何异常现象。

事发地点附近的一位居民对记者说，前几天，他曾听到这些年轻人说，他们要走了，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现在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种走法。

洛杉矶贝弗利山庄一位富商说，前几天，他接触过死者中的几位年轻人，他们告诉他说：“我们要结束在地球上的生活，到太空去，和外星人汇合。”当时，他以为他们在开玩笑，现在方知此事并非笑话。

当地居民表示，平时他们以为豪宅里面只有十几名房客，现

在才知道居然有 39 名。不过,由于这些人举止文雅,平时从不惹事生非,因此,外界对他们毫无警觉。

这 39 人究竟是自杀?抑或他杀?

如果是集体自杀的话,死因究竟为何?到底是宗教原因?还是所谓“外星人”原因?

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了,难道有如此之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自动结束自己的生命,离开这个可爱的世界吗?世上有何种诱惑力能够使他们产生足够勇气,告别人世?这么一起惊世骇俗的重大事件,其中必有领导者,是谁使 30 多名美国人义无反顾,追随他走上一条永无回归可能的绝路?

由于案情重大,圣塔非警方深感警力不足,人微力薄,立即要求洛杉矶和联邦政府有关方面增派要员,前来支援。当天晚上,近百名警员封锁了出事地点附近的交通要道,50 多名便衣刑侦人员已经开赴出事现场,着手进行前期调查工作。

与此同时,全美各大电视台闻风而动,各家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近百名记者星夜兼程,从各地赶到洛杉矶,然后驱车前往圣塔非,进行实地采访。世界各国主要媒体也开始调集精兵强将,前来报道这一新闻。

警方愕然,媒体震惊,民间大哗,朝野震撼。

显然,这是 1997 年美国第一要案!亦为美国今年头条新闻!

39 条人命！美国总统岂会漠然视之？联邦调查局焉能袖手旁观？案件本身固然有诸多悬念，但是，这一事件即将引发的社会动态，或许更为复杂。

第一章 圣塔菲奇案

圣塔菲城位于加州南部，北靠洛杉矶，南接圣迭戈，东邻太平洋，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居家疗养的绝妙去处。此地民风纯朴，远离闹市，生活悠闲自在，社会治安状况甚佳，犯罪率极低，是富人偏爱的安居之地。

1997年3月26日下午3时，平时无所事事的圣塔菲城警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在电话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希望警方立即派人查看位于科里纳诺特路18241号的一所住宅，据说里面可能发生了一起命案。接到报案的警方工作人员半信半疑，随即通知一位值班警察前去查看。

3时15分，这名警察奉命驾车来到现场。科里纳诺特路周围皆是百万豪宅。这里群山环绕，景色旖旎。18241号住宅位于一座小山顶上，四周棕榈成林。

警察见周围寂静无声，似无异常发生，随即上去敲门，但无人应答。他只好围着住宅走了一圈，见一道边门虚掩，遂推门而

人。走进楼内，警察觉得气味难闻，但因职责在身，只能掩鼻上楼，在第一间卧房内，他发现室内全是尸体，顿时大惊失色，立即退出住宅，冲回警车，通过对讲机报告情况，要求警察局立即增派人员。

3时35分，另一名警察抵达现场，他们进屋搜索，在住宅内共发现39具尸体，死者全部为白种人，男性，年龄为18岁至24岁（后来发现，除死亡人数以外，其余情况均不准确）。

所有死者全部身穿黑色无领长袖上衣，黑裤，脚着黑色网球鞋。死者不是躺在上下两层简易床上，就是卧在平放在地的床垫上。他们神色安详，全无任何搏斗痕迹，好像在熟睡之中。

由于屋内气味难闻，警方人员怀疑有毒气，为了避免意外事故发生，警员立即退出住宅，监视现场，等待进一步指示。不久之后，大批警员赶到出事地点。首批抵达现场的两名警员即感不适，由于担心吸入有毒气体，他们被送往医院，进行抽血化验检查，但并未发现异常情况。

4时左右，由于死者人数过多，案情复杂，圣塔菲城警方向圣迭戈郡警察局汇报情况，要求增派专业警官前来支援。

5时左右，圣迭戈郡警察局防毒小组人员赶到现场，经初步检查，未发现室内有毒气。楼内恶臭估计是由尸体变味引起。

5时30分，圣迭戈与洛杉矶新闻媒体已获悉此地有重大案件发生。三大电视台新闻采访直升机开始在现场上空盘旋。

6时左右，正在加州首府开会的圣迭戈警察局局长科林德

和副局长特拉恩接到消息之后，立即乘坐飞机，赶回圣迭戈指挥调查工作。

6时30分左右，新闻采访记者已开始陆续抵达现场。先后有200多名新闻界人士来到此地，其中，仅《洛杉矶时报》就派出富有采访经验的文字记者13名。

7时左右，美国各大电视台以插播方式，向全国播送这一案件的新闻提要。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各界为之震撼。

圣迭戈警察局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案情。

警察局负责人福尔默警官说：“抵达现场的第一位警察注意到，这所住宅似乎门窗紧闭，他发现一道边门未关，于是走了进去。他沿楼而上，在楼上首先看到10具尸体……从初步情况分析，由于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挣扎打斗迹象，这可能是一起大规模的集体自杀案件。”

一位记者询问道：“是否会是一起宗教教派的集体自杀案？”

福尔默警官谨慎地回答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与宗教活动有关的文件、资料、物品等，整个案件有待进一步调查。”

10时左右，加州州长威尔逊接到汇报，立即乘坐专机抵达圣迭戈。下机伊始，他就开始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威尔逊州长当场表示：一定要查清全部案情，如果圣迭戈警方需要支持的话，州政府将从加州各地调集人员，进行支援。

鉴于大批警察和新闻记者赶到出事现场，历来平静似水的

圣塔菲小城,看来要有一段时期不得安宁了。

出事现场地区名叫圣塔菲庄园镇。这一小镇历来不为人知,默默无闻地静卧在群山之间。此次案件顿时使小镇名声大噪,突然出现在全球荧屏之上。

根据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圣塔菲庄园镇人口 12180 人,其中白种人 83%、西班牙裔 12%、亚裔 5%,但没有非洲裔美国居民(即美国黑人,美国新闻界为了回避种族歧视的提法,一般不使用“黑人”一词)。

人口年龄分布是:34 岁以下 10%,35~44 岁 26%,45~54 岁 28%,55 岁以上 36%。家庭平均年收入 163228 美元,为全美家庭平均年收入的 5 倍左右,其富裕程度,可见一斑。这个小镇的家庭平均人口数 2.8 人,家庭总数 4280 户,住宅总数 4641 栋。

圣塔菲庄园镇为世界首富地区之一。在 4641 栋住宅之中,价值 100 万美元以上的豪华住宅就有 793 栋,比例几近 20%。在洛杉矶电影明星云集的马利布地区,价值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也只有 732 栋,比之尚且不如。

近几年,由于洛杉矶与圣迭戈地区社会治安问题丛生,每况愈下,不少百万富翁为了求得太平,乔迁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享受极富诗意的小镇陶然情趣。

谁能料到,晴天霹雳,突然爆出世界头条新闻,此间发生集体自杀大案,而且,不死则已,一死就是 39 人!

一位百万富翁心有余悸地告诉记者,他原先居住在洛杉矶

布兰坞区,和大名鼎鼎的辛普森先生为邻。当震撼全球的辛普森前妻命案发生之后,他觉得极不安全,于是赶紧择地而迁,来到圣塔菲庄园镇。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辛普森命案只涉及两条人命,而这里居然会发生 39 条人命的大案。早知如此,一动不如一静,倒还不如老实实在地洛杉矶住着。

从 3 月 26 日晚上开始,警方立即兵分几路,展开调查,以寻找更多线索。警方调查重点为:

1. 住宅房主是谁? 与案件有无关联? 是否在死者之中?
2. 39 名死者的真实身份、年龄、职业等如何?
3. 是自杀,被迫自杀? 还是他杀?
4. 如果是自杀,动机是什么?
5. 是否是宗教教派? 头目是谁?

警方首先查明了房主的身份。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房主居然是一名保释在外、等待法庭判决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所公布的资料表明:房主萨姆·卡乌契斯法罕尼原为塔姆贸易咨询公司老板,1994 年 5 月,他以 132.5 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这栋总面积 9200 平方英尺、7 间卧室、7.5 间厕所浴室,带有网球场、游泳池等设施的豪宅。但房主卡乌契斯法罕尼本人并未在此居住,他已委托一家房地产公司进行出售,要价 160 万美元。从 1996 年起,由于尚未售出,他将住宅租给别人居住。

一位邻居告诉警方,卡乌契斯法罕尼有一次对他说:“我老是卖不掉这栋住宅,干脆把房子租给一批僧侣了。”

根据警方资料：卡乌契斯法罕尼在过去几年里，与圣迭戈一些学校互相勾结，为中东外国留学生提供假证明，协助他们来美学习，从中非法牟取暴利高达 30 万美元。此外，他还犯有非法逃税、漏税等罪行。目前，法庭已判决他有罪，今年 7 月将正式宣判服刑期。现在卡乌契斯法罕尼正被保释在外，等候最终判决。

但是，卡乌契斯法罕尼究竟和死者有何关联？仅仅是房东与房客之间的生意联系吗？

案发之后，卡乌契斯法罕尼本人一直没有露面。他的律师向警方表示：卡乌契斯法罕尼现已捉襟见肘，为了等钱用，只好将房子租给这批来自外州的教派人士居住。这些教派人士自称是上帝派到人间来的天使，现在，他们的使命就要完成，将回天堂居住。卡乌契斯法罕尼本人和这一教派没有宗教关系。

但是，这些死者的职业是什么？他们在这里居住期间，依靠什么为生？

圣迭戈马球俱乐部老板主动向警方反映情况。他所谈到的情况是，他和部分死者曾经有过交往。据他了解，这些死者生前拥有一家国际互联网络公司，名称为“WWW. 更高源泉”(WWW. HIGHER SOURCE)，主要从事互联网上万维网网页设计工作。这些年轻人很有教养，电脑网络水平很高。前一段时期，他们到马球俱乐部招揽生意，并为俱乐部成功地设计了上网的万维网网页。俱乐部老板对他们的去世，深表惋惜。

警方根据现有情况判断，这些死者极有可能是一个宗教教

派。但是,教派头领是谁?主要教义是什么?为什么要集体自杀?

一位邻居向警方调查人员报告说:这些年轻人平时与邻居很少谈话,但为人客气、温文尔雅。他们都穿黑色裤子和黑色网球鞋。教派人士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教派人员中有一个老头,教徒们对他极为尊重,称老头为“约翰教父”。

“约翰教父”是谁?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此人有没有自杀?如果不在死者之中,现在何处?

警方在调查中询问了房地产经纪人沃伦先生。他在案发前一星期曾经带领一些有兴趣买房的人上来此地观看这处房产,当时他受到室内约20余名教派人士的接待,其中有男有女,楼内各间屋里装有许多电脑,这些教派人士把这所住宅称为“我们的寺院”。沃伦的老板戴斯开办的房地产公司在受委托出售这处房地产中,遇到许多困难。沃伦说:“在这所住宅里,每进一道门,总会遇到人。我们被要求脱鞋,而且必须穿上医院工作人员所穿的那种手术服或手术袜子。楼里的一些房客告诉沃伦,他们正在编写国际互联网络软件。”

住宅附近已被吓得心神不宁的邻居告诉警方调查人员说,他们相信住在楼里的房客,是某个宗教教派或外州教派团体成员,这些人士均身穿黑色衣服,自称是僧侣。据说,租房人士总共拥有3辆面包车和1辆卡车。大概有十几位中年白人男女住在里面。

家住出事地点隔壁的史通先生对新闻界记者说，去年秋天，这些神秘人士才搬进来居住，他们非常安静，很少出门。他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说话。我曾经看到五六个成年人出入，可是从来没有看到房客中间有任何儿童。他们在一个星期之中，大概会进进出出几次。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一起出门，大约是上星期六。我们实在是所知甚少。有一次，我主动上去交谈，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属于某个宗教团体。”

另一名人士告诉调查人员说：“我听楼内的住户说，他们是教派人士，而且他们不认为应该向政府纳税。当他们刚一搬进来，我就听说了一些奇怪的情况，对此，我不太高兴，就打电话询问有关方面，明确表示这里是住宅区，这些神秘来客可以这样做吗？可是有关机构的那些人士表示他们对此爱莫能助，在这方面并没有限制房客的明确规定，因而他们无法进行干预。我立刻打电话给圣塔菲庄园镇协会，他们也表示对此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一直到3月26日深夜，圣迭戈圣塔菲庄园镇所发生的集体死亡案件的原因以及死者身份尚不清楚。然而，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将其与近年来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宗教团体集体自杀事件相对比，如果稍加分析，人们不难发现，这些自杀事件往往发生在季节变化之时。

1994年10月初，国际宗教组织太阳神殿教派在瑞士和加拿大的53名信徒集体自杀，当时正巧是秋分刚过。该教派相信自

杀能导致灵魂再次转世。1995年冬至时分,法国格勒诺博市郊一个森林中,有16人集体自杀。

集体自杀案件与自然界季节循环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奇特的联系。圣迭戈圣塔菲集体死亡事件也发生在春分(3月20日)之后的1周之内。

警方不清楚的是,这起集体死亡事件是否与上星期六发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自杀案件有关。在那起自杀事件中,5名太阳神殿教教徒死亡。据说,这一教派教徒相信,当他们死后,他们的灵魂会抵达天狼星星座。在过去3年之中,这一教派已有74人死于自杀或被胁迫自杀。

在圣塔菲庄园镇这一地区居住着许多社会贤达、名门望族,其中有美国计算机软件大王约翰·莫尔,他也是圣迭戈西班牙教堂的拥有者。此地还曾住过前美国国家足球队经理彼得·罗萨尔,不过,他已于1996年12月去世。圣塔菲庄园镇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一地区以深宅大院、铁门紧锁闻名,乡村式俱乐部、跑马场和水球场等富人消遣的场所比比皆是。

在现场调查过程中,警方人员封锁了这一地区。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由于尚未查清死者确切死因,为安全起见,警方人员暂时不能在楼内停留。圣迭戈警方正在与各界全力协作,认真调查案情,并尽快制定下一步侦破行动计划。

当警方忙于调查时,圣迭戈尸检所工作人员已经闻风而动,积极待命,随时准备开赴现场。

圣迭戈尸体检验所拥有 50 多名工作人员，其中博士、技术人员多人，在对待大规模的尸体处理技术方面，他们训练有素，全美闻名。每年该所要进行 3 次紧急行动演习，以应付突发事件发生。

1978 年，一架 PSA 航空公司客机在圣迭戈市城区附近坠毁，机上 128 名乘客与 7 名机组人员不幸遇难。尸检所人员立即出动，处理善后事宜。

1984 年，一名失业人员在一家麦当劳餐厅开枪打死 21 名成年人与儿童。尸检所值班人士在处理事故方面，妥善、迅速，获得各界好评。

13 年过去了。当尸检所人员一听说圣塔菲死亡案件之后，立即就地待命，准备出发。由于警方怀疑现场可能会有毒气，因此，一直到防毒小组人员查明现场确无毒气之后，圣迭戈尸检所人员方才开进案发地点。这时，已经快到半夜了。

抵达现场之后，20 多名尸检所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室内行走，力求不破坏各种证物。他们之中，有的忙于进行笔记记录，有的四处拍摄录像，还有一些人开始进行尸体初步检验。

根据第一批检验报告，39 名死者有可能分三批死亡。第一批死于 4 天以前，第二批死于 3 天以前，最后一批死于 24 小时之内。

天亮以前，尸检所人士已经基本结束现场工作，所有尸体需要运往尸检所进行仔细检查，整个检验工作大约需要几个星期，

才能最后确定每名死者的真正死亡原因。

第二天凌晨6时,根据尸检所负责人的决定,第一辆空调运尸车开至现场。工作人员开始将死者尸体装上运尸车。上午9时左右,第三辆运尸车抵达,随即将最后一批尸体及死者随身物品运走。第一天检查工作基本结束。

由于政府各级人士急需看到尸体检验报告,尸检所负责人迪克森表示:所内工作人员估计要连续不停工作好几天。

半夜12时左右,各家电视台方才基本结束有关圣塔菲案件的新闻报道。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由于此次死者人数太多,死因错综复杂,令人疑窦丛生,势必成为最近一段时期的新闻热点,而且肯定会成为1997年美国十大新闻之一。

为了深入了解这一案件的发生地点、案情背景、社会原因等问题,我们决定第二天亲自前往圣塔菲庄园镇,实地进行调查。是夜,死亡殿堂的阴影时时袭来,脑海里一直在考虑调查大纲,感触良深,思绪联翩,迟迟无法入睡。

我们在采访记录本上写道:

自杀?他杀?

如果是自杀,动机是什么?

如果为他杀,目的何在?

死者为全部男性?还是部分男性、部分女性?

死者为年轻人?还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皆有?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踏上采访之途。

3月27日上午8时，我们驱车离开西洛杉矶驻地，上10号高速公路，转405号高速公路，再转5号高速公路，沿着太平洋岸边，朝圣塔菲城疾驶而去。

加利福尼亚州是富饶之地，在美国历来有“黄金之州”的美称。要说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实在不过分。洛杉矶郡与橘郡飞驰而过，不到两个小时，轿车已进入圣迭戈郡。在过去几十年里，南加州发展很快，从洛杉矶向南驶去，绵延100公里，几无乡村之地，一城紧接一城，右侧波光粼影，水天一色，左侧地中海式的热带型住宅建筑物尽入眼中，令人心旷神怡，目不暇接。

但在今天，我们却无丝毫浏览之意，死亡殿堂阴影始终笼罩着我们的脑海，39条人命的惨案使我们心情沉重，无暇它顾。

打开汽车里的收音机，新闻内容几乎全部都与圣塔菲庄园镇的案件有关。一位男播音员用低沉的语调说道：“……根据来自警方的最新消息，圣塔菲庄园镇死亡案件有可能是——一起邪教集体自杀案，警方正在继续进行调查，今晚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届时将会披露更多内情……”

邪教集体自杀案？

1978年发生在圭亚那琼斯城的“人民圣殿教”900多人自杀惨案莫非会在美国再次重演？

有什么原因能使39人毅然绝然地离开这美好的世界，抛弃自己具有血向之情的亲人，辞别令人不时魂牵梦绕的故土，义无反顾，走上一条只去不回的绝路？

这39人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他们并非愚昧无知、孤陋寡闻，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为什么会失去理性，受人摆布，干出这种令人震惊的蠢事？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只能默然驾车疾驶。

不久，汽车已进入圣塔菲地区，从恩西尼塔斯出口离开高速公路，沿着恩西尼塔斯大道径直向前驶去。

上午10时的圣塔菲城车水马龙，相当热闹。街道两旁，商店装璜典雅，橱窗里的陈列品琳琅满目，令人赏心悦目，尽管没有洛杉矶市中心那种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但也别有情趣，独具一格。

5分钟以后，我们驶入圣塔菲庄园镇地区，建筑风格凛然一变，一家庄园紧挨着另一家庄园，每一住家均以一栋豪宅华屋为中心，四周环绕着如茵青草；有的以西部牛仔式马场为特点，名贵良马在草地上徐缓而行；有的则以现代化网球场、游泳池取胜；各家庄园争奇斗艳。当地几千家富豪占地数十里，以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巨资，构筑成一幅当代都市庄园的特殊风情画。

汽车，越往前开，气氛就越紧张，一辆辆警车在公路上来回穿行，尽管没有发出刺耳的警笛声，仍然有一种引而不发的威严。一些带有电视台标志的车辆也尾随着我们疾驶。

在离案发地点1公里左右的马路口上，数十名警察设置了路障，挥手要我们停车。我们只好按照警察手势，徐徐驶入一条小马路，并在路边停下。两名警察威风凛凛地走了过来，其中一

名年长的警官面无表情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们顿时觉得要遇见麻烦。过去笔者曾在洛杉矶一家电视台工作，经常外出采访，对于这种局面，极易应付，只要把警察局颁发的采访证亮出就行了。可是现在，我们已不是新闻记者了，计将安出？

我们只好支支吾吾地回答道：“想看看案发现场。”

那名年轻警察笑了起来，说：“都来看热闹，我们还能工作吗？”

“我们是专程从洛杉矶赶来的。”

“那不行。还有从亚利桑那州开车过来的。你们看。”

顺着他的手势看过去，只见路障附近已经围着上百名看热闹的人士。

年长警官客气地说：“对不起，不能让你们进去。回家看电视吧，那会更清楚的。在这儿，什么都看不见。”

说完，他很有礼貌地敬了一个礼，显然，这是在下逐客令了。

我们顿时觉得心凉了半截。原车打转，劳而无功，那倒是小事，可要是一无所获，连案发现场门朝哪开，都没有看清，这本书可怎么下笔？

正在此时，一辆日本NHK电视公司的卫星转播车通过警方路障，向前开过去。我们急中生智，对警官说：“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作家，准备写一本书，专门介绍你们破案的经过。”

年轻警官笑嘻嘻地说：“在洛杉矶，每个人都说他是作家。

我还想当作家呢!”

尽管他的语气里不乏讥讽之意,但是,看起来,警方对于作家还有可能网开一面。本来已经绝望的我们顿时看到一线希望。

正巧,我们的车里放着一本最近出版的专著,封里还有我们两人的合影。我们立即冲了过去,把书拿出来,然后,将书递了过去。

中年警官尽管不懂中文,可是从书中的相片可以判断我们确是作者。他略微思索了一会,然后说:“有证件吗?”

我们立即递过去身份证。警官和助手商量了几句,而后向路障那边走去,向一位身穿便衣的人士解释着什么,那位人士显然是他在警察局的上司。

我们心里七上八下,不知他们研究的结果如何。

过了一会,只见警官右手高举,做了一个OK的手势,挥手让我们过去。看来,天无绝人之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兴冲冲地走近路障。警官说:“你们可以像其他记者那样,进入采访区域,但是不能进入住宅。”

我们大喜过望,连忙道谢。

警官还有几分幽默感:“书出了,送我一本。千万别把我写得太坏。”

我们回答道:“肯定会说你好话的。别担心。”

通过路障,进入警戒线,绕过一个树林,径幽路转,眼前顿时

豁然开朗，案发区域横卧于前。

在山岗顶上的绿林丛中，一栋红色的二层楼房昂然挺立，俯视碧野，气势咄咄逼人。不知是我们心里的感觉，抑或真是如此，在红楼绿荫之中，冷冷地透出令人不寒而栗的阵阵杀气，这使我们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但是，更使我们吃惊的，不是凶宅全景图，而是一幅雄伟壮观的现代新闻媒体大战图。

在天上，美国三大电视台三架直升机在现场周围盘旋飞行，空中摄像机的镜头直指红楼，轰鸣不停的直升机机声更使地面气氛显得分外沉闷。

在红楼一侧的山岗另一边，4辆装备先进的卫星电视转播车一字排开，虎视眈眈地对准案发地点。4架大型白色卫星信号接收装置安装在转播车顶上，将周围的情景通过卫星转播至全世界。在卫星转播车旁边，4组采访人员正在忙于录制现场采访新闻，紧张而又程序分明。

顺着山岗往山下看去，场面更是巍巍壮观。这分明是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新闻大战。山脚下，30多辆卫星转播车以半弧型面对山顶红楼，数百名电视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西部的卫星转播车，有一半以上已经云集此地。

像这种场面，我们只在两年以前看到过。当时，洛杉矶辛普森杀妻案轰动全球，当法院开始审理时，我们到市中心洛杉矶法院参观，数十辆卫星转播车向世界转播。从那以后，人们再也没

有看见过这种阵势。

如此看来，圣塔菲庄园镇命案已成为美国近日来的头条新闻，而且，这一新闻热点在短时期内还不会消失。我们立即取出照相机，把眼前的媒体大战全景图拍摄下来。然后，我们沿着马路朝红楼走去。在离大门 50 米处，10 余名警察组成第二道警戒线，不准任何人进入现场，所有的新闻记者就此止步，只能在警戒线后进行采访活动。

在现场附近进行采访的记者大约有三种。电视台记者是采访队伍中的主力，他们在摄像机前脸色沉重，侃侃而谈，叙述着案情调查进展，一旦放下话筒，马上又嘻嘻哈哈，与其他同事开起玩笑来。有些记者随地而卧，已经进入梦乡，大概是连夜采访，未曾休息，好容易才得到片刻安宁，忙里偷闲，稍作休整，以便投入新的采访任务之中。

第二种是报刊杂志的文字记者。他们没有电视记者的现代化装备，自然不会那么威风凛凛，可是，他们也在认真地进行采访记录，有的拿着袖珍采访录音机，对着机器口中喃喃自语，显然是为了留下直观印象，便于事后总结。

摄影记者非常容易辨认。他们随身带着各种长短镜头，根据需要，不时更换着镜头。看见我们在拍摄照片，一位年轻的摄影记者停下手中工作，主动问我们，是否需要为我们拍一张现场合影，留作纪念。我们当然愿意。于是乎，他接过我们的傻瓜相机，丝毫没有轻视之意，认真调整各种背景，以极为专业的手法，

为我们拍下一张难忘的照片。

这位摄影记者告诉我们说，他是来自巴黎的记者，专门为一家大报提供摄影作品。他说：“所有死者的尸体均已搬走，这些人据说是集体自杀，真是愚蠢之至。”

我们问道：“法国有过这种集体自杀案件吗？”

他笑笑说：“我们法国人是最热爱生命的。人间有那么美妙的音乐，迷人的塞纳河和漂亮的姑娘，为什么要去寻死呢？真是莫名其妙。”

旁边一位日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凑了过来，参与我们的谈话。据他说，日本电视界对这一条新闻非常重视。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很有可能是一起邪教教案。自从日本发生奥姆真理教教案之后，日本新闻界很关注西方国家的有关情形，而日本民众也一定会关心圣塔菲庄园镇所发生的事件。

他俩也询问有关中国的邪教问题。我们说，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似乎也有一些巫婆跳大神之类的封建迷信活动，但只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民间真正相信的人并不多，而且，也不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自杀行为。中国人也是很热爱生命的，在这一点上，至少不亚于法国人。

在马路旁边的一家庄园里，一位绅士派头很足的老人正在遛马，他正不厌其烦地回答着记者们的提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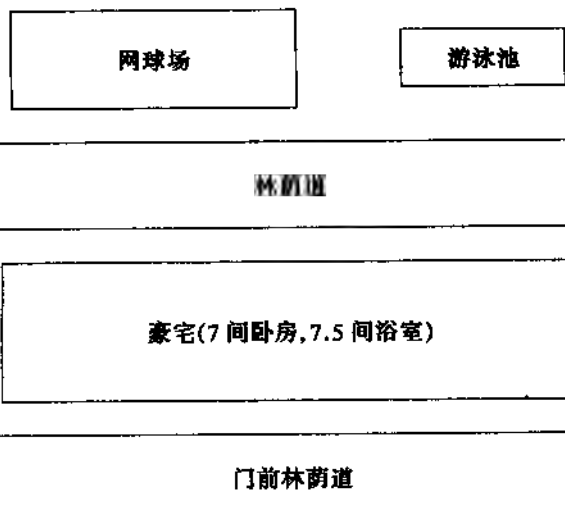
他说：“我已经讲过一百次了。这些人自称是僧侣，不完全是年轻人，事实上，年轻人不多，中年人更多一些。”

我们问道：“昨天新闻报道说，死者都是年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人耸耸肩说：“谁知道。其实，我们这里的居民彼此之间很少见面。每户之间相隔几百米，就是打枪也听不见。谁也不知道邻居是干什么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么多了，你们还有问题的话，最好去问警察。”

说完之后，老头客客气气地向大家道别，然后一跃上马，顺着自己的庄园马场扬长而去。

我们沿着红楼周围地区环绕一圈，了解到案发区域的全貌。这一豪宅情况如下：



正在此时，一辆轿车徐缓开来，在附近一所住宅门前停下。

记者们一涌而上，围着一位中年妇女。她虽然强打精神，故作客气，但已掩饰不住厌倦的神色。

她说：“我知道，你们想要得到更多的消息，那是你们的工作，可是，也不能不顾及我们的隐私权。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都无法合眼睡一会儿。”

《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很有采访经验，他和颜悦色地说：“小姐，实在是很冒昧，打扰你们了。能否请你就说几句？你对这些神秘邻居的印象如何？”

她回答说：“他们看起来很有教养，穿制服一类的服装，上身是宽大的长袖外衣，下身为黑裤，黑网球鞋。每个人都剪成平头，无论男女，还是老少，都是大同小异的发型和服装。”

一位电视记者询问道：“你和他们交谈过吗？”

她说：“他们只是打打招呼，很少交谈，更不愿谈论往事。”

我们问道：“据说，他们是一个邪教组织。你怎么看？”

小姐想了一想，然后说：“详情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很尊重一个老头儿，好像叫他为神父，另外还有一个罗更教兄，也很有威信。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更多的情形了。再见！”

僧侣？邪教？集体自杀？教父？罗更教兄？

我们在笔记本上记下以上几个问题。

《洛杉矶时报》那位记者透露说，为了报道此次圣塔菲庄园镇死亡案件，从昨天开始，报社已派出 20 多名文字记者，进行大规模采访，这种采访阵容是多年以来所罕见的。

下午4时,已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时。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大家说,克林顿总统今晚将发表讲话,评论这一案件。有消息说,联邦调查局将介入此案调查工作。

看来,圣塔菲一案已经惊动美国最高行政机构了。考虑到这一因素,再加上新闻媒体的报道阵势,可以肯定地说,圣塔菲庄园镇死亡案件将成为今年特大要闻。

第二章 得州异人

1972 年的一天。

……万籁俱寂。一片混沌，黑得令人窒息。死一般的静，静中仿佛有一种肃穆，一种庄严，近似乎圣洁。猛然间，从远处闪出一星光点，晶莹闪亮，如钻石那样；荧光越来越亮，越来越宽，好像形成了一道无限延伸而去的光的隧道。

阿普怀特觉得自己身轻如燕，飘飘然，情不自禁地沿着隧道向前飞去；周围依然是寂静无声，但已经使他全无畏惧感了。他感觉到内心深处的一种激情、一种亢奋，不可抑制的冲动，要去寻求隧道尽头的奥秘。

白光越发明亮，亮得目光眩晕。但阿普怀特似乎看见了什么；不错，那分明是几个飞动的人影，正在向他挥手致意，要他飞去与他们汇合。

阿普怀特顿时感到解脱，如释重负；他不再孤独彷徨了，毕竟，在这黑暗之中，还有路人。

远处的人影越来越清晰了，那是一些圆顶头部的人影，犹如外星人，又仿佛是天使，正在含笑欢迎他的到来。周围似乎传来一阵教堂唱诗班男童的童声合唱歌声，优雅、轻缓，那不是6年前他在休斯敦大歌剧院演出“约瑟尔与格丽特”时的歌声么？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他在雄浑歌声的激励之下，挥臂奋勇向前飞去。

快到了，快到隧道的尽头了。那些具有宽大圆型头部的影子已经历历在目，伸手可握了。正当阿普怀特要去拥抱他们时，骤然间白光幻灭，乐声消逝，周围又是一片黑暗。

依然是死一般的寂静，静得使阿普怀特无法忍受。他感到一阵窒息，胸闷不已，于是竭尽全力，拼命嘶喊了一声……

“感谢上帝，你终于苏醒过来了！”

阿普怀特听见耳边有人在轻轻地说话。

他费力地睁开眼睛，低声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一位中年护士正安详地凝视着他，目光温柔、亲切，使他顿时有了——一种寄托。

护士轻言细语、温文尔雅：“阿普怀特先生，你在医院里，请不要说话，安心养病。”

阿普怀特感到一阵虚弱，只得闭上眼睛。他闻到护士小姐身上飘逸而出的那种温馨的香味，略带一点医院来苏水的味道，又夹有几丝法国蓝伉香水的淡逸清香。

护士小姐用纤纤细指轻轻抚摸着他的额头：“你已经没事

了。会好的。不要担心。”

一股暖流涌入阿普怀特心中。多少年了？他不曾有过这种感觉？总有30多年了吧。那还是他小时候，有一次发高烧时，母亲也是这么对他说的。

他不无感激地朝护士笑了下。

“你叫什么名字？”阿普怀特问道。

“波尼·奈特尔丝。”护士小姐回答道。

“波尼·奈特尔丝！”阿普怀特喃喃自语。

他突然意识到，从这一时刻起，他的生命就和奈特尔丝小姐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其实，奈特尔丝小姐原来是认识阿普怀特的。早在几年前，她曾经看过他的演出，并听过他在大学里的表演课。不过，当时他俩无缘相识而已。对于奈特尔丝小姐来说，此次阿普怀特住院，显然是老天安排的一次机遇。

早在中学期间，奈特尔丝曾经写过一部小说，书中描写的男主人公死后进入天堂。当然，这部小说从来也没有公开发表过。奈特尔丝平素喜欢星相学。她的女儿泰蕊后来告诉记者说，1972年，几位星相学家对奈特尔丝说，她命中注定要遇见一位和她共举大事的男人，而这位男士很快就会出现她的生活之中。果不其然，阿普怀特被送进她所在的医院进行治疗。

第二天，奈特尔丝小姐告诉阿普怀特先生，两天以前，他因心肌梗塞，昏迷过去，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开始时，医生们以

为他没救了，都已不抱希望。可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死里逃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阿普怀特对奈特尔丝的全力照顾深表感谢。他向她叙述了自己昏迷后的感觉，那种寂静，那种黑暗，以及后来出现的白光，圆顶头形的天使幻影，动听的歌声……

奈特尔丝小姐默默地聆听着他的叙述，目光依然是那么亲切、温柔。等阿普怀特讲完之后，奈特尔丝轻轻地，然而却是异常坚定地对他说：“上帝让你重返这个世界，显然是让你负有一定的使命。你应该肩负重任，不辜负主的期望。”

阿普怀特默然以对。他没有想过，自己居然会有这么重大的使命需要完成。但是，奈特尔丝小姐话语里的那种力量似乎使他无法怀疑她的判断。或许，上帝真的需要他去从事一项伟大的使命。

阿普怀特犹豫地说：“我能行吗？我只懂音乐，其他都一无所知。”

奈特尔丝小姐轻轻地握着他的手，凝视着他的双眼，坚定不移地对他说：“阿普怀特先生，你行，肯定行，而且必须行！大难不死，自然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别担心，我将和你在一起。”

阿普怀特顿时感到一种温暖，一种巨大的支持。有奈特尔丝的支持，他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呢？

当时，他绝没有想到，25年以后，他和奈特尔丝会成为全世界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

1997年3月27日，比阿普怀特先生年长3岁的69岁的姐姐路易丝向新闻界人士谈到她弟弟以上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

阿普怀特，1931年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上。幼年时的阿普怀特长得聪明伶俐，颇受父母与两个姐姐的宠爱。笔者曾经看到过他小时候的一张照片，面带微笑，对未来充满幻想。

阿普怀特的父亲是个四处飘流的传教士，家庭里充满了宗教气氛。但是，他的父母又酷爱音乐，这使得阿普怀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音乐教育，以致于后来使他走上音乐的道路。但是，父亲的宗教影响，对他日后建立“天堂之门”教派肯定也是一个潜在的因素。

阿普怀特的姐姐后来回忆说，他们在童年时，由于父亲到处传教，经常搬家，犹如吉普赛人一般，苦不堪言。这段生活固然使他们全家颠沛流离、飘泊不定，但对阿普怀特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演习。几十年后，他和奈特尔丝率领教徒在美国南部各地东奔西走，餐风饮露，生活动荡不已，仍能卧薪尝胆，不改初衷，应该说，童年时期的磨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948年，阿普怀特毕业于廓巴斯教会中学。高中毕业之后，阿普怀特一度曾经准备进神学院读书，以便从神学院毕业以后，继承父亲的衣钵，终身从事教职。但是，出于对音乐的酷爱，他还是选择了艺术之路。

不久，阿普怀特进入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学院学习。他的聪明才智使学校师生印象深刻。他的大学室友约翰·亚力山大的回忆说：“阿普怀特具有吸引别人的个性，但他只会用在正途方面，例如担任学校合唱团团长，参加学校法律委员会以及展望长老会圣职人员校区协会等等。”

已退休的牧师亚力山大对青年时期的阿普怀特非常熟悉。最近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阿普怀特当时信仰虔诚，并非一名宗教狂。他的个性外向，很有人缘，也非常聪明，他不会自以为是、坚持己见。阿普怀特当时并不独来独往。令人不解的是，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人作出如此彻底的改变。”

大学毕业以后，阿普怀特开始进入音乐界工作。60年代初期，他受聘担任亚拉巴马州立大学音乐教授。正如许多美国中产阶级人士那样，阿普怀特收入甚丰，家庭生活和谐美满。下班以后，回到家中，与娇妻和两个孩子，弹琴唱歌，其乐无穷。如果不是发生意外情况，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是一帆风顺的。

可是，不幸的是，如同美国艺术界某些人士所崇尚的癖好那样，阿普怀特尽管有家室，依然具有同性恋的毛病。由于他日益沉溺于和其他同性恋者之间的风流韵事，与妻儿逐步疏远，最终导致家庭破裂，成为孤家寡人。这种结局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阿普怀特何时离开亚拉巴马州，现在已无确切的记载。但是，他的儿子小阿普怀特告诉记者说，他从5岁起，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小阿普怀特今年40岁，如此推算的话，阿

普怀特应该是在 35 年以前离开亚拉巴马州的，也就是在 1962 年他 31 岁时，离家出走的。由于在 60 年代，美国同性恋仍属丑闻（即使现在，仍不算光彩），阿普怀特离开亚拉巴马州时，即使没有身败名裂，肯定也是含羞而去。毕竟，同性恋传闻不是一件令人感到光彩的事情。

从 1963 年到 1966 年，阿普怀特行踪不定。有人说，他到纽约百老汇去打天下了。尽管他音色优美，歌喉嘹亮，长得一表人才，可是，多少天下奇才都在百老汇汇集。世界一流的歌手才有可能在这里寻得一席之地，即便想找到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也是谈何容易。对于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南部牛仔青年来说，要想脱颖而出，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对于世界各国的演艺界人士而言，打进好莱坞是影视界人士的理想，而跻身百老汇，则是音乐界艺人的梦想。美国有一部电影《俊俏女郎》，颇为卖座，影片结束时，有一段旁白，说的是：“这就是好莱坞。许多人来到此地，有些人的梦想实现了，另一些人则抱憾终生……”好莱坞是这样，百老汇又何尝不是如此。

阿普怀特在纽约势必碰到不少钉子。世态炎凉，人间冷暖，使他饱尝辛酸。在外打江山屡战屡败，毫无进展，垂头丧气的阿普怀特只好打道回府，重返得克萨斯。如果说，纽约人才济济，汇集天下豪杰的话，得克萨斯州相比之下，竞争就没有那么激烈了。在这里，阿普怀特自是鹤立鸡群，出人头地。

在 60 年代后期，大约从 1966 年至 1970 年，阿普怀特在美国

休斯敦圣汤马斯大学教授音乐，并在休斯敦歌剧院担任歌剧演员。在那一段时期里，他的艺术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观众的鲜花与掌声，使他陶醉不已，成学生们的崇拜，也令他志得意满，心情舒畅。

一些在圣汤马斯大学曾经是阿普怀特的学生和同事们回忆说，他是一个和蔼、讨人喜欢、英俊而高大的人，有一副很好的男低音嗓子，他还创立了休斯敦节日合唱团。但没有任何同事和学生在那个时候听他说过，要在 UFO 外星人飞行体和圣经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宗教。

现在已 49 岁的会计师史迪奥当年曾经是阿普怀特的学生，他告诉记者说：“我们那时常常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很好的老师，但他自己的能力太强了，却又不知道如何教会别人掌握他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的本领。”与阿普怀特共过事的教授们说，他很让人喜欢，学生们也十分喜欢他。

即使在他死后，圣汤马斯学院院长还发表了一份声明，高度评价阿普怀特在学院工作期间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并热情赞扬了他的杰出的音乐才能。尽管这位院长大人可能是出于为死者讳言的动机，对他的历史只褒不贬，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说明了阿普怀特在该校任教期间，至少在其专业方面，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在休斯敦歌剧院担任演员时，阿普怀特曾经有过一次原本可以一举成名的难得机会。1970 年，歌剧院方面准备邀请他担任一

部歌剧的一号主角。阿普怀特开始时欣喜若狂，自以为时来运转。可是，当他练习了几天之后，方才发现，这个角色的戏份太重，他根本就无法胜任。在经过慎重考虑以后，他只好向歌剧院婉言谢绝了这一安排。据当时担任歌剧院合唱队队长的同事回忆说，他拿出了一份心理医生的信件，证明他因心理方面的原因，无法胜任演出重任。当时，歌剧院的同仁均为之惋惜不已。

可是，学府里的正统教育体系和他内在的极端情绪始终格格不入。这种尖锐的对立终究是会爆发出来的。令他十分苦恼的是，他在实际上又是一名同性恋者。在30年前的得克萨斯州，这种同性恋的倾向为社会无法接受。

1970年，由于阿普怀特和一位男大学生之间发生同性恋行为，消息传出，校园内师生为之大哗。在这种情况下，阿普怀特不得不主动辞职，黯然离校。据校方的资料表明，阿普怀特是因“情感方面的健康问题”而离开学院的。

这是阿普怀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失去了音乐的舞台，同时，也失去了人生的舞台。大学教书生涯从此中断，休斯敦歌剧院的音乐厅里，再也听不到阿普怀特的歌声了。丰厚的薪金收入不复存在，掌声与鲜花不再出现，满怀虚荣心的阿普怀特似乎命中注定，就此沉沦下去。

1971年，祸不单行，他的父亲老阿普怀特不幸在圣安东尼奥去世。怀有丧父之痛的阿普怀特再受打击。人世茫茫，此时已是孤身一人的阿普怀特，由于缺乏精神支柱，精神终于彻底崩

溃了。

1972年，阿普怀特被送进得克萨斯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据有关资料记载，阿普怀特要求医院方面治疗他的同性恋欲望。在后来的一段时期中，阿普怀特出于对自己同性恋倾向的深恶痛绝，甚至进行了阉割手术。在日后的异教活动中，阿普怀特坚持希望他的男性信徒采取阉割手段，以人的身份进入天堂。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教徒都做了阉割手术，在最后自杀的18名男性教徒之中，做过阉割手术的只有8人。

后来，当阿普怀特的精神病或是同性恋方面的疾病有所好转时，他却因突发性心肌梗塞，被送往一家医院进行抢救。在那里，他遇见了奈特尔丝小姐。

尽管后来阿普怀特一直说，他当时因患心肌梗塞而住院，但是，也有人说，实际上，他的心脏并无疾病，只是因为吸毒过量，导致昏迷，而被送进医院。由于年代久远，现在我们已无法证实这种说法了。不过，无论是何种病因，他当时住院却是确确实实的。

在阿普怀特住院期间，他和奈特尔丝详细探讨了一种神秘主义的信仰。他们认为：外星人飞行体UFO是确实存在的，他们应该为此而建立一种教派。这种教派，无论名称为何，其主要教义是：上帝委派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到人间来拯救人类。人的躯体只不过是一种可以丢掉的容器或载体而已。任何追随他们的信徒均必须摆脱尘世的累赘，看破红尘，摒弃七情六欲，离

开家庭，摆脱亲友的束缚，在必要时，抛弃自己的躯壳，登上外星
人前来迎接他们的外星飞行器，飞离地球王国，迈入人生的下一
阶段，登上天堂，升华到一个理想的境界。

从1972年开始，他们两人就潜心钻研这一异端邪说。就在
这一年，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在休斯敦正式成立了基督教艺术
中心，从圣经中断章取义地搞出一些内容，再同现代流行的外星
人飞行器以及星球大战的影视科幻故事混杂在一起，四处兜售。

关于奈特尔丝小姐的情况，各方面的资料甚少。我们只知
道她死于1985年，终年57岁。由此推测，她应当生于1928年，
比阿普怀特大3岁。奈特尔丝历来潜心研究星相学，装神弄鬼
由来已久。阿普怀特的出现，使她寻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事
业伴侣。奈特尔丝深知，她自己才疏力薄，无法支撑起邪教的大
旗，只有利用阿普怀特的才干，全力辅佐，两人才能共谋大业。
于是乎，她摇唇鼓舌，说动了阿普怀特，使他真以为自己是天神
下凡，肩负重任。

奈特尔丝小姐对“天堂之门”教派的发展起着别人无可取代
的重大作用。1972年，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和4名子女，义无
反顾地跟随阿普怀特走上了异教传教的道路。

根据后来教派人上的描述，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之间，似乎
并不是那种男女之间的罗曼蒂克式的爱情故事。他们之间主要
还是对邪教目标的共同追求。在以后的十几年间，他俩一起抛
弃了人间常见的基本欲望，要求门下的信徒克服性欲，或阉割、

或服用激素，以中性人的面目出现；此外，不饮酒、不吸毒，过着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在这一方面，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似乎是以身作则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

他俩自称是圣经的“两名见证人”，并声称他们将会被反对派所刺杀，而后，他们将会从死去的躯壳里升华至天堂云彩的理想境界。而这天堂的云彩，实际上就是外星人的飞行器，外星人将会立即抵达地球，把他俩以及追随他们的一批信徒接走，使他们能够进入人生的下一个层次。

开始时，阿普怀特给自己取名为“波”，给奈特尔丝命名为“皮普”，后来称自己为“多”，叫奈特尔丝为“缇”，有时亦自称为“无名氏”。他们两人频繁改换姓名，大约是为了逃避政府部门的调查。

不到3年时间，他俩居然自成一派，创立出一种所谓的外星人UFO教派，几经易名，最终取名为“天堂之门”教派。在70年代中期，他俩开着一辆汽车，在全美各地的教堂里宣扬自己的信仰，张贴有关教义的纸条，先后到过俄克拉何马州、华盛顿州等地。阿普怀特还别出心裁，到处声称，外星人飞行器来接信徒时，每人需要预付433美元。

阿普怀特作为邪教教主，自有他的高招。据奈特尔丝之女泰蕊回忆说：“当我在阿普怀特而前时，我觉得我在面对一位异人，我会感到一种升华的庄严情绪。后来，我有幸与阿普怀特和我母亲在一起面谈。要知道，他们的信徒是不能与他俩单独面见的，

必须一组一组和他俩见面。”尽管泰蕊没有成为阿普怀特的信徒，但从她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她似乎也接近走火入魔的境地了。从她的回忆中也可看出，阿普怀特确实具有一种罕见的邪教教主人格方面的魅力。美国有关邪教教派研究的专家均曾指出，邪教在形成过程之中，教主本人似乎都会拥有某种迷人的魅力。

1975年的一天，奈特尔丝告诉女儿泰蕊说，她将和阿普怀特永远离开休斯敦了。他俩觉得，他们承担着一种神圣的使命，而上帝正引导着他们。尽管奈特尔丝表示会和女儿保持联系，但是，泰蕊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和母亲一别之后，从此天各一方，人世茫茫，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在后来的10年间，奈特尔丝和阿普怀特一起，带领信徒一直在美国西南部地区转游。要说，离女儿居住地也不算太远，可是，为了向信徒表明自己远离家属的决心，奈特尔丝也只好割断与女儿的联系。然而，从她写给女儿的信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所流露出的某种母爱。邪教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人性的极大扭曲。作为二号教主的奈特尔丝的心中，或许也有几许无奈与悲哀吧。

为了正式建立门户，开坛招徒，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到处奔波，四方筹款。但是，美国邪教不下数百家，要想脱颖而出，还真不容易。阿普怀特出于无奈，不得已而出一下策，铤而走险，偷偷跑到密苏里州去偷别人的汽车，并不断使用盗窃来的信用卡。阿普怀特先生毕竟不是职业惯偷，以一音乐教师兼歌剧演员，其

偷盗水平可想而知。其出师不利，自然也是意料中的事。未几，东窗事发，1974年8月28日，他在得克萨斯州哈陵根地区因偷盗汽车被警方逮捕，因而陷身囹圄。至今，哈陵根警察局仍然保留了有关阿普怀特被捕时所拍摄的照片，在照片中，阿普怀特神色略显茫然，但似乎并不沮丧。

关于阿普怀特的犯罪活动，诸说不一。有一种传说是，阿普怀特当时已经零零星星地发展了一些教徒。有的教徒向他奉献了信用卡，而当他拿去使用时，却被发现是别人报失的。另外有一位教徒把一辆汽车捐献给阿普怀特，可是，不久以后，那位教徒的家人却向警方报案，声称汽车被盗。

在两起汽车偷盗案中，有一起案件由于证据不足，经过阿普怀特多方奔走，在律师的协助下，警方最终撤销了该起案件。但是，毕竟还有一件案子铁证如山，无法抵赖。阿普怀特只好出庭受审，等候法官判决。

当阿普怀特被押上法庭时，法官看他一介文人，无前科记录，仅让他在监牢里吃了4个月的苦头，稍事惩戒，便让他重获自由。

阿普怀特走出监狱，看到前来接他的奈特尔丝小姐，心情激荡，辛酸苦辣，俱涌心头，一时间，居然热泪盈眶，径自呜咽起来。奈特尔丝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对他说：“亲爱的，不要紧。一切都会过去的。不要忘记，你还有神圣的使命要去完成。坚强一些。我在你身边，永远和你在一起。”

奈特尔丝的性格似乎比阿普怀特更为坚强。在教派里，奈特尔丝的影响力绝不低于阿普怀特。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教徒们均把他们尊敬地称作为“THE TWO”(二位先哲)。

1975 年春天，阿普怀特和奈特尔丝来到洛杉矶。当地一些人士为他俩组织了一场讨论会，一共有 80 多人到会。在这次会议上，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所宣扬的异端邪说成功地迷惑住不少与会人士。几天之内，大约有 20 多人按照阿普怀特的旨意，抛家离子，背乡离井，应约来到俄勒冈州黄金海滩，在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的率领下，正式成立了一个教派。

当时，美国已经逐步摆脱了越南战争的阴影，国内民众思想极为活跃，各种流派纷纷涌现。由于一些有关外星人的传闻甚嚣尘上，各界人士对地球以外的生命现象产生出巨大的好奇心。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阿普怀特和奈特尔丝的教义迎合了人们对于宇宙间许多未知现象的求知欲，他们在别处无法得到的解释，在“天堂之门”教派那里似乎都可以找到答案。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阿普怀特是如何使人们对他顶礼膜拜的，有一种解释是，他可能具有一些特异功能，并以此向教徒证明，他是一名来自外星的高级生物。另一种解释是，奈特尔丝小姐具有极强的说服能力，靠她的三寸不烂之舌，为阿普怀特人为地制造出一种神圣的光圈来。根据阿普怀特姐姐的回忆，奈特尔丝曾经说服阿普怀特相信，他们俩人是负有神圣的使命到这个星球上来的。如果她能成功地说服阿普怀特本人相信这种子

虚乌有的天方夜谭的话，那么，要使别的教徒信服她的胡言乱语，也就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据后来一些离开教派的成员表示，阿普怀特传教时，音色迷人，富有磁性，这大概和他曾经是歌剧演员有关。此外，他在演讲时，极富感染力，任何离奇的观点，从他口中道来，似乎都是无可置疑、明确无误的。他在演说时，侃侃而谈，娓娓动听，语调抑扬顿挫，流畅明快，令人无任何逼迫感，觉得亲切可信。由于阿普怀特曾任教授多年，这点传道、授业、解惑的本事肯定是会有的。

从外貌上来看，阿普怀特的耳朵硕大无比，一双眼睛天真无邪，令人毫不生疑。也许，这是他能迷惑不少信徒的外形原因。而在另一方面，阿普怀特对彗星有一种奇特的崇拜感。当他与奈特尔丝在各州打天下时，有一次，他俩驾驶的汽车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地区抛锚了。他俩只好自我安慰说，上帝会来解救的。就在那天晚上，天空中出现了科胡太克彗星，而汽车竟然又奇迹般地重新发动了。此次偶然的巧合，肯定使阿普怀特对彗星具有一种莫名的敬畏感。

从1975年“天堂之门”教派正式成立，一直到1980年左右，可以看作是“天堂之门”教派的第一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这一教派的鼎盛时期。据说，在1978年，阿普怀特的追随者已经高达500多人，其数目已经接近“人民圣殿教”。由于教徒必须将自己全部家产贡献给教派，而且，在教徒中，不乏中

产阶级人上,甚至富有家庭子女(据报道,圣塔菲庄园镇死者之中,有一人是美国联邦法官的女儿,还有一人为美国一家大型通讯公司主管的儿子),阿普怀特在这几年里,显然聚敛了巨额资产。这笔财产的总数应在百万美元左右。仅以利息计算,已足够教派人员的开销了。再说,教派人士生活简朴,衣食住行开销甚少,足够阿普怀特对付一阵子的了。

1975年夏天,阿普怀特在俄勒冈州瓦尔德港的一次教派招募大会上,又迷惑住许多新的信徒。当场就有33人坚决表示要追随阿普怀特去寻求外星人的奥秘。当时,美国新闻界首次对阿普怀特教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并揭露了“天堂之门”教派的一些真相。著名的《时代》周刊在一篇文章中报道说:“阿普怀特具有一种罕见的才干,能够使他的听众对他讲话中的紧迫感和真情实意印象深刻。”

瓦尔德港33名居民追随阿普怀特离去之后,这些居民的家庭向法院提出指控,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调查阿普怀特教派蛊惑人心、妖言惑众的问题。司法部门开始进行调查工作的消息使阿普怀特有所警觉。

鉴于外界传闻甚多,风声渐紧,1976年4月21日,阿普怀特和奈特丽丝决定改变策略,躲避风头,以退为进,再作图谋。在堪萨斯州曼哈顿市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阿普怀特宣布,从那天起,他的教派不再接受新的成员。事实上,阿普怀特从来也没有遵守他的宣言。由于内部成员不断出走,他不得不随时招募新

的教徒，以维护教派的势力。

不久以后，阿普怀特教派的 80 名成员在他与奈特尔丝的·带领下，退到怀俄明州梅迪森一带进行露营生活。从那时起，阿普怀特教派的教徒开始身穿统一制服，接受严格训练。为了防止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他们经常更换营地，在美国西南部各州过着飘流的生活。

1976 年底，阿普怀特教派的两名教徒继承了金额高达 30 万美元的遗产。阿普怀特决定暂时停止野营生活，在丹佛与达拉斯等地租房居住。

应该说，在这段时期内，阿普怀特由于在 5 年之中，从社会的底层居然跃升至颐指气使，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教主地位，肯定是踌躇满志、得意洋洋的。

我们不妨来看看阿普怀特教派中的一些最早的信徒。这些教徒追随阿普怀特长达 22 年，实在算得上是忠心耿耿、虔诚之至。

布尔女士自杀身亡时 53 岁，持新墨西哥驾照。她于 70 年代中期加入阿普怀特教派。布尔女士的弟弟透露说，她毕业于艾伦斯伯格高中，后来在华盛顿大学获得英文学位。70 年代初期，她曾经在西班牙担任过英语教师。3 年前，她在母亲去世之后，曾经回到家中奔丧。在家逗留期间，她向家人介绍说，她们“天堂之门”教派自给自足，大家开豪华车，居住在一起，经常搬家，都是独身主义者。

布尔女士既然在欧洲担任教职，应该说是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像她这样的文学系毕业生，往往对生活充满理想主义的看法，也许，教派的浪漫主义色彩使她迷恋，也有可能是阿普怀特所宣扬的中性生活与独身主义，符合她的人生哲学，使她厌倦了家庭樊笼的束缚。

里诺德女士，死时72岁，是39名集体自杀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据她女婿说，里诺德女士于70年代中期在俄亥俄州离家出走。她在德斯莫尼斯地区长大成人，结婚之后，与前夫共同养有了两女一子。20多年前，她移居至科罗拉多州，并在那里首次遇到阿普怀特教派教徒，并开始对阿普怀特的奇异观点产生兴趣。几年以后，她在旧金山正式成为此教教徒。她的女婿说，里诺德一向对新事物具有浓厚兴趣。

要说里诺德女士也真不容易。以50岁的年龄入教，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却跟着阿普怀特和奈特尔丝瞎折腾，东跑西颠的，终年过着流浪者一般的生活。她上当的原因是因为具有好奇心，原本想去探索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却稀里糊涂地走错了路，入错了门，明明是上了贼船，还以为遇到真神，能得正果，到末了，寿未终，人已寝，这可能是她始料未及的。

莫尔先生自杀时年仅40岁，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荷塞地区长大。据他母亲回忆说，她儿子19岁时，第一次参加阿普怀特教派的活动，并在70年代中期入教。在这以后的20年中，莫尔先生仅和家里联系过两次。莫尔的母亲说，她儿子是一个感情

很丰富的人，十几岁时，就经常愤世嫉俗。当“天堂之门”教派移居圣塔菲庄园镇之后，莫尔曾经在箭头保险公司从事电脑网络的设计工作。

在加入阿普怀特教派行列的人士之中，克锐格先生的经历最为奇特。1975年时，他41岁。克锐格家境富裕，拥有自己的庄园，并在好几部美国西部牛仔片中担任演员。克锐格家庭和睦，膝下有6名子女。在该年7月里的一天，克锐格的一位大学同学前来看他。两天以后，克锐格和这位同窗开车去丹佛市聆听阿普怀特的讲演。晚上，他回到家中。第二天早上，克锐格太太醒来之后，发现他留下的一张纸条。克锐格的留言是：“世界末日已经到来，我前去迎接外星人太空船。”从此以后，克锐格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两年，克锐格太太和他离婚，并独自一人把子女抚养成人。他过去的妻子对当地报纸的记者说：“谁也无法解释，克锐格为何走上这条道路。”

一名美国联邦法官的女儿苏珊原在俄勒冈大学地理系学习。有一天，她与男朋友大卫去听阿普怀特的讲座。大卫的父亲是美国南新英格兰电话公司董事长。他俩一去不复返，从此再也没有和家里联系。

20年过去了。当大卫父母获悉他俩与教派其他成员一起自杀的消息之后，全家对外所发表的声明表示：“大卫为人文雅，富有创造力。他总是有令人愉快的幽默感。我们观看了他在临死前所拍摄的录像带，显然，一直到死，他都保持了这种幽默感。

大卫和我们一样，不断地寻求着什么。无论他和苏珊最终找到了什么，他们在‘天堂之门’教派中终于得到了这一切。他们看起来很幸福，在教派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如果说苏珊与大卫的出走令人匪夷所思的话，大卫全家所发表的声明更是使人不可思议。也许，他们是尊重大卫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但是，对于这种悲剧的发生，仍然以幽默感处之，实在使人难以理解这种新英格兰式的幽默。我们可以不去谴责死去的苏珊与大卫，我们甚至也可以宽恕阿普怀特的教派，但是，对于这种当代人间悲剧的发生，我们确实笑不起来。或许，电话公司董事长先生的黑色幽默感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儿子。

蒙大拿州社会学家巴尔克在 70 年代后期曾经打入阿普怀特教派，了解内部情况，以便日后进行深入的研究。他跟随教派成员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飘流了两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巴尔克先生发现，阿普怀特为了控制教徒的行为模式，下令进行军营式的管理。教徒们每天必须按照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例如，在晚上 7 点 22 分服用维他命与液体蛋白质等。他们还必须按时进行各种操练，以便到时能登上外星人的飞行器。

巴尔克不无惊讶地发现，这种军营式的生活居然能奏效，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徒退会率大为降低，而且，阿普怀特教派进一步与世隔绝，日益罕为人知。当巴尔克离开阿普怀特教派之后，仍然十分注意这一教派的情况，他和教派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到 1982 年。显然，教会对原有成员也很关心。1994

年，在断绝音信长达12年之后，阿普怀特教派的9名信徒仍然设法找到了他在蒙大拿大学的办公室，并告诉他后来教派的许多情况。

从1975年一直呆到1988年的前教会成员迈克说，阿普怀特要求信徒们改变自己的生活规律和饮食时间，按照教主的时间表去进行各种活动，教派的组织纪律是十分严格的，如果不能达到要求，教徒会自愧不已。当后来迈克希望离开教派时，阿普怀特同意他退出，未加阻拦，但是，对于那些留下的教徒来说，必须按照教主的意志去生活。

阿普怀特和奈特尔丝也算是邪教中的高人了。在70年代的美国，能将几十人，甚至数百人糊弄得团团转，对他俩顶礼膜拜、唯命是从，也真不容易。

但是，欺骗只能一时，愚弄怎会长久？阿普怀特是以外星人为幌子的，你老是说，外星人要来了，外星人就要接我们去天堂了，可是，外星人老不露面，1年不来，尚可遮掩，2年不来，也能糊弄，可要是3年、4年，天外来客还不下凡，大部分教徒内心就要开始嘀咕了，毕竟他们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1978年，圭亚那“人民圣殿教”900多名教徒集体自杀案终于为世人所知。据一位“天堂之门”过去的信徒对新闻界披露说，这一事件对“天堂之门”教派大多数成员震撼很大。这位名叫迪克森的前信徒当时曾经问过阿普怀特，“天堂之门”教派与“人民圣殿教”之间有何区别？阿普怀特略加思索，随后回答道：

“我们不会要儿童参加，我们也不会违背信徒的意愿，强迫他们自杀。”（“人民圣殿教”部分信徒系被迫自杀或被教派其他成员打死。）

平心而论，阿普怀特后来确实是做到了这两点的。凡是要参加他的教派的人士，必须抛家离子，不带任何儿童。而且，在最后集体自杀的39名成员之中，至少到目前，还没有发现有被迫自杀的教徒。

但是，“人民圣殿教”的惨案毕竟引起了许多教徒的认真思索。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教徒开始离开教派，回到自己原先的生活轨道上去。就这样，军心一动，兵败如山倒，离去的人数越来越多，阿普怀特毕竟不是真正的星外来客，使不出超人的绝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教徒们婉言解释一番，随即扬长而去。

1979年8月27日，美国大名鼎鼎的《时代》周刊再次刊登了有关阿普怀特教派的介绍文章。文章里写道：每天24小时，几乎每1分钟都会从教派指挥中心营帐里传出富有乐感的“吡吡”声。白天，教徒们不时到中心营帐里领取指令，诸如安全警卫，检查有无违纪现象发生。

根据教徒克罗尔的说法，“波”与“皮普”（系指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有成千上万条规定，但是，他们从未强迫任何人去做任何事情。在为期3个月的训练期间，教徒们要带头巾，身穿色彩鲜艳的防风制服。克罗尔一直穿着这种制服。教徒可以说“是，不是，”或者“我不知道”，除此之外，就必须使用笔墨进行交谈。

他们学习圣经,严禁发生两性关系,严禁吸毒与饮酒。然而,他们可以观看电视新闻节目,并阅读报纸,以使他们了解教派营地价值观念与外界社会观念的区别。为了避免教徒分心,报纸上有关死亡丧事、股市行情以及体育专栏等内容,都会被剪掉。

教徒们每日吃两顿(他们称其为实验室两次实验),营帐里黑板上书写着实验公式,就是菜谱,例如,PA 代表土豆,CA 表示蛋糕。进餐时,必须小心翼翼,不要出声。“波”与“皮普”(即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经常自己去购买食品与杂物,他们历来是用现金支付。

此两位先哲声称,“波”前世是耶稣。他们期待着外星人太空船的到来。外星人太空船将把所有的信徒带走,在天堂里,王中之王将给予信徒能量。他们将在那里永恒生存下去。

《时代》周刊的文章使我们能对阿普怀特教派在淡出江湖后一段时期里的情况有所了解。尽管阿普怀特一直声称任何教徒可以自由离去,但是,在实际上,被控制很紧的信徒是不容易摆脱教派控制的。阿普怀特这种欲擒故纵的老花招其实是不难识破的。

到了80年代初期,“天堂之门”教派大多数成员已经如鸟兽散,大势已去,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回天乏力,无法力挽即倒之狂澜,这个教派人数所剩无几,大约不到50名,“天堂之门”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最为消沉的地下阶段。在这一阶段之中,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偃旗息鼓,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以求东山

再起。

在这 一段时期里，阿普怀特加强了对教徒的思想控制。根据一些前教徒的回忆，尽管任何教徒随时可以离开教派，但是，一旦你加入教派，阿普怀特就会马上指定 1 名有经验的老教徒前来帮助这位新教徒，两人成为一组，互相帮助，消除身上任何不符合外星人要求的毛病，而且不能思念自己在远方的家属与亲人。

在阿普怀特教派的营地里，全部教派成员过着军营式的生活。他们必须身穿教服，头戴统一的头巾，每隔 12 分钟必须朝见一次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

当教派的信徒捐款用完之后，阿普怀特教派成员委实度过了一段极为艰苦的生活。信徒们不得不四处去打短工，有时甚至要以乞讨为生。

对于这一段时期阿普怀特教派的记载较少，我们很难进行详尽的分析。不过，奈特尔丝在 80 年代初期，仍然写信给自己 20 岁的女儿泰蕊，她写道：“我并不是要说，我们就是耶稣，我们并非如此壮丽，但是，我们的重要性却几乎与耶稣相同……孩子，我们已发现，我们在诞生之前，就已怀有这种使命，从而来到人间……其实，我所要说的，都已经在圣经里写到了。”

看来，奈特尔丝由于整天四处宣扬教义，滔滔不绝的演说，无数遍的重复，越说越神，越说越玄乎，到最后连自己都不能不相信他俩几乎就是耶稣的化身了。

不过，奈特尔丝小姐也有她心情脆弱的时候。1984年，在写信给女儿泰蕊时，奈特尔丝表示，她本人在教派中陷人之深，已不知如何脱身而出，毕竟已无体面的方式离开教派了。

是的，她已再无可能脱离阿普怀特的教派了。自古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奈特尔丝协助阿普怀特建立了邪教教派，大旗一亮，他俩就没有退路了。如果说，过河的小卒子只能朝前拱，那他们作为一教之主还能全身而退吗？

尽管阿普怀特和奈特尔丝在信徒面前，不得不乔装打扮，俨然以天神的身份出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奈特尔丝毕竟不是天使下凡，也不是耶稣再世。1985年，奈特尔丝因患肝癌去世，终年57岁。在奈特尔丝临终前，她对阿普怀特说：“我先去外星人世界，在那里等着你。我相信，我们会在更高境界的世界之中重逢。你不要难过，也不要垂头丧气，我将会在外星人飞行体内始终注视着。别忘了，你还有神圣的使命要完成。你必须带领更多的人士离开地球世界，抵达辉煌的天堂世界。”

要说阿普怀特是个演员的话，较之奈特尔丝，他要逊色得多。可以看出，奈特尔丝不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出色的演员，能将这台戏唱得活灵活现；即便到她本人曲终人去时，她居然还能沉浸在角色的扮演之中，毫无卸妆的打算，哪怕是临终的瞬间，也不想戳穿西洋景，露出庐山真面目来。奈特尔丝真是一位杰出的天才戏子。阿普怀特在一洒哀恸之泪时，对于奈特尔丝的演技不会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奈特尔丝在死前几个月曾经写信给女儿泰蕊，表示要给泰蕊留下几百美元，原因是：他们离开人世的时间快到了，她本人将会由外星人的 UFO 接走。很可能，奈特尔丝已经知道，她已快寿终正寝了。

奈特尔丝的去世不仅对阿普怀特打击沉重，也引起其他一些信徒的反思。如果说，连二号教主都是因病死亡的话，外星人又在何方？外星人何以不派飞船来接走奈特尔丝？据说，有些教徒就是因为奈特尔丝的病逝而离开阿普怀特教派的。

阿普怀特当然面临难题。为了维持教派的存在，他不得不强词夺理，硬着头皮说，奈特尔丝已经先行一步，升华到天堂去了。她肯定会陪着外星人来接我们，大家要有耐心、要有信心，云云。从那以后，每次开会，阿普怀特均虚位以待，在自己的座椅旁边，一定会摆上一把空着的椅子，象征着奈特尔丝的存在。也许，阿普怀特需要假借奈特尔丝的在天之灵，维持教派的凝聚力。当最后他们全部自杀之后，警察闯进住宅时，在客厅的会场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几排椅子，最前面的两张椅子就是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的专座。

但是，无论阿普怀特如何巧言善辩，缺少了奈特尔丝的大力辅佐，整个教派毕竟元气大伤。在 80 年代，阿普怀特及其教派显然一蹶不振，默默无闻。过去的信徒大批离开教派，阿普怀特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已经不再听说他们的存在了。

第三章 “更高源泉”

1997年3月27日《洛杉矶时报》在头版头条醒目位置上，刊登了有关圣塔菲案件的新闻报道。通栏标题为：

39人死亡 似为自杀 圣塔菲豪宅发现尸体

《洛杉矶时报》还以3个整版的篇幅对案发过程以及有关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并且首次披露，所有死者可能属于一个名为“更高源泉”的邪教组织。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主要报刊，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均以显著篇幅对此案进行了报道。有消息说，各国新闻界赶到南加州采访此案的记者人数已近千人。

当天傍晚，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郡警察局就集体死亡案件调查工作举行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会上，医学专家布莱恩先生

详细介绍了警方调查人员所掌握的最新情况。

布莱恩先生首先更正了案发第一天警方所发布的一些消息内容。他说,到目前为止,警方调查人员已确认此案为集体自杀案,总共有39人参与此次自杀案件,他们已全部死亡。

死者中有21名妇女和18名男子,并非全部为年轻男子。他们的头发全部理成平头短发,身上都穿着样式统一的黑色服装,再加上尸体已开始腐烂,所以警方调查人员起初很难判断出他们的真实性别和真正年龄。

死者年龄跨度从26岁至72岁,并不是全部为20来岁的年轻人。最年轻的死者为26岁,男性;年龄最大的死者为72岁,女性;40岁左右的中年人有21人,占死亡人数一半以上。

39名死者分别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得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州、华盛顿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其中,一人为加拿大籍,两名黑人,三名西裔人士,其余都是白人。

死者在自杀之前都进行了充分准备,38人在上衣口袋中放着表明自己身份的证明文件,如驾驶执照、出生证和护照等。每人床前都放着一个收拾齐备的皮箱或行李袋,每人口袋里都有一张5美元纸币和若干0.25美分的硬币,部分人上身边安放着眼镜,床下整齐地摆放着鞋类物品。

这些死者遍布住宅房内各个床铺之上,其中,有单层床,也有双层床,还有部分死者躺在地上的床垫上与行军床上。除两

名死者之外,其余死者从头部到上身全部覆盖一块紫色方布。

警方发言人介绍说,圣迭戈尸检所经过初步毒药检查,已发现部分自杀者的死因,他们所采用的自杀手段为:服用大量镇静剂苯巴比妥和烈性烧酒伏特加。在部分死者口袋中,警察发现他们所留下的自杀药物配方以及自杀步骤。这些自杀方法说明为:将药物倒入布丁或苹果酱之后,搅拌均匀,迅速食用,然后再将伏特加饮下,躺倒安睡。

据警方专家表示:苯巴比妥是一种镇静药,通常用于稳定病情的发作。这种药物必须大量服用(从 50 到 60 片),才能导致死亡。但是,如果与烈性酒同时服用,致死剂量可能不到 50 至 60 片。警方资料表明:这是一种较为少见的自杀方式,但很便宜,因为 100 片苯巴比妥零售价格仅为 3 美元。这种药物不属于剧毒药物,因此在一般药房均可买到。自杀者大量服用苯巴比妥后,在 5 至 6 个小时以后才能产生药效。服用 24 小时至 48 小时后会死亡。如果将伏特加酒与苯巴比妥同时服用,将有可能进一步延缓药效发作时间,并可使服用者逐渐进入睡眠状态,经过几小时之后,苯巴比妥将会逐渐抑制呼吸系统,最终导致窒息死亡。

调查人员还介绍说,目前尸检所刚刚对 4 名死者进行毒物检查与常规验血及验尿检查,通常只能检查出显而易见的成分,诸如镇静药类和酒精类等。警方人士相信,在进一步进行验血化验之后,还可能发现其他潜在的毒物成分。

根据警方调查人员初步分析，这一集体自杀案件系按照严密计划，分期分批进行。39人分三批进行自杀，前后时间为3天以上，大约从3月22日星期六开始。

第一组：共有15人首先自杀。他们死后，由其他人上为死者进行清理打扫工作，取走他们脸上紧捂着塑料袋，并为他们盖上紫色尸布。

第二组：共有15人进行自杀。由余下9人负责清扫工作，取下死者脸上的塑料袋，并为他们盖上紫色尸布。

第三组：先有7人进行自杀。由剩下两名女性完成清扫工作，取下这7名死者头上的塑料袋，并为他们盖上紫色尸布。最后，这两人再完成自杀行为，为确保自己死亡，她俩头上紧裹着塑料袋，死亡之后，脸上塑料袋已无人取下，她俩身上也没有覆盖紫色方布。尸体解剖表明，有些自杀者死亡时间已有3天左右，部分死者死亡时间为24小时至36小时左右。

在新闻发布会上，警方人员还播放了长度为3分钟左右的现场录像。在录像中，死亡者全都身着长袖黑衣、黑裤、黑色全新耐克牌网球鞋，双手平放两侧。

观看录像者无不为之毛骨悚然，心惊肉跳。在一种死一般的寂静下，人们能感受到莫大的撞击，既不完全是震惊，也不能算作是感叹。笔者观看时，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愕然、哑然、噤然，心里阵阵发冷。既不是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种感觉，也不是观看圭亚那“人民圣殿教”900人惨死情景的情绪，

而是另一种精神上的痛苦与感官上的折磨。但是,到底是什么感受?似乎一言难尽。我们问过许多美国朋友,他们在看到这段录像以后,到底有何感受?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

据一些警方人士表示,他们在长达数十年的警察生涯之中,从未看到过这种从容不迫、冷静去死的集体场面。

一位资深警官说:“老天啊,39个人,全都躺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就像睡着了一样安详。所有的行李也都收拾好了,似乎马上就能踏上旅途那样。自杀现场干干净净,有条不紊,无可挑剔。你简直无法想象!”

警方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之后,我们将前后两次公布的情况列表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圣塔菲庄园镇集体死亡案件死者情况

| |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3月26日) | 第二次新闻发布会 (3月27日) |
|------|---------------------|---------------------|
| 死亡原因 | 疑为自杀 | 确为自杀 |
| 死亡人数 | 39人 | 39人 |
| 死者性别 | 全为青年男子 | 男女皆有 |
| 死者年龄 | 18岁~24岁 | 26岁~72岁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两次新闻发布会所提供的情况相差甚大。不过,由于时间仓促,一些情况有所出入,也是可以理解的。

《洛杉矶时报》在当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专家认为，死者情况似乎符合邪教教派模式”。

当天晚上，美国各大电视台与广播电台就有关美国邪教组织的情况开展讨论。据估计，美国约有近千个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和团体。其中，比较稳定的邪教成员人数有100万人左右；至于进进出出的年轻成员，则很难估计其确切人数。

这些邪教组织与团体的性质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有的拉大旗作虎皮，专以搜刮钱财为目标；有的则以激进政治为口号，例如一些所谓的民兵组织，宣称要把美国政府的权力夺回到人民手中，让美国宪法真正发扬光大，云云；大部分邪教则以激进宗教为手段，鼓吹狂热的宗教领袖或宗教英雄崇拜，大肆宣扬世界末日来临论，在邪教教派内部不断加强对教徒的心理与情绪控制。

尽管这些邪教教派口号不一，信仰不同，但是，他们在发展组织，吸收信徒方面，手法与对象大同小异。参加邪教的人上往往是一些对现有社会不满者，心灵空虚者，在现实生活中屡遭挫折者，生意失败、走投无路者，现有宗教无法说服者，追求邪教信仰或探索生命之宗教来源者，宗教英雄崇拜者，追寻外星人踪迹者，深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者，等等。

这些邪教组织的宣传手段通常是：协助信徒进行灵魂自救或精神方面的自我改善，与外星人进行交流，进入更高源泉，达到更高境界，升华到天堂王国，逃避世界末日的来临，反对尘世

政府征税，不服从尘世政权的控制，等等。

邪教组织在发展教徒方面所采用的常见手段有：利用电视、电台、报刊杂志刊登广告，在公共图书馆、旅馆等场所召开讨论会、座谈会等，诱骗不明真相的人士参与讨论，在座谈中，装神弄鬼，蛊惑人心；或是举行马拉松式的集会，对潜在信徒进行疲劳轰炸，利用群体压力，煽动人伙；或是佯装中邪，采用催眠、发功等雕虫小技，精心制造一种神秘感，使人为之顶礼膜拜；或是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向未见过世面的信徒灌输旧瓶装新酒的邪教理念，一味夸大教派的魔力，鼓吹邪教成员之间的亲情，断绝教徒与自己亲友的联系纽带，控制邪教成员的私人财产，从精神上、感情上、思想上、经济上，培养信徒对邪教组织的极端依赖性。

在圣塔菲庄园镇集体自杀的邪教人士自称属于一个名为“更高源泉”(Higher Source)的组织。这些邪教徒相信他们的归宿是外星人飞行体(UFO)。他们所信奉的教义在国际互联网电脑网页中得到充分说明。在“更高源泉”万维网网页中，他们写道：“我们那些已经进入天国的成员，清楚地向我们指出：海尔·波普彗星的到来，标志着我们长久的等待过程即将结束，我们将完成人类的进化过程，在外星人天体之物到来之前，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将脱离我们的物质载体(即采取自杀手段)。”

有消息报道说，该邪教教派部分成员1975年在圣荷塞所举行的一次宗教聚会中明确宣布说：“人类升华成为更高级物质

的机会已经来到了。在那个外星人天体上,已有我们的先驱在等待着我们。外星人飞行物(UFO)将来到这里,帮助我们和更多的人士完成升华使命,以进入人类文明的下一阶段。”

据西方宗教研究学者分析,圣塔菲庄园镇这批自杀者的宗教信仰与过去20年里西方国家所出现的一些集体自杀者的宗教信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有关历史资料表明:1978年,美国所谓的“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在加利福尼亚州混不下去了,不得不率领信徒数百人移居南美洲圭亚那热带丛林之中。当时,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赖恩先生接到一些教徒亲友的指控材料,揭露教主琼斯为非作歹,骗取教徒钱财,非法绑架儿童,对教徒采取恐吓、威胁、利诱等手段。为了调查事实真相,赖恩先生带领一些新闻记者前往圭亚那进行实地了解。但是,赖恩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下机以后,居然会遭到琼斯一手策划的邪教徒的伏击,他与两名随行者不幸中弹死亡,命丧热带丛林。

案发之后,琼斯知道后果严重,故意对信徒声称,他们升天的时刻业已来临。他还软硬兼施,强迫信徒912人一同服用含氰化物的毒物饮料自杀。不久,有关当局在现场发现900余具尸体,琼斯本人头部中枪身亡,估计是他下令让保镖开枪将他打死的。

琼斯城集体自杀案件发生之后,尽管喧闹一时,终究平静下来。当时,人们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件偶然、孤立的事件,因而没

有引起社会各界对于邪教势力危害性的足够认识。

1990年,在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交界的墨西哥蒂华那地区,12名教徒在一次宗教活动之后,集体食用有毒圣餐。墨西哥当局至今也未调查清楚,这起事件是有目的的邪教集体自杀行动,还是由于偶然饮用工业酒精而中毒死亡。

1991年,墨西哥一位牧师出于狂热的宗教信仰,迫使其追随者不断祷告,不准理会正在教堂里弥漫的毒烟,结果他和29名信徒全部丧命。墨西哥警方认为他们的死亡事件和牧师有关。

1993年,自封为上帝之子的美国邪教教主科雷希把他的大卫派信徒招集到得克萨斯州韦科地区的一个庄园里面,大量购买枪支弹药,结果受到美国政府军火局警员的包围。在武装冲突之中,军火局的几名执法人员被邪教教徒开枪打死。

联邦调查局随即派出大批人员,将大卫教派所在庄园团团围住,双方对峙51天之久。最后,联邦调查局开始发动进攻,科雷希下令负隅顽抗,在与政府执法人员的激烈交战之中,邪教人土举火自焚,至少有74名大卫教派男女信徒和儿童在大火中丧命。

该案发生之后,再次引起美国各界对邪教势力的重视,显然,邪教已经远远超出宗教活动范围,对于美国民众的社会生活起着较大的精神影响。但是,也有一些人土认为,大卫教派信仰自由,政府部门进行干预是不对的。由于死亡人数过多,造成强

大的社会反响，全案至今没有了结。从美国政府方面来说，为了不再产生被动局面，在后来处理邪教教派活动时，难免有些缩手缩脚，不能全力以赴、采取有力措施。

1994年10月，瑞士警方在一个农庄的民房和三栋木制农舍中发现48名“太阳圣殿教”邪教教徒自焚身亡。同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北部，警方又发现5具尸体，死者均为邪教教徒。

邪教教派势力开始蔓延至欧洲，引起西方各国有关方面的密切关注和严重警惕。

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派被指控使用沙林神经毒气袭击东京地铁乘客，造成11人死亡、5000人受伤。案发之后，日本民间大哗，社会反响强烈。

邪教教派活动不仅在欧美国家活动，而且在亚洲国家开始露头，这一迹象已引起国际间有关方面的重视。

1995年12月23日，16名“太阳圣殿教”信徒在法国阿尔卑斯山格雷诺贝的一座房子内自焚，警方发现死者尸体呈星形排列，据推测为教派教义所决定。

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所谓“公元2000年为世界末日”谣言的流传，各国邪教活动甚嚣尘上，越发不可收拾。

1997年3月22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圣卡西米尔(Saint-Casimir, Quebec)，5名“太阳圣殿教”教徒用焚烧方式集体自杀，据说，这些信徒深信自杀之后，他们的灵魂可以到达天狼星座。据不完全统计，过去3年之中，在加拿大和欧洲等地，“太阳圣殿

教”邪教教派死于集体自杀的人士达 74 人之多。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冥冥之中某种难以解释的因素，根据后来圣迭戈警方的调查发现，圣塔菲庄园镇邪教教徒第一批自杀者也是在 1997 年 3 月 22 日魂归西天，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 5 名“太阳圣殿教”自焚教徒死于同一天。

上述邪教教徒自杀惨案的案例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照理说，前车之鉴，当不能忘之，可是，何以这种人间惨剧居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呢？为什么有关方面没有引起必要重视，而是听之任之、漠然视之呢？

这是由于美国国内的一些特殊情况所决定的。每逢邪教教派肇事，社会各界人士常会呼吁美国国会制定相应法律条款，用以约束、控制宗教极端分子与狂热分子的异端行为，使愚昧无知的邪教信徒的生命财产得到必要保障。可是，每次呼吁最后总是石沉大海，不了了之，得不到重视。

美国宪法增补条款第一条，明确规定：“国会不得以法律限制宗教的创立，或禁止宗教的自由传播。”既然如此，美国国会当然无权鉴别各种教会的优劣，无法区别什么是正规教会，什么是邪教教派。这样一来，历史悠久的正统教会与声名狼藉的邪教教派，都能受到美国宪法中有关宗教自由条款的同等保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怎能冒宪法之大不韪，去干预邪教教派的各种非法活动呢？如果依照社会舆论的要求，去取缔邪教教派活动，那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大卫教派一案的苦果到现在还

没有咽下去,谁还敢再去吞食新的苦果?如此看来,圣塔菲庄园镇邪教自杀惨案绝不会是美国邪教史上的最后一次。

3月27日晚上10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发表电视讲话,就南加州圣塔菲庄园镇邪教教徒集体自杀案件表明看法。克林顿总统认为,他对这一事件深表震惊,对邪教的做法深恶痛绝,他已下令有关方面进行彻底调查,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晚上11时,美国司法部长瑞诺女士发表电视讲话,她表情严肃地宣布:为了认真查明圣塔菲案件的来龙去脉,美国司法部已责成联邦调查局介入圣塔菲案件的调查工作。

克林顿总统发表讲话,司法部长下令联邦调查局进行彻查,显然,案件调查将进入高潮。疑问是:“更高源泉”邪教教派教主本人是否在死者之中?主要成员的背景如何?既然能运用国际互联网上万维网作为技术手段,该邪教教派之中,必然拥有部分科技人员,教主是采用什么方式诱骗这些成员为之殉葬的?

疑窦丛生,案情复杂。人们密切注视着案件调查工作的进行。

3月28日是圣塔菲庄园镇案件发生的第三天。此案已成为美国各大电视台与报刊杂志的第一新闻热点。

由于《洛杉矶时报》为美国西部第一大报,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尽地利的便宜。该报以7个整版篇幅刊登有关圣塔菲庄园镇死亡案件的报道,采访工作由28名文字记者联合完成,他们兵分几路,从警方调查情况、案发现场、死者背景、死者

家属动态、教派来源、教主真实身份、社会反响等几个方面，历史深度与现实广度相结合，全面剖析此案案情以及惨剧发生的各种因素，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背景清楚，令人叹为观止。

当天《洛杉矶时报》头版头条大幅标题为：

39名邪教人士留下自杀方法说明 他们相信外星人太空船将带领他们进入天堂

《洛杉矶时报》首次披露，自杀人士属于一个名为“天堂之门”的邪教教派，该教派在国际互联网上设立两个万维网网页，一个网页以互联网络公司名义出现，名称为“更高源泉”网络公司，专为外界人士设计国际互联网网页；另一个网页名称为“天堂之门”，即为该邪教教派对外宣传窗口，其正式网址为：<http://www.heavensgate.com>。

“天堂之门”教派在自己的万维网网页中宣称：“我们完全希望、期待，并盼望很快就能登上从下一层次飞来迎接我们的外星人太空船。我们思想中毫无疑问，在最近的将来，我们被接走已是势在必行的了。

我们的教派领袖系耶稣化身，他被派到地球上来的唯一目的是对你们说：‘如果你们想去天堂的话，我能通过天堂之门，把你们带去，但是，你们必须舍弃一切。’我们的使命正是如此。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我们的位置就像当年耶稣一样。

……至于海尔·波普彗星是否携带有同行的外星人太空船，已经无关紧要，但是，太空船的到来对于我们‘天堂之门’教派人士来说，当然意义重大。我们教派的最早成员现在已处于一个高于人类的进化层次内，即位于天堂王国之中，她已经向我们表明，海尔·波普彗星的到来是一个我们所等待的标志，即外星人太空船抵达的时间已到，我们将被接到我们的家乡，即天堂世界之中去。”

美国其他新闻媒体也陆续报道说：20 多年以前，在 1975 年，曾经有数以百计的邪教教派信奉者，舍家弃业、背井离乡，分别从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和俄勒冈州汇集到圣荷塞地区，投奔他们的宗教领袖马歇尔·阿普怀特(Marshall H. Applewhite)和波妮·陆·楚斯戴尔·奈特尔丝(Bonnie Lu Trusdale Nettles)。

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电视新闻报道，此次圣塔菲庄园镇自杀信徒的领头人很可能也是阿普怀特(据说，此人曾经进过精神病院)和奈特尔丝女士(据说此人已在 1985 年去世)。在 70 年代期间，这两名神秘人物自称为外星人下凡，自立门户，成立了一个以外星人飞行体 UFO 为宗教目标的邪教教派。无独有偶，圣塔菲庄园镇自杀信徒在其国际互联网网页“天堂之门”之中，所介绍的教派发展历史与阿普怀特和奈特尔丝的教派情况完全吻合。

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曾经在美国西部各地召开宗教集会，

声称追随他们的信徒都可以进入天堂王国，而接他们升天的工具则是外星人飞行体(UFO)。当时他们称这一宗教团体为“人类个体变异”教派(Human Individual Metamorphosis，即为 HIM)，根据该教派教义，阿普怀特说服很多信奉者捐出全部个人财产，断绝各种社会关系，舍弃家庭儿女，为所谓的走向天国之路做好一切准备。

在追随阿普怀特的“天堂之门”邪教教派人上之中，不乏精通电脑的专业人才。他们在自杀前几天，把自己教派在互联网上的“天堂之门”网址进行更改，并增加了一篇声明，声称海尔·波普彗星的出现意味着他们的升天日子已经到来。显然，“天堂之门”教派和传统的邪教教派已不完全相同。一是成员知识水平较高，二是以现代科技为宗教宣传手段，三是以所谓的外星人研究为幌子。

但是，令人颇为困惑不解的是，既然教派成员文化素质很高，他们如何会心甘情愿地自杀身亡，以生命为儿戏，去追求子虚乌有的外星人太空船呢？

“天堂之门”教派的自杀行动，已使社会各界人士对国际互联网万维网被邪教利用一事产生严重关注。在互联网上，用户可以看到显示在万维网网页上的信息资料。有些网页伴有声音，甚至还可以附上录像和动画片片断。只要使用网络浏览者电脑软件，用键盘打出万维网网址，例如 [HTTP://WWW.HEAVENSGATE.COM](http://WWW.HEAVENSGATE.COM)，用户就可以看到这种来自世界各地的万维网网

页。“天堂之门”网页即为阿普怀特邪教的网页。这表明，美国邪教势力业已正式进入这一全球性信息网络之中。

新闻报道表明，联邦调查局人员已抵达圣迭戈，但是，他们不会全面接管案件的调查工作，可能在“天堂之门”教派电脑资料方面的调查之中，协助圣迭戈警方进行追查。

按照美国历来办案惯例，凡是跨州作案的重大案件，一般由联邦调查局负责主要调查工作，各地警方进行协助。“天堂之门”教派案情重大，教派成员涉及10个州的人士，教派历史遍及美国南部各州，由联邦调查局出面，似乎应该顺理成章。这次调查工作另有安排，不知有何内情？

圣迭戈警方在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安排两名首先到达案发现场的警察讲述当时的一些情况。

布隆克警官第一个来到自杀现场。他说，当时他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说是有人给警方打了两个匿名电话，要求警方派人去查看某某庄园。他按照警察局给出的地址，开车来到这家豪宅门口。但是，当他一下车，就感到有些毛骨悚然。当时，大门紧锁，他绕着住宅转了一圈，发现一道侧门没锁，于是推门而入。

布隆克警官说：“我一进门，就闻到一种气味，根据我过去当警察的经验，这种气味往往是和死尸相联系的……你只要闻过一次这种气味，就再也不会忘记。”

布隆克警官立即回到警车旁，用报话机通知其他警察，要求增援。几分钟以后，女警官嘉赛克驾车来到现场。她进入房内，

也闻到那种死尸的味道，两名警察一起进入房间，立即发现死尸，他们大致一数，至少发现十具尸体。由于担心室内会有毒气存在，他俩立即退出楼房，冲到警车内，向警察局报告说，他们已在楼内发现10具以上尸体，要求警察局调派更多增援人员。于是，圣塔菲庄园镇案件终于被外界得知。

当警方大批增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布隆克警官与嘉赛克警官立即被送往医院进行化验，看看是否中了毒气。化验结果表明，他俩平安无事，于是出院回家待命。为了慎重起见，警方立即调集防毒小组首先进入案发现场，几个小时之后，防毒小组宣布，楼内未发现任何毒气，只是虚惊一场。到这时，警方方才调派人员进入楼内，开展大规模的案件调查工作。

正因如此，警方在案发当天晚上所宣布的死者情况和后来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第一天警方宣布死者从18岁至24岁，全部为青年男子；而第二天则改为死者从26岁至72岁，男女皆有。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警方就以下几个问题发表调查结果。

1. 死者基本情况

39名“天堂之门”教派自杀者来自美国9个州，资料来源系根据死者身上的护照、驾驶执照等身份证明。其中：新墨西哥州10人（4男6女）；得克萨斯州9人（3男6女）；加利福尼亚州5人（3男2女）；科罗拉多州4人（1男3女）；亚利桑那州3人（2

男1女);犹他州3人(2男1女);明尼苏达州2人(1男1女);俄亥俄州1人(女);佛罗里达州1人(男);无证件者1人(男)。

就死者年龄分布情况来看,中年人居多。其中:70岁以上1人(72),约占2.5%;60岁以上4人(66,64,63,63),约占10%;50岁以上8人(59,59,58,54,54,53,50,50),约占20%;40岁以上22人(48,48,47,46,46,45,45,45,44,44,44,44,43,42,42,41,41,41,41,40,40,40),约占55%;30岁以上1人(39),约占2.5%;20岁以上3人(29,28,26),约占7.5%。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40多岁的中年人占55%,而且,40多岁与50多岁的死者加在一起,占75%以上。在39名死者中间,39岁以下的人士只有4人,仅占10%左右。这说明,阿普怀特“天堂之门”教派的主要信徒为中老年人,而在年轻人中间的影响力则要小得多。

通常,人们往往以为年轻人容易上当受骗,但从“天堂之门”教派集体自杀案来分析,应该说,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年轻人似乎更为谨慎一些,至少较之中老年人要慎重一些。当然,这一案件并不能使人们从今以后,举一反三,一概而论,但至少使研究人员在考虑邪教社会影响时,不能忽视邪教对中老年人的巨大影响力。

2. 主要致死原因

在新闻发布会上,医学专家布莱恩博上说,39名“天堂之门”教派的自杀者中,绝大多数人的死因是因为他们头上所套的

塑料袋隔绝空气，导致窒息而死，并非死于服用掺有苯巴比妥的苹果泥或布丁及烈酒，验尸结果证明，在39名死者之中，只有3名死者体内的苯巴比妥含量高得足以致命。

根据警方检验结果以及在现场所发现的教徒拥有的文字及画面指示表明，这些教徒曾经分批集体服用镇定剂，再把塑料袋罩在头上，然后平静等死。他们的遗体经过精心布置，身体仰卧，双手分放两侧，尸体头部和胸部用钻石形紫色尸布罩盖。

警方调查人员在案件现场还发现一个有圆顶头部的理想化外星人图像，而其他一些文件资料则表明，该教派人员相信这个外星人代表他们可以经由自杀手段所达到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生命形态。

“天堂之门”教徒们在自杀过程之中，计划严谨，实施程序有条不紊。39人分三批自杀，后死人士将先行自杀者头上所套放的塑料袋一一摘下，扔到楼房外面的垃圾箱内，只有最后两人头上仍然罩着塑料袋。这两名最后死亡人士为女性，估计过去从事过护士工作，具有一定的护理专业知识。

在新闻发布会上，曾有记者提问，是否有迹象表明，最后两名死者在服药后，本人是否有能力将塑料袋套到自己头上，是否有迹象表明是其他人士参与死亡过程，协助他们自杀。

警方发言人说，到目前为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活着从这幢房子出去，因此这两人应该是自己将塑料袋套到头上的。

（但在实际上，在布隆克警官首先抵达现场之前，曾经有人

来过案件现场，并对楼内情况拍摄录像，在这之后，此人活着走了出去。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3. 死者家属联络情况

调查人员当天还宣布说，在 39 名死者家属之中，警方已和其中 30 人的家属进行联络，但家属中无人表示愿意亲自来圣迭戈进行认尸。不过有 11 个死者家庭表示正在进行有关死者葬礼的安排工作；警方还公布了其余 9 人中 8 人的资料，希望他们的亲属能出面认领死者遗体。

警方表示，事实上家属也没有必要亲自来圣迭戈，这是因为自杀者的身份已经确定，而且，有关方面业已委托当地葬仪公司进行安排，当验尸工作完成之后，即可将全部尸体运回各自家乡进行安葬。除此之外，家属也不愿来到圣迭戈，成为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人物。

大部分死者亲属已有几年没有看到这些亲人，知道他们加入“天堂之门”教派之后，对他们走上绝路并不意外，可是谈起来还是非常伤心。

一些死者家属说，他们无意亲自来收尸，也是因为他们与死者失散已久，彼此之间感情疏远，大可不必长途跋涉，兴师动众，再说，不来收尸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足为奇。

法医办公室调查督导卡尔文·万因先生告诉记者说，他已经有 70 多个小时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与其他 10 几名工作人员在过去两天里，连续接到近两千个各界人士打来的电话，询问他

们所关心的亲属的情况。

当然,大多数家庭听到的都是好消息,毕竟死者只有 39 人。但是,这一询问情况也表明,在今天的美国,有可能加入各种邪教,因而与亲友失去联络的人士至少也有近两千名。

39 名“天堂之门”教派自杀信徒的家属在电话中,证实了他们对多年前加入邪教教派亲人命运的忧虑与担心。万因先生表示说:“这些家属在和我们通话时,大多数均有精神崩溃之感。我们工作的任务之一是协助他们度过这一难受时刻。参与联络工作的人员所听到的消息表明,‘天堂之门’教徒确实过着一种与外界隔绝、极端孤立、流浪飘泊的生活,他们与自己过去的社会生活一刀两断。他们同自己亲属最近的一次接触时间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

由于此次死亡人数过多,洛杉矶警方也向圣迭戈同行提供了大量人力与物力方面的支持。洛杉矶有关方面派出 4 名资深法医与 15 名调查人员,协助圣迭戈警方开展工作,并提供两辆能载运 14 具尸体的冷冻汽车,保证了案件处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4. 死者生前录像

圣迭戈警方还向新闻媒体提供了“天堂之门”部分教派人士在生前所录制的录像带。这些人土在死前将录像带分别寄给他们的亲属或朋友,一是为了表明惜别之意,二是为了让世人了解他们离开自己肉身躯体的原因。

在一盘录像带中，教徒们两人一组，安详地坐在散布于树丛中间的椅子上，先后发言向尘世告别。有的教徒略带喜悦之心，侃侃而谈即将面临的死亡，一名教徒说：“这将是我不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我盼望这天已经为时很久了。”

另一名20多岁的女教徒笑容满面地说：“我们都自愿选择进入下一层次。”还有一位虔诚的女信徒真诚地说：“我们真心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在这里，和我们一起行动。”

在另一盘录像带中，“天堂之门”教主阿普怀特态度平静地向观众说明他和他的追随者离开人世的原因。

阿普怀特已经白发苍苍，面容消瘦。但是，他的语调尽管缓慢、平和，却具有一种极具危险性的煽动力。他说：“离不开你们的肉身躯体，对我而言，并不重要，但对你们来说，却极端重要。要知道，人体只是灵魂在尘世停留的载体、容器与躯壳。离开这一载体，将使灵魂获得解脱，可以用更高层次的生命形态，与随同海尔·波普彗星而来的外星人太空船汇合，并进入下一个层次，即从人类王国抵达天堂王国。我们毫不犹豫地离开这个地方，离开我们所拥有的躯壳，以便升华到更高源泉之中去。”

阿普怀特的异端邪说使世人得到一个欣赏奇文的绝妙机会。我们在观看他的“临别箴言”的录像片段时，颇感滑稽，像这种胡言乱语，怎么会使如此之多的电脑专才对他顶礼膜拜，乃至以命相许？但是，在观看那些即将离别人间的无辜信徒们讲话时，我们却感到心情沉重、异常压抑。尽管人类即将进入21世

纪,但是,人类反对邪教的斗争却远远没有结束。

美国各大电视台从早到晚不断播放这两盘录像带,引起社会各界的进一步震撼。不少死者亲友也只是在看到录像之后,方才得知,这些教徒已经撒手人寰,一命归天。

但是,也有一些死者家属对电视台播出自杀教徒的诀别录像表示极大愤慨。他们说,他们在没有得到亲人死亡的正式通知之前,却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死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一种对死者的亵渎和侮辱。

到此为止,有关自杀人士的正式身份、教派历史、教主情况等,均已陆续查明,全部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也只是一个问题了。尽管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天堂之门”邪教教派的宗旨、教义、外星人幌子、互联网技术手段等方面,但是,认真想想,此案在侦破工作方面仍有不少疏漏之处。

第一个问题是,自杀现场是否还有其他人士活着出去。按照圣迭戈警方的说法,现场人士均已全部自杀,无一人活着。但是,在这一点上,警方的调查工作显然是不够严密的。日后的情况证明,在警方抵达自杀现场之前,至少有一人在现场呆过,并活着出去。是否还有其他人在现场停留过?无法证实,但也无法排除。

其次,警方已经证实,39名死者除3人以外,均死于塑料袋所造成的空气窒息。判断死者究竟死于自杀,还是死于他杀,关键在于是谁蒙上这些塑料袋的。如果是死者本人自己蒙上的,

可以断为自杀；但是，若是他们在喝下镇静剂之后，被他人蒙上塑料袋的话，恐怕就不能断为自杀了。目前警方认为，这些塑料袋都是这些教徒本人自行蒙上的，对于这一点，警方所掌握的调查资料似乎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新闻媒体没有追究，社会各界已无人怀疑这39人是自杀身亡的了。看来，集体自杀，已成定论。但是，深夜静坐，细细思之，俗话说，人命关天，“天堂之门”教派案件涉及到39条人命，两天之中，就已盖棺定论，无论如何，给人的印象总是略显匆忙草率了一些。

第四章 “天堂之门”

1993年,在沉寂了8年之后,阿普怀特教派突然又神奇地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当时,教派只剩下24名教徒,对外名称为“无名氏克服者”。

有关“天堂之门”教派过去的活动情况鲜为人知。根据后来的一些报道表明,这一教派实际上很少在同一地方居住,20多年以来,一直四处流浪,行踪飘泊不定。

在迁入圣塔非庄园镇月租7000美元的豪宅之前,有一段时期,他们一直在新墨西哥州山区里,过着离群索居的修士生活。他们占用了一片面积为40英亩的土地,四周用填满沙土的废旧轮胎围着,围墙高度有12英尺,有些地方还用水泥加固,平时,这些教徒则住在大型军用帐篷里。

在这个从70年代有关外星人飞行体研究的教派演变而成的邪教团体之中,教徒们显然愿意做任何事情,以便进入他们所信仰的另一个更高层次的生命境界。

这些教徒舍弃、断绝他们和外部世界进行联系的家庭、朋友、工作等一切纽带，试图克服各种天然的人类欲望，甚至不惜进行阉割手术，以压抑自己的正常生理需要，并期望成为中性人，竭力克服各种懒惰、杂乱等人性弱点。据一些前教徒披露，在“天堂之门”教派之中，阿普怀特制订了上千种清规戒律，有时，教徒们甚至不准使用过多的牙膏。

阿普怀特多年不鸣，一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养精蓄锐，卧薪尝胆，等待了这么久，此次重新出山，显然是有备而来。阿普怀特此次重出江湖，表明“天堂之门”教派已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

阿普怀特平日餐风饮露，生活节俭，可在关键时刻，他却一点也不含糊。他在美国的一家主要大报《今日美国》上刊登全页广告，警告读者“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据说，这幅广告耗资10万美元。实际上，这幅广告是阿普怀特再次出山的宣言书，是他向现实世界挑战的檄文。

在这幅广告里，阿普怀特宣称：“外星人飞行体教派重出江湖！我们向你们提供最后的机会，帮助你们登上天堂。”

人们现在已无法搞清，这位邪教教主从何处弄到这笔巨款。有一种猜测是，这笔钱可能来自他的信徒的捐款。为了不留下任何经济往来方面的痕迹，阿普怀特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一律采取现金交易的方式，不开支票，甚至从来都不在银行开户，决不通过银行转账。后来他在圣塔菲庄园镇租下豪宅时，每月

10000 美元的房租(另有一说为每月 7000 美元),都是采用现金方式支付的。看来,阿普怀特在财务方面,为了避免政府机构的核查,委实是煞费苦心,下了很大功夫。

从 1994 年开始,阿普怀特决定改变战略。他派出几个小组,到全美各地去宣传“天堂之门”的教义,并大力招募新的教派成员。他们的成员甚至到过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以及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教派成员的活动特点是尽量利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作为他们宣讲教义的主要场所。

这些教派成员对电影《星球大战》三部曲热爱非凡,其发型、服装、生活举止乃至思维模式上,均留下了这部电影的痕迹。他们还专程派人前往《星球大战》剧组主要演员尼克尔丝小姐家中,聆听她对未来世界的高见。尼克尔丝小姐的哥哥尼可尔斯也成为“天堂之门”教派的一名虔诚信徒,后来死于圣塔菲庄园镇,终年 59 岁。

1994 年年初,“天堂之门”教派中的 8 名信徒出现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两次集会上,宣传他们有关下一层次天堂境界的邪教教义。不久之后,这 8 名教徒又定期到洛杉矶、圣迭戈以及凤凰城招募信徒。在一些宗教集会上,教徒们介绍说,他们有时仅靠柠檬汁就可维持长达 38 天的生命需求,这是因为,他们必须以此来净化自己的肉体。他们还表示说,外星人太空船将到地球上来接他们上天,他们愿意和其他相信“天堂之门”教义的人士共进天堂。在演讲结束时,这些教徒说:“我们知道,这听起来似

乎是胡扯淡，但是，我们确信，这将会是美梦成真。”

1994年夏天，15名“天堂之门”教徒在凤凰城的一家“新时代”书店里，向80名听众传教。会间休息时，大约有一半听众扬长而去。书店老板罗斯后来回忆说：“有些听众把我拉到一旁说：‘罗斯，这些人神经有毛病。’但是，会后他们却迷住了一位30岁左右的妇女，这位女士就尾随他们而去。当时，她激动得嚎啕大哭，教徒们和她亲切拥抱。在会场外，我对这位女士说：‘我并不认为你应该跟他们出走。’但她回答道：‘不，我要跟他们去，这正是我多年以来所希望追求的。’尽管他们服饰奇特，举止怪异，但是，他们为人彬彬有礼，和外界人士很合得来。”

1994年6月11日，有5名削成短发、谈吐温和的异教人士，在尤里卡地区伍德利岛码头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该码头位于旧金山以北270英里的一个港口小镇。

在会议中，这些人士高谈阔论，讨论了他们将如何准备离开自己的躯壳，乘坐太空船离开地球，以便进入比目前人类社会更高的一个层次。5名成员中的奥利维说：“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我们将被一艘太空船带往天堂。”从他们在会场上所分发的剪报看来，他们曾经在洛杉矶、巴洛阿图和亚利桑那州的图森举行过类似的会议。这些教派人士还透露说，他们的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

这些教派人士称呼他们的领袖为“无名氏”（当指阿普怀特），他们说他是—位“非人类”的高级神灵，是一个极为先进的

太空生物。这些教派人员表示，他们访问尤里卡并非为了招募新的成员。任何希望加入他们行列的人，都必须向其他成员证明，他是一名具备资格脱胎换骨的人上，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与其他教派人上一起，由外星人领进天堂王国。

虽然当时他们称自己的教派为“下一层次成员”(Next Level Crew)，但是他们所留下的姓名以及在会议讨论中所使用的语汇同后来在圣塔菲庄园镇的“天堂之门”教派人上完全吻合。

1994年，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周刊记者阿普莱杰采访了5名教派信徒。他后来回忆说，那些教徒是科幻小说的热心读者，他们喜爱《星球大战》的电影，只要一谈起《星球大战》，他们就会眉飞色舞，情绪激昂。他们的看法是：人类将会再生，地球也会再生。

同年在北加州汉保德郡举行的一次会议中，当时号称“无名氏克服者”教派(即后来的“天堂之门”教派)的人上在对当地人士所发表的讲话中，曾经暗示他们为了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将有可能会集体离开自己的肉身载体，也就是自杀成仁。

从1993年到1996年，“天堂之门”教派仍然是到处飘流，居无定所。他们神出鬼没，时隐时现，对外联络往往采取通过邮政信箱的方式。据分析，阿普怀特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比较隐秘的形式，一是为了躲避美国政府机构的追查，二是为了进一步控制自己手下的信徒，使他们无法和自己的亲人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在经济上，如果说他们能一掷千金，大作广告的话，应该说

是手头极宽裕的。

1995年6月至9月，“天堂之门”教派在阿尔贝克维克地区东南约80公里的一个被人们废弃不用的青年营地里，居住了3个月。营地条件异常艰苦，教派人土用旧轮胎和水泥修盖了墙壁，并搭建了简易屋顶。由于缺乏足够的电话线，他们只好临时租用营地附近一家五金店的办公室。当时，这些教徒上身穿着灰色的黑色尼龙衬衫，脚穿黑色网球鞋。

将办公室出租给他们的伽斯廷先生后来回忆说：“他们举止与众不同，但是，确实待人和蔼可亲。他们从未提到过自己的宗教信仰。我那时以为，他们是一个健康组织之类的机构。”

这些教徒每天开面包车来上班，并携带一些蔬菜来烹煮。他们对电脑使用非常熟悉，按时用现金交纳办公室租金。到9月份时，他们说是要去加利福尼亚州。后来，他们还不时给过去的邻居寄来贺年片，说是很怀念这些老朋友。

伽斯廷太太回忆说：“他们很好相处，总是无忧无虑，笑容可掬，能让你觉得和他们结交是件好事。”

但是，当阿普怀特在秋天来临时，突然决定，全部人员离开阿尔贝克维克地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据他说，这是因为他已得到了上帝的旨意，必须在那里等候外星人的到来。

由此看来，阿普怀特已决定在南加州建立自己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后来，他的信徒把圣塔菲庄园镇的豪宅称作为“我们的圣殿”，显然表明，阿普怀特改变战略，从四处飘流的游击式做法

转成具有一个宗教中心的做法。

如果进一步推测的话,人们可以看到,符合这一宗教中心的理想条件是,首先,驻地要隐秘,不易为外界所发现;而圣塔菲庄园镇的驻地与最近的邻居相隔近百米,实在是秘密教派的最佳活动场所。其次,地域要开阔,利于所谓的外星人飞行器的降落,以便把他们接到天堂里去。他们的死亡殿堂倒是地方宽阔,要是直升机需要降落的话,实为理想场所。至于外星人飞行器能否在此降落,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最后,交通要方便,以便随时对外联络。为了扩大影响,“天堂之门”教派一直在与好莱坞影视制作公司联系,希望能将自己教派的故事改编上荧屏。而在实际上,至少有15名教派成员曾先后参与了好莱坞几家影视公司的电脑制作工作。按照阿普怀特的计划,如果能以好莱坞的方式全面宣传“天堂之门”教派的教义,那他登高一呼,定会山鸣谷应,天下之上莫不延颈而望之,到那时,则可大功告成,以惊人的成绩,告慰奈特尔丝在天之灵。

综合以上条件,阿普怀特选择了圣塔菲庄园镇的驻地作为他的圣殿,也就是最后的死亡殿堂。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好莱坞对“天堂之门”教派故事大感兴趣,准备改编上银幕,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死后。依照好莱坞的规矩,一集电视剧的拍摄成本为100万美元左右,一部电影的拍摄成本至少为1000万美元左右。如此算来,阿普怀特即使倾其所有,大约也不够拍一集电视剧的。而要别人投资,谈何

容易？

阿普怀特在好莱坞碰了钉子，但在国际互联网方面却大有所获。从90年代初期开始，国际互联网在美国风起云涌，方兴未艾。到了90年代中期，互联网更是如火如荼，如日中天。

对于“天堂之门”等邪教来说，国际互联网费用极低，宣传范围可以延伸至全美乃至全世界，而且，可以针对专门的上网人员，例如无家可归的人士、失去家庭关心的青少年、遭受配偶虐待的妇女、对现在社会失望的中年人等等，进行重点拉拢的工作。此外，教派本身可以在网上匿名隐姓，进退自如，保守秘密。

总而言之，国际互联网是“天堂之门”教派的一个最为理想的宣传工具。但是，要掌握上网技术，就必须要有第一流的电脑技术人员。在这一方面，人才济济的“天堂之门”教派丝毫不用发愁。阿普怀特手下的菲尔德小姐在电脑领域里，学识渊博、技术高超，堪称是美国第一流的电脑专家。菲尔德在阿普怀特教派的第二阶段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她使“天堂之门”教派的宣传活动进入了电子化、现代化、网络化阶段。

菲尔德小姐名叫理芝特，1969年毕业于北加州奥洛维尔的拉斯普鲁玛斯高中。在中学期间，她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是毕业生中的佼佼者，由于才华横溢，曾经被推选为全国总统学者奖和全国奖学金获奖者。总统学者获奖者在整个美国为数寥寥，这雄辩地证实了菲尔德小姐聪明过人、智慧超众。

她的高中老师说：“菲尔德拥有一种超人的精力。所有的活

动她都会积极参与，对人非常友善、开朗、外向。菲尔德还在学校乐队中担任首席鼓手，1969年参加奥洛维尔小姐选美荣获第三名，并作为交换学生前往德国进修。后来，菲尔德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主修电脑、数学和德语，只花了3年时间，就领到毕业文凭。显然，菲尔德小姐才貌双全，又多才多艺，实在是一位难得的奇女子。

后来，她与丈夫大卫·李治特持续3年的婚姻破裂，于70年代后期前往洛杉矶，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攻读电脑硕士学位。当她搬到洛杉矶之后，她的家人和友人都很少和她接触。据奥洛维尔当地的报纸《水星记录报》报道说：“她告诉亲友说，她要走了。她变卖了她的全部东西，但是人们绝没有想到她会一去不复返。”

很明显，家庭的破裂对她打击极大，甚至有可能使她从此看破红尘，消极厌世。在过去22年中，菲尔德小姐只有两次返回奥洛维尔探访家人，她的姐姐朗格只见过她一次。朗格不知道她的妹妹后来会去圣迭戈圣塔菲庄园镇。朗格说，她家里的所有成员都曾收到教派招募新人的录像带，带中详细解释了“天堂之门”教派的教义，并要求观看录像带的人士都去加入他们的行列。

菲尔德的高中音乐教师比尔·汉尼克说，他曾经在菲尔德10年前回家时见过她一次。他对记者说：“她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菲尔德了。我劝她和家人保持联系，但是我对她丝毫没有影响力。”

菲尔德小姐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电脑专业时，笔者也在该校英语系攻读研究生。也许，我们曾经在绿草如茵的校园里匆匆擦肩而过，尽管我们毫不相识，但是，我们在同一个学校，怀有同一个理想，即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菲尔德小姐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脑工程系就读时，正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这段时间。

1968年，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 ARPA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将一项有关互联网的研究项目交给了贝拉涅克和纽门的研究小组。

该研究小组使用了一组相互联结的小型电脑，他们把这组电脑称作为互联信息处理器。不久以后，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有可能建立一种网络通讯系统，在这种系统内，不需要中心控制系统，在部分系统被破坏的情况下，整个系统仍然可以继续运转。

1969年夏季，ARPA 网络开始正式运作。四个电脑站互相联结，其中三个电脑站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校园之中，另一个设在内华达州。

由于 ARPA 网络系统运行工作进展顺利，尽管这一系统尚处于实验阶段，许多学术机构和科研机构都要求加入该网络系统，使得 ARPA 网络日益扩展。

1974年，塞尔夫和卡恩两人推出了互联网软件设计的核心定式 TCP/IP，即传输控制协议，用以提供可靠的数据传输。使

得任何电脑都能进行相互交流,而不管其采用哪一种操作系统。

到1975年夏天,全美各地已有一百多台电脑和ARPA网络相联结。由于网络系统运作顺利,并取得很大的科研成果,美国国防通讯署接管了ARPA网络的管理权。

1977年,TCP/IP和AT&T公司的UNIX最新修订系统汇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的电脑网络操作系统。从那以后,ARPA网络开始要求所有网络用户均采用TCP/IP。

就在这个时候,菲尔德小姐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脑系学习。她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是美国名列前3名的王牌大学,校内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得主据说在全世界高校中首屈一指。伯克利分校为她的专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子工程系又是全球互联网络最初四个网点中的一个,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洛杉矶分校学习期间。正是国际互联网开始起步阶段。菲尔德在第一流的权威教授指导下,网络知识突飞猛进。但是,当她获得了电脑博士学位之后,却神秘地从社会中消失了,几乎是无影无踪,下落不明。

从此,美国失去了一个天才的电脑科学家,而“天堂之门”却得到了一名虔诚的教徒。呜乎,奇女子误入歧途,科学家堕入邪教,岂是菲尔德个人之悲剧?仅为洛杉矶分校之遗憾?个人有责,家庭有责,学校有责,社会有责,时代亦有责。笔者挥笔书此,实感痛心疾首。

话题又转到1994年,尽管菲尔德小姐已有10余年没有涉及互联网的理论与实践了,可是,她毕竟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只需要,她随时可以重操旧业,上网驰骋一番。

但是,这一次她的才华却没有用在正途上。她的智慧,她的才学,她的知识,足以在当今的国际互联网上,设立最佳网址,建立最有吸引力的网页。可正因为如此,也就越发具有迷惑力与欺骗性。

“天堂之门”教派1993年重出江湖时,人数只有24人,可在最后集体自杀时,已有39人。15名新的殉葬者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可是受了“天堂之门”教派互联网网页的蛊惑,未尝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果然如此,菲尔德小姐也难逃其咎。不过,既然她已香消玉殒,魂归西天,对于死者,我们还能苛求什么呢?

在“天堂之门”教徒自杀者中,最值得同情的就是黑尔女士了。其实,她入教的时间最短,可说是赶去送命的。莫克迪·黑尔为阿普怀特殉葬时只有39岁。据她家所在地的牧师说,黑尔女士是从电脑互联网中了解到“天堂之门”教派情况的。1996年9月她离开辛辛那提市,丢下她的5个孩子,加入了阿普怀特教派。在此之前,她在辛辛那提邮政局工作10年,专门负责杂志和信件处理工作。

黑尔女士的5个孩子中最小的只有7个月,最大的19岁。自从她离家出走后,她的家人承担起照顾这5个孩子的责任。她丈夫原来与她同行,一起来到圣塔菲庄园镇参加“天堂之门”

教派。后来他又离开阿普怀特教派，回到自己家中。黑尔女士是集体自杀者里仅有的两名黑人中的一位。她的去世，使人黯然流泪。幼子何辜，竟成无母之孤；教主有罪，难逃祸首之责。她的丈夫悬崖勒马，死里逃生，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否则的话，5名子女将由谁去照料？

当阿普怀特教派正式迁至南加州之后，教主决定在国际互联网上，大肆宣扬“天堂之门”的教义。1995年10月11日，“天堂之门”教派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了阿普怀特的文章，题为《一位外星人之95声明》。

这篇奇文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之后，受到许多无情的嘲笑与尖锐的批驳。阿普怀特对于来自网络世界的抨击深为不满。据说，他曾经愤愤然地下令道：“准备启程返回天堂。”

但在去天堂之前，阿普怀特下令大力利用国际互联网，扩大对外宣传活动。“天堂之门”教派从1996年年初起，根据他们在电脑网络设计方面的优势，正式成立了一家名为“更高源泉”的电脑网络网页设计公司，对外界承揽互联网网页的设计项目。由于他们收费低廉、设计精良，颇受客户欢迎，先后为圣迭戈马球俱乐部、英国进口汽车销售店等单位制作了画面漂亮的网页。

他们最大的客户为位于洛杉矶贝弗利山庄的交互式娱乐集团公司，前后有15名精通电脑的教徒参与了这家公司的影视电脑制作工作。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后来首先报案的那位人士。根据一些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人员回忆，在公司工作期间，这些教

徒只使用名,不用姓,这令人们惊讶。

由于教徒们在电脑设计方面颇有专长,因此收入甚丰,足以支付日常开销,就连圣塔菲庄园镇豪宅的昂贵租金也不在话下。

1996年10月,教兄罗更与圣塔菲庄园镇的房主签订租约,每月租金为10000美元(有的说是7000美元)。阿普怀特率领信徒正式迁入“天堂之门”教派的最终营地。

阿普怀特在国际互联网方面的战略是双管齐下。一是利用“更高源泉”网络设计公司的名称对外承接设计业务,获得收入,扩大影响。二是正式推出“天堂之门”互联网网页,大肆宣扬自己教派的教义,以便吸引更多的人士参与他们的邪教活动。

在“天堂之门”教派最后一段时期内,曾经与之共事的一些人士表示,教派成员看起来很幸福。贝弗利山庄的一家电影公司老板马佐基斯曾经向教派成员支付了15000美元,作为他们为这家电影公司制作电脑网络网页的报酬。马佐基斯认为,这些教徒对他们的教主非常忠诚。另一家电脑公司的老板阿伏辛曾经与教徒莫尔共事,他说:“当听到莫尔自杀之后,我妻子顿时哭了起来。我们认为莫尔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方面,都很健康,也很幸福。我从未见他抱怨过人生。他从未向我们宣传他们的教派主张。我不认为有谁能控制他的思想,并强迫他去自杀。”

根据美国各家报刊杂志在案发之后所刊登的消息,“天堂之门”教派最后一段时期的活动,同当时接近地球的海尔·波普誓

星似乎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一起。

实际上,海尔·波普彗星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宇宙物体的运动而已。在大千世界里,海尔·波普彗星实在是微不足道,渺小之至。如果说,其中有任何巧合的话,只是这颗彗星的发现者恰巧也是美国西南部人。海尔先生与波普先生以他们的偶然发现,加深了人类对浩瀚宇宙的了解,而阿普怀特先生却利用这颗彗星,蒙蔽了 38 名无知的信徒,使他们枉自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1995 年 7 月 22 日晚上,家住美国新墨西哥州云天镇的艾伦·海尔博士架起 16 英寸口径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南天人马座的天体情况。海尔博士是一名失业的天文学家,主要从事太阳系方面的研究。

在前一天晚上,他首次在射手星座看到一颗明亮闪光,但模糊不清,是未见诸任何文献记载的物体。这一天,他将望远镜再次观察 M70 星团时,看到一团不寻常的棉花球状星体。他查核天文星图,希望能确定该星体究竟为何方神圣。一小时之后,他再查对一次,结果发现这一星体位置已经移动。由于海尔过去累积了有关 200 多颗彗星的观测经验,再加上当夜他原先要观察的两颗彗星位置与此星体位置不合,海尔顿时领悟到,这有可能是另外的一颗新天体。难道是一颗新彗星?海尔博士激动不已。他立即返回屋内,利用电脑互联网连线向位于美国波斯敦的国家天文局报告此事。

与此同时,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南方 90 英里史坦福

镇上,有两名业余天文学家波普与吉姆也在观察天空。波普使用吉姆的17.5英寸天文望远镜,刚好也看到M70星团附近的棉花球状物体。开始时,波普以为是望远镜镜头不干净,经检查之后,并未发现镜头有问题。他们两人立即与附近的天文研究会会员进行联络,观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一不明星体应是一颗新彗星。于是众人立即欢欣雀跃、兴奋不已。吉姆赶紧开车返回凤凰城,并打电话给国家天文局,但是电话一直没有打通。几个小时之后,国家天文局工作人员丹尼尔接了电话,不过这时海尔博士已经领先一步,捷足先登了。

由于海尔与波普两人发现这颗新彗星时间非常接近,国际天文联盟决定将此彗星以他们两人之姓来命名,定为海尔·波普彗星,编号1995年01,取其1995年7月16日至31日之间发现的第一颗彗星之意。

海尔·波普彗星是业余天文学家自1995年7月以来第一颗被意外发现的彗星,也就是说,两位彗星发现者,都不是专业的彗星研究人员,他们纯粹是歪打正着,偶然发现的。海尔·波普彗星直径极大,一般彗星,如哈雷彗星的彗核直径只有8到16公里,而海尔·波普彗星估计直径为40公里,因此,它远在木星与土星轨道之间就被海尔与波普发现了,而一般彗星要在越过小行星带往火星轨道才能被发现,在这种意义上,海尔·波普彗星的发现打破了以往记录,成为业余天文学爱好者所发现的最远的一颗彗星。

此外,海尔·波普彗星的轨道为3000年公转回归太阳一次,天文学家认为该彗星已经不是所谓处女型的彗星了,这是因为当新彗星第一次(或最初几次)回归时,因彗星外围包满尘埃和沙子等物质,内部物质不易挥发,因此往往不会有明亮的彗尾产生,当然也就不会非常壮观。海尔·波普彗星核心物质因为受到多次回归时太阳加热,因此,当本次回归时,应能散发出大量的尘埃粒子与气体,因而产生出明亮的彗发与壮丽的彗尾。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新闻媒体将其称为“世纪末大彗星”的原因。

海尔·波普彗星目前已经远离太阳,在太空中遨游,散发出成吨有机化合物,据科学家们分析说,这些化合物有可能合成生命。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彗星研究专家韦佛说:“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成分是水结成的冰,但是其中也有许多碳水化合物和有机分子,有可能据此而产生出生命。从海尔·波普彗星上,我们所得到的主要发现是,彗星之所以洒落一些化学分子,主要是因为太阳的热量所造成的。”

1996年的一天,一位名叫史拉美克的业余摄影家在所拍摄的相片中,似乎发现海尔·波普彗星之后有一个不明物体。史拉美克将这张相片寄给美国著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贝尔先生,贝尔把相片刊登在自己的国际互联网网页上。

后来,贝尔在自己主持的电台节目之中,围绕海尔·波普彗星是否带有其他物体的问题展开讨论。本来,贝尔先生也无非是借此题目哗众取宠,提高收听率而已,没想到,听众云集,讨论

热烈。一位全美很有名气的星相学大师布朗先生也自告奋勇，加入讨论，并信誓旦旦地宣布，他所拥有的证据表明，海尔·波普彗星之后的不明物体其实就是一艘外星人所驾驶的太空船。此论一出，果然全美轰动。

1997年年初，“天堂之门”教派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声明说：“无论海尔·波普彗星是否携带外星人太空船，其实均与我们的目标无关。但是，彗星和太空船的到来当然令人欢欣不已，意义重大。我们的创始成员奈特尔丝早就明确指出，海尔·波普彗星的到来，是我们等待已久的标志。”

当海尔·波普彗星即将接近地球时，阿普怀特就已下定决心，要完成最后的使命。显然，他已活得不耐烦，急于和奈特尔丝在天之灵汇合。有消息报道说，阿普怀特买下一架高倍望远镜，试图找到海尔·波普彗星后面的那艘外星人太空船。

《圣迭戈联合论坛报》后来所得到的消息表明，在自杀的“天堂之门”教派信徒中，有两名人士购买了高倍望远镜，以寻找躲在海尔·波普彗星后面的太空船。这两人于1月30日在当地一家天文用品商店花了3645美元，买下一架高科技望远镜，大小有如一台冰箱。结果一周以后他们就来退货，因为使用这架望远镜依然观察不到该彗星后面的太空船。店主说，两位顾客中的一人就是“天堂之门”教派领袖阿普怀特。

圣迭戈天文台的一名工作人员后来透露说，有几名“天堂之门”教徒在自杀之前，曾经多次到他那里，通过高倍天文望远镜，

观看海尔·波普彗星。他曾经询问他们，希望看到什么？教徒们回答说，他们希望看到在海尔·波普彗星后面飞行的外星人飞行器。他告诉他们，世上并没有这样的外星人飞行器存在。这些教徒几经周折，仍然没有找到任何外星人飞行器，对此深表困惑不解。

既然他们并没有发现外星人飞行器，为什么依然会相信阿普怀特的异端邪说，追随他去毁灭自己呢？

阿普怀特为了说服信徒与他同行，故意编造出自己已患晚期癌症的谎言，试图强化信徒们与其共同自杀的愿望。阿普怀特在最后几个月里，一再表示，他已患有晚期肝癌，经医生诊断，将不久于人世。阿普怀特以自己的身体状况，蒙骗信徒，让他们作为自己的殉葬品。阿普怀特还一再向信徒保证，他们自杀之后，将能跟随他登上与海尔·波普彗星同时飞来的外星人太空船。

对于阿普怀特患有晚期肝癌绝症的病情，他的忠实信徒们有可能是了解的。这一招似乎很奏效。阿普怀特要是死去，其他教徒何去何从？岂非群龙无首？在这种情况下，教徒们决定集体离开自己的躯壳，就是自杀。其实，这些聪明的教徒们，连高深莫测的电脑网络都玩得溜溜转，岂会看不透阿普怀特耍弄的把戏？只是已悟出真谛，心知肚明，不公开戳穿而已。

出于对教主的盲目信仰，他们决定不再留在人间，而是追随阿普怀特同赴黄泉。当然，有些教徒也有可能被蒙在鼓里，不知

内情，稀里糊涂地丧失性命。

美国 CNN 电视台和《时代周刊》杂志在案发后报道说，“天堂之门”幸存的教徒理查德说，他们立即要结束生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领袖阿普怀特患有癌症。但是，据本案调查人员说，经过各种医学检验，他们没有发现阿普怀特患有任何癌症迹象。他是故意声称自己已得绝症，诱骗他的信徒和他一起走上一条永不回归的绝路。

教主老奸巨滑，于此可见一斑！

一位教徒在临死前的遗言中说：“据我所知，他们可能都很疯狂。可是，我还是决定与他们一起去，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一无所有。”所谓一无所有，与其说是物质上的，倒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一旦阿普怀特死去，其他教徒精神毫无寄托，不如假托外星人太空船的借口，顺水推舟，就此了却一生。

从 1997 年 2 月份开始，阿普怀特教派的教徒们就已准备上路。他们陆续辞去在外界所担任的工作，收尾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令人无懈可击。他们过去的老板后来回忆起教徒们当时从容不迫的神态，似乎异常吃惊。

在国际互联网上的“天堂之门”网页上，教徒们登出红色警告的紧急通知，试图让世人了解形势的紧迫性。

在实际生活中，“天堂之门”教派教徒并非全然是深居简出的隐士；在圣塔菲庄园镇居住期间，他们经常集体外出观看《星球大战》一类的电影，在装饰典雅的饭店用餐，去当地各家公司

招揽生意，为他们设计国际互联网万维网网页等等。

远离尘嚣、清心寡欲的“天堂之门”教徒在集体自杀之前，并没有忘记再次享受一番人间的快乐，他们在这“毫无意义”的生存空间里留下难忘的一瞥。

在案发现场所发现的 一本消费账簿是 1997 年 1 月 1 日开始启用的。这是一本非常详细的账簿，其中甚至记录了几美分的来源与出处。这本账簿的最后一笔账记到 3 月 22 日，内容是两位教徒发现了 6 美分，随即上交。这一账簿很清楚地体现了“天堂之门”教徒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得很简单，一切财产金钱都归公共所有，集体消费。一直到结束生命之前，他们的生活有条不紊，住宅中整理得非常干净整洁。他们按时交纳房租，并向一家图书馆交纳了 2.5 美元的罚款。

从这本财务账上还可以看出，39 名教徒在离开人世前一周曾进行了一次集体活动。他们一起乘车去美国西部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其中一位教徒在玩角子机时，赢了 20 美元，他立即把这 20 美元交给了管账人士。在这之后，他们一起去圣迭戈野生动物公园游玩，在此次旅行中，他们支付了 664.95 美元的门票费，用去 81.94 美元买冰淇淋，花费 80 美元为动物买食物，有一人还给了一名乞丐 2 美元。他们还乘车到加州北部和奥兰根南部风景区进行郊游。3 月 19 日，他们在拍摄完成辞世录像带之后，集体去电影院观看电影《秘密与谎言》，并购买了 75 美元饮料。随后他们去了一家比萨饼餐厅，大快朵颐，饱餐一顿，

在那里消费 417.27 美元。

在教派成员开始自杀的前一天，即 3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天堂之门”教派全体成员来到圣塔菲庄园镇附近的卡勒斯巴德地区一家有名的餐馆，集体享用“最后的晚餐”。根据餐馆服务人员的回忆，这些教徒服饰奇特，举止古怪，沉默寡言，表情严肃。他们所点的菜单中有火鸡排、柠檬汁、冰茶等，所有的教徒食用同样的食物；服务人员每端上一道菜，教徒们都要惊呼一下，然后仔细品味。吃完之后，一名教徒统一结账，总共支付了 350 美元，其中包括小费。当时，餐馆服务人员以为他们是一个癌症俱乐部的成员，因而，印象极为深刻。

在用餐时，一位服务小姐询问他们家住何处，其中一名教徒回答说：“住在汽车里。”显然，他们并不愿意透露真实住地。几天之后，餐馆人员观看电视报道，方才发现这些集体自杀的教徒就是那批神秘的食客。

临死前不久，教主阿普怀特在互联网上宣布：“如果你日益憎恨你在这—世界上的生活，并愿为了进入下一层次而献身，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寻找到真正的、永恒的生活。”

1997 年 3 月 23 日，海尔·波普彗星距离地球最近。而在这—天的前一天，即 3 月 22 日，“天堂之门”教派第一批成员 15 人开始进行自杀。他们借助药剂与塑料袋完成了离开自己躯壳、或是所谓的“载体”、“容器”的使命。

第二天是星期日，房主人路过住地，顺便来看看他们。可怜

的房东不知道已有15人从此长眠不醒，依然与活着的教徒们喋喋不休地唠叨着自己官司打输了的悲哀。温文尔雅的教徒们一如既往，文质彬彬地倾听着他的牢骚，并耐心地安慰他不要伤心悲哀，他们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均会好起来的。”

热情的房客将一台电脑送给倒霉的房东，作为给他儿子的礼物，房东非常高兴地收下了这一礼品。三天以后，房东才知道，这台电脑已是诀别的纪念品。尽管他们集体死在他的豪宅里，但房东似乎永远不会怨恨他们。房东在回答记者们的询问时说：“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房客。”这些房客的雅量与这位房东的大度，都是世上罕见的。

房东离开住宅之后，第二批15名教徒即开始准备自杀。他们死后，剩下的教徒收拾好房间。到星期二时，余下9名教徒分两批自杀。7名教徒先走一步。最后剩下两名女性教徒完成一切善后工作，安然死去。

从星期一开始，教徒们陆续寄出录像带，给过去的同事、同行、朋友等，通知他们，“天堂之门”教派已踏上不归之路。

星期三下午，警方正式发现圣塔菲庄园镇“天堂之门”教派集体自杀大案。他们自杀身亡的豪宅其实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住家，房内家具异常简单，大都为集体双人床。尽管清洁干净，除了20余台电脑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在自杀现场的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私人用品极少，每人只有一两件随身携带的手提行李。

就这样，一个故事终于结束了。

阿普怀特的遗体已运回他的故乡。他的儿子小阿普怀特牧师说，阿普怀特将被埋葬在自己的父亲老阿普怀特墓侧。

历史老人应该说是宇宙间最为严肃的长者，那么公正、那么严谨，从来不偏不倚。可是，这位老人不乏幽默感，总是爱与人开玩笑。不是吗？老阿普怀特作为正统的传教士，走南闯北，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辛劳终生。可是，阿普怀特本人却从父亲的宗教营垒中杀将出来，标新立异，自立门户，集邪教、电脑、外星人之大成，将38位信徒带入下一层次，被基督教认为大逆不道，几与杀人同罪。而今，逝者已矣，往事如烟。阿普怀特的儿子小阿普怀特继承了祖父的衣钵，从事传教工作，也可算得上是否定之否定。

墓园青草萋萋，清冷孤寂。他在临死前究竟看到了什么，我们已无从得知了。或许，他在幻觉之中，又与奈特尔丝小姐再次相逢？或许，他又看见了黑暗中的白光和圆顶头形的外星人人影？天晓得。可是，有一点人们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他和38名信徒并没有登上前来迎接他们的外星人飞行器，而是被送进了圣迭戈尸检所的冷冻车。最终，又被送回了自己的故乡。

也许，在大千世界之中，只有故乡的胸襟是最为博大的。她从不计较那些背井离乡、远离自己去闯荡世界的游子，他们日后是衣锦还乡也罢，声名狼藉也罢，她都默默地迎接他们归来，并把他们再次融进自己宽阔的胸怀之中。

第五章 鸣金收兵

1997年3月29日，圣迭戈警方宣布：圣塔菲庄园镇“天堂之门”教派成员已全部自杀，在美国各地显然已无该组织的任何活跃成员继续存在。

美国警方历来在处理重大案情时，为了避免未来处于被动地位，往往在对外发布消息时，持谨慎态度，声明措辞时常留有余地，不把话说得太绝，以便自己稳操主动权，进退自如。诸如圣塔菲庄园镇这种震惊全国的要案，通常会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后，等掌握了全部案情，方才公布最终结论。

从星期三发现尸体，到星期六，前后不过4天，尸体解剖工作基本结束，39名死者的真实身份尚未全部查清，“天堂之门”教派活动历史仍然若明若暗、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圣迭戈警方居然匆匆宣布该教派成员已全部死亡，似乎史无前例。据笔者在美十几年所见所闻，实乃破天荒第一次。

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从案发之后第2天，根据美国司法部

长瑞诺的指示，业已介入此案，并委派要员，飞至洛杉矶，参与案件调查工作。联邦调查局干员抵达圣迭戈之后，一直采取低姿态，没有出头露面，始终保持低调。到目前为止，联邦调查局没有就此案件发表任何评论。

有消息说，联邦调查局人员主要负责“天堂之门”教派电脑资料的调查与分析工作，但是，有关方面依然没有透露，他们在教派人员留下的电脑资料中是否发现任何重要资料。

据推测，联邦调查局没有表态，仍是依照惯例，采取慎重态度。现在不说，显然是时机未到。在将来适宜的时候，肯定会有所表态，就此案做出明确结论。

圣迭戈尸检所工作人员正夜以继日、加班加点进行验尸工作，有些专家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合眼了。平心而论，圣迭戈警方人员在此案的调查工作之中，委实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说通俗一点，即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即便有不足之处，也是功不可没。

在这一天，一位名叫恩斯特的加拿大男子偕同妻子及女儿，赶到圣迭戈警察局，要求认领自杀身亡的40岁女儿爱瑞卡的遗体，此举使警方殊感意外。警方有关人士为了避免新闻界大肆张扬，曾经一再表示他们会把死者遗体采用托运方式，送到死者亲属所在地，因为，他们预测不会有任何亲人前来认尸，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国家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报道，3月28日，恩斯特先生恰

好从加拿大抵达洛杉矶旅游，听说“天堂之门”教徒集体自杀的消息之后，立即赶到案发现场了解情况。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记者非常热心，主动协助他向圣迭戈警方进行查询。两个小时以后，警方正式通知恩斯特先生，他的女儿爱瑞卡已经自杀身亡。恩斯特先生痛苦欲绝，他对记者说，他们父女两人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了。爱瑞卡偶尔打电话给他，说是在教派中活得很幸福，大家不抽烟、不吸毒、不喝酒，像一家人似的。但没想到，爱女居然会不辞而别，命丧黄泉，从此父女无缘相逢。当恩斯特先生讲到伤心之处时，采访现场众人皆唏嘘不已，感慨万千。恩斯特家人在有关机构办完女儿尸体认领手续之后，由警车护送离去。

到此时为止，圣迭戈警方已联络上 35 名死者家属，并准备在几天之内，开始把死亡人员尸体分别运送回家属所在地。此外，警方也在积极查询最后 4 名死者的家属。

随着警方调查工作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有关“天堂之门”教派的神秘内幕被披露出来。最使人们吃惊的是，警方宣布，在 18 名男性死者之中，有 8 名人士曾经做过阉割去势手术。根据尸体解剖情况推断，教主阿普怀特本人也做过这种手术，从手术伤痕来看，这些手术是在多年以前进行的。（后来根据教派幸存人士的揭露，这些阉割手术其实是在 1 年以前进行的，为时不算太久。在这一点上，圣迭戈尸检所的法医先生们似乎判断欠准。）

“天堂之门”教派在两性关系方面的怪异模式引起人们极大

的关注。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电视台报道说,这一教派中的信徒头发剪得很短,不论男女均穿统一的黑色服装,估计有可能使用荷尔蒙激素控制教徒的性欲,并试图保持自己的贞节。

一些已经退出“天堂之门”教派的前教徒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透露,他们的教派领袖阿普怀特历来宣扬禁欲,把人类自身的肉体视作可以舍弃的躯壳。但是,阿普怀特并没有强求所有的男性教徒都进行阉割手术。事实上,在 18 名男性死者中间,只有 8 名教徒曾经去势。这表明,男性教徒本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去做去势手术。当然,阿普怀特肯定会鼓励他的信徒仿效他本人的做法,自动去势,以维持阿普怀特有关教徒不能有两性生活的教派规定。

一名男性教徒在自杀前所录制的录像带中说:“有些学生(系指阿普怀特的忠实信徒)希望把自己的躯壳变成中性。我自己即做过手术,接受去势。在这之后,我们感受到莫大的精神解脱。”

据专家们分析,“天堂之门”教派教徒中部分男性受过阉割,其动机有可能是为了追随他们的教派领袖阿普怀特,也有可能是为了抑制自身的七情六欲。

加州大学泌尿系教授马克·李特温分析说,“进行过阉割手术的男性人士,通常比较驯服,缺乏反抗精神,有可能成为更加虔诚的信徒。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故事好像只能在科幻小说中才能读到。”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教授暨邪教问题研究专家路易斯·吉尔恩曾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指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受过阉割的奴隶，他们往往会在既无手术室也无麻醉药剂的简陋条件下接受去势。他还分析了阉割以后男性的性格变化等。根据吉尔恩教授的判断，“天堂之门”教派领袖阿普怀特在教派中所强调的所谓“贞节”，很可能与他本人摘除睾丸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变态的表现。既然阿普怀特认为人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抛弃的载体或者容器，那么，摘除睾丸，也只不过等于扔掉一个泄了气的轮胎而已。

还有一些邪教问题研究专家表示，在现代美国教派的信徒之中，从未发现过有进行身体自残的先例。也许“天堂之门”教派的信徒认为，只有将自己去势之后，才能达到对教主彻底虔诚的境界。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阿普怀特在1970年曾被休斯敦圣托马斯天主教大学免去其音乐教授职务，这是因为校方获悉他与一名男学生之间有同性恋关系。据说，阿普怀特被校方解雇之后，精神沮丧，羞愧万分，然后住进一家精神病院，要求医生治疗他的同性恋疾病。

根据这些情况，某些权威人士的看法是，阿普怀特出于对自己同性恋疾病的厌恶，因而愤然去势，摘除睾丸，以免在教派之中出现同性恋丑闻，影响信徒的看法。

洛杉矶地方电视台报道说，“天堂之门”教派死者之一汤玛

士·尼可斯是著名电视演员尼契尔·尼可斯的哥哥。尼契尔·尼可斯在深得观众喜爱的《星舰迷航记》电视影集中，饰演“勇往号”太空船中尉通讯官伍胡拉(Uhura)。对于自己哥哥的不幸去世，尼可斯深为悲痛。她在电视采访中表示说，她与哥哥已有多年没有联系。几年以前，哥哥和其他几名教徒曾经到洛杉矶来看她，并告诉她，他们教派信奉外星人太空船的理论。尼可斯对哥哥自己选择这条自杀道路表示理解和尊重，“如果他觉得这样幸福的话，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尼可斯就这样结束了她的谈话。

“天堂之门”教派所遗留下来的文件以及对教派有关人员所进行的广泛采访表明，外星人也罢，海尔·波普彗星也罢，天堂之门也罢，所有这些教派宣传目标都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现象而已。阿普怀特真正吸引教徒的教义还是在于保证协助教徒能够解脱人生所难摆脱的痛苦、迷茫、怀疑、惘然和各种精神折磨。即使没有外星人和天堂太空船，教派领袖阿普怀特还是会想出其他目标来吸引信徒。这是因为，阿普怀特清楚知道，只要能提供答案，你就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怀有疑问的信徒。

阿普怀特在教派中所进行的教义宣传中表示：“我们必须探求生命的意义，我们何以来到地球，我们人生的目的又何在。”专家们认为，美国目前所存在的许多教派不能为人们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而阿普怀特却抛出一整套“天堂之门”的教义，使其信徒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解答，因而让他们口服心服，愿意以命相随。

其实，阿普怀特所创立的“天堂之门”教派，只不过是美国成千上百新兴教派中的一小分支而已。虽然这起集体自杀事件令许多“新时代”邪教教派信仰者为之震惊不已，但并未动摇他们所信奉的怪诞信仰。

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美国的教派历史，就不难发现，美国在宗教方面最早的开路先锋，就是清教徒和教友派等不融于当时欧洲主流教派的宗教异己分子。20世纪60年代起，各种新兴的神秘教派如雨后春笋，风起云涌。

据一些专家估计，这类宗教边缘团体在美国多达2000个；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总数可能接近4000个左右。这些教派的宗教信仰，从外星人、不明飞行体、占星术、东方超验思想、白人至上主义、水晶球魔力，到植物超人智慧等，包罗万象，无奇不有。

以“天堂之门”教派为例，该教派教义就汇集了基督教、科幻小说、彗星传说、国际互联网技术手段，以及世界末日论于一体，鼓吹人类肉身只不过是脱离尘世的载体，教徒终将搭乘外星人太空船，离开地球，进入下一层次，登上天堂王国。

科罗拉多州“宗教运动资源中心”负责人曼斯菲尔德先生指出，现有资料表明，这些所谓宗教团体的追随者人数高达250万，如果再加上那些被“八卦”刊物以及“X档案”等超自然题材所吸引的好奇读者及观众，总人数应该远远超过此数。

某些信奉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成员，也有可能转而成为这种所谓的“新时代”宗教运动的信仰者。一些专家指出，美国神秘

教派最近大肆宣扬的内容是世界末日论。根据他们的荒诞理论，公元2000年将是世界末日或人类浩劫的先兆。

类似“天堂之门”的神秘教派，彼此之间通过电脑进行联系，使国际互联网成为他们吸引教育程度较高的信徒的有效手段。这种方式成本低廉，所费无几，又可避免外界有关机构的注意，所吸收入教的电脑高科技人才，又有助于教派广开财源，增加经费收入。

一位研究邪教问题的专家认为：“那些掌握高科技技术的信徒加入邪教，并不一定就是头脑简单，精神有病或是性格软弱。他们往往是一批对于生命的意义困惑不解，期望在邪教教义之中寻求到绝对答案的理想主义者。当一个邪教团体的全部成员为其宗教精神领袖的魅力所倾倒，经历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至高快乐感时，就有可能听从其指挥，执行一切指令，甚至集体自杀。”

专家们指出，正统宗教和神秘教派的分界线其实相当模糊。在19世纪，多数美国人认为摩门教是一种危险的邪教教派。但是，随着摩门教派正式禁止一夫多妻制，如今该教欣欣向荣，如日中天，全球信徒多达900万人。

另有一种教派，名为山度基教会（又名科学论教会），历来被德国政府看成是逼迫信徒自杀的敛财邪教组织，但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却视其为一种合法的宗教。

很有意思的是，此次“天堂之门”教徒集体自杀事件并未动

摇神秘教派人士对于天使的宗教信仰。有一家《天使时代》杂志猛烈抨击“天堂之门”信徒自诩为上帝所派天使的说法。该刊总编辑为此问题专门撰稿论述道：“诚然，上帝所派来的天使会以人的形态出现，但他们完成使命之后，就会立即消失。如果在加州自杀的这批人真是天使的话，就不会留下他们的躯壳。”

在美国各界人士所发表的评论中，以全球闻名的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老板特纳最为精彩。特纳的风格历来是快人快语，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气魄。当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加州所发生的教派成员集体自杀，是除掉一些疯子的最佳方法。反正这个世界上的人太多了，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疯子，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实在是除掉一些疯子的方法。他们平平安安地完成此举。至少他们不像那些闯进麦当劳餐厅或邮局，开枪射杀许多无辜民众之后再行自杀的那些畜生。”

特纳先生在谈到“天堂之门”教派的宗教信仰时表示说：“他们可能会在那颗海尔·波普彗星后面的太空船上，这想法似乎很不错。我一直在关注此事，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想上去。这种观点是否与其他宗教谈到人们可以进入天堂有很大差别？”

特纳先生的观点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其中不乏典型的美国幽默感。他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少美国民众的看法，也许是比较激进人士的看法。

美国地方电视台在晚间 10 时的新闻节目中，仍将圣塔菲庄园镇集体自杀案作为头条新闻处理。但是，三大电视台中，只有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头条新闻仍为自杀案的后续报道，国家广播公司与美国广播公司显然已淡化处理，另选其他内容作为主要新闻。

正当“天堂之门”教派案件之真相逐渐暴露出来之时，美国电视界却大有徐缓后撤之势。这一点从各家电视台的新闻播放内容、比例、条数、安排顺序、采访阵容等，均可明显感觉到。

美国新闻界在处理“天堂之门”教派案件新闻时，总有些瞻前顾后，畏畏缩缩。其实也不奇怪。新闻界的一位资深记者朋友私下对我们说：“怎么说，这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既然是一件丑闻，说得太多，也就索然寡味了。不讲不行，讲得太多也不行，适可而止，方为上策。”

这位朋友的想法委实具有代表性。实际上，新闻界后来处理这一事件时，也是这么去做的。

迄今为止，此案仍有几大疑点：

1. 据报案人尼克透露，此案系由一名在他公司工作的“天堂之门”教派前成员告诉他的。这位所谓的前成员知道教派人上的死亡日期与死亡情况，显然不是一个已停止任何活动的前成员。

尼克已经在电视上露面，并介绍报案经过。但是，这位神秘的前成员从未在媒体曝光，依然隐藏在黑暗之中。他是谁？他是否了解教派的内幕？他是一名前成员，抑或一名仍在活动的成员？如果是前成员，他为什么不愿挺身而出，披露内情？

美国三大电视台拥有巨大的财力。在过去重大新闻采访过程中,为了揭开内幕,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不惜一掷千金,志在必得。而此次却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2. 据圣塔菲城邮局人员宣称,“天堂之门”教派人土曾在该局租用信箱。事发前一星期,教派人土通知邮局方面,从4月1日起,所有邮件转寄至亚利桑那州的一个通信地点。

教派人土已经离开人世了,对于他们来说,凡间的一切均无所萦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出此下策,悄然而去。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将今后的邮件转寄他处?未来的收信人是谁?是与教派全然无关的人?还是教派中的活跃成员?这一线索似乎无人去查,人们均一笔带过,不予理会。圣迭戈警方似乎想匆忙结案,三大电视台看起来也不想再继续谈论这一话题。

1997年3月30日是复活节。作为美国宗教界的一个重大节日,全美各地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在各种仪式上,人们自然无法回避加州圣塔菲庄园镇“天堂之门”教派的集体自杀事件。

对于这一事件,宗教界人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大不相同。有些牧师认为,在复活节上提及“天堂之门”教徒集体自杀事件极为不妥,这是因为这些邪教徒的宗教信仰与基督教义完全不符。

位于太阳谷优雅社区的教堂牧师李涅特说,复活节的宗教活动将以圣经布道为主。他还强调说:“在圣经中,上帝的子民应该对人生充满希望,并且有明确的生命意义。对于基督徒来说,自杀是一种很不正当的行为,我们将这种自杀行为看作是一种罪孽,其罪行与杀人无异。我们将宁愿为新的生命祝福,而不去触及这一可悲的事件。”

基督再生教堂牧师泰勒说:“‘天堂之门’教派集体自杀事件,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条消息而已。他们的邪教信仰与基督思想全无关联之处。我们的教民会遵从基督的教义,不会因这一事件而受到任何影响。‘天堂之门’教派 39 人的生命终结方式与圣经教义完全是相悖的。”

但是,另外一些神职人员则认为,在复活节上,用“天堂之门”教徒集体自杀事件来劝戒基督教教徒不失为一个极好的时机。

随着“复活节”的到来,圣塔菲庄园镇教堂举行隆重仪式,对“天堂之门”教派 39 名死者表示哀悼。教主阿普怀特之子小阿普怀特专程从老家赶到圣塔菲庄园镇,参加悼念仪式。

小阿普怀特在一项声明中表示,他对“天堂之门”教派集体自杀的行为深感震惊,对父亲阿普怀特所造成的死亡事件表示遗憾,他还真诚希望类似的人间惨剧不要再次发生。在追悼会上,小阿普怀特还向追随他父亲一起自杀的教派成员的家属深表歉意,他说:“当我知道那些人因我父亲而丧失生命时,我深受

伤害。我愿意向所有失去自己所爱的亲属的人们，表达我的同情，并为他们祈祷。”

40岁的小阿普怀特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说，他在5岁时，父母离婚，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从那以后，他已经有35年没有听到父亲的音讯。对于“天堂之门”教派的情况，他所知甚少。

小阿普怀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的心情十分复杂。父亲的去世使我们悲痛不已，目前我们似乎已克服了忧伤心情，并重新恢复了原有的平静心境。”

他还表示说：“我并不怨恨父亲。要知道，那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要做到宽恕就容易多了。”他还说，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不愿透露他母亲（即教主阿普怀特前妻）以及他36岁的妹妹的姓名及住址。

由于当天是星期日，又是复活节，圣迭戈警方没有举行新闻发布会。各大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充满了全美各地隆重度过复活节的内容。人们似乎希望通过这一正统的节日纪念活动，淹没有关邪教教徒自杀的痛苦回忆。

《洛杉矶时报》则在头版刊登了两篇文章，总标题为《苦海生涯》。

第一篇文章介绍了“天堂之门”教主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两人的宗教历程。文章说：“邪教教主令人悲伤的苦难历程与彗星

的到来似有关联，追随他们的信徒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尽管阿普怀特自诩为外星人下凡，但他在地球上从来也没有成功过，在人类社会中，从来也不曾如愿以偿……阿普怀特的一名信徒曾在国际互联网万维网网页中写道，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所信奉的真理肯定比小说还要离奇，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将这些信息以令人可信的方式展示出来？”

阿普怀特呕心沥血，惨淡经营 25 年，最后也只欺骗了 38 人。道理很简单，他的教义毕竟比小说还要离奇。

《洛杉矶时报》第二篇文章展示了“天堂之门”自杀教徒家属的有关回忆情况。文章写道：“深爱他们的那些亲属讲述了邪教牺牲品过去所拥有的才华和光辉的人生道路的起点……他们的家属在讲述时，痛苦不堪，困惑不解。他们是如此聪明，聪明到这份儿上，是不该这么去死的。他们中有电脑奇才，有音乐家，有国家成就奖学金获得者，有前共和党州议员提名人，有恐惧死亡的珠宝店老板，有房地产商人的千金，有 6 个孩子的父亲……”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美国邪教教派目前大肆宣扬公元 2000 年为世界末日；而最近一段时期距离地球很近的海尔·波普彗星则被邪教宣传成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重要标志。邪教人士煞有介事地声称：“人们如果希望逃脱被毁灭的命运，就必须追随我们，以命相许。”

发现海尔·波普彗星的天文学家之一海尔先生目前居住在美

国新墨西哥州，他对于邪教的荒谬宣传嗤之以鼻。在向“天堂之门”教派死者家属表示沉痛哀悼时，海尔说：“愚昧和迷信又打了一次胜仗。尽管该彗星对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影响力，但是，随着公元2000年的来临，可能会出现更多类似的自杀事件。现在事情愈演愈烈，竟有39人因无知与迷信而丧生。有许多人上试图将世界末日的意义加诸于海尔·波普彗星。而一旦这颗彗星逐渐运行至近日点，类似的自杀事件一定会有所增加。”

海尔博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说：“几乎是从‘天堂之门’教派案件发生的第一天起，我就听说有人声称海尔·波普彗星是所谓的外星人太空船之母舰，或是受外星人的控制等论调……这种观点已经被推至极限。由于愚昧与迷信，39人已经丧生。今天，让我们暂且把世界忘记一小会儿，到室外去，向西北上空望去，看看这颗彗星。那是一个漂亮异常的物体，非常可爱，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最为壮观的天空星体。但是，尽管它美丽雄浑，瑰丽无比，也只不过是一颗围绕太阳旋转的雪球罢了，如此而已。”

海尔·波普彗星因海尔与波普而得名，而“天堂之门”教派自杀案件又使海尔与波普两人越发名声大噪。尽管现在海尔博士因发现彗星而闻名全球，几乎家喻户晓，然而，不幸的是，这位39岁的天文学家虽然拥有博士学位，却找不到合适的专业工作。海尔博士说：“我寄出过很多求职信函，但就是找不到工作，一个工作都没有。”

在海尔·波普彗星日益接近地球期间，美国新闻媒体与海尔

联系的电话连续不断。当“天堂之门”教派教徒集体自杀以后，由于这些教徒将彗星视作为进入天堂的信号，使得新闻界有关报道达到高峰。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彗星的种种关注，使得海尔博士得以利用其知名度及专业知识，接受邀请，前往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澳大利亚等地，参加为彗星迷举办的乘船巡游之旅，到处巡回演讲，借此获取一定收入，有时每天能赚 500 美元，也算聊以自慰，不无小补。据说，已有出版商请他写书，但尚未正式签约。

尽管海尔现在大名鼎鼎，但是，要在博士多如牛毛而空缺寥寥无几的天文学界谋得一职的前景实在是相当黯淡。加州理工学院行星科学系专家巴特克对此并不表示意外。他说，海尔目前从事的工作当然相当重要，天文学是个很有学术价值的科学，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一切声望与热潮过去之后，天文学家未必真能赚到什么钱。

海尔博士的境况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海尔·波普彗星的到来，也无非是邪教教主借以利用的一个口实罢了。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教主来说，即便没有海尔·波普彗星，他们也会找到其他借口，采取别的手段，来对那些无知的信徒进行欺骗。

邪教教派的手法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在开始阶段，他们可能举行各种集会、讨论会、座谈会、研讨会等，或者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声明，口号可能是冠冕堂皇、充满现代意识的，诸如“外星人研究”、“海尔·波普彗星的启示”、“生命的真正意义”云云，使

那些希望寻求知识的善良人逐渐堕入圈套。

美国邪教问题研究专家表示,接踵而来的就是教主对信徒的行为操纵、思想控制、生活隔离、对人的自由意志以及理性思考能力的破坏,甚至还要求教徒以命相许。他们表示,在圣迭戈城外所发生的邪教教派39人集体自杀事件,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是什么力量促使“天堂之门”邪教成员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专家们表示,不管这一教派信奉何种教义,他们的实际作为已经表明,该教派和琼斯教派以及大卫·科雷希的追随者,性质相似,如出一辙。

邪教问题研究专家西格尔曼表示:“参加邪教的过程实际上是螺旋式的死亡三部曲。在第一阶段,被当成目标的人士被诱骗参加邪教,他的个性将在邪教教派之中被剥夺。第二阶段是宗教隔离,进行改造。教主采用剥夺睡眠等方法,加以思想控制手段,日益强化教义灌输程度。采用这一做法,旨在尽快改变教徒的个性,使其完全接受教主命令的影响和控制。死亡螺旋式发展的第三阶段是进行真实或想象的对抗。1978年圭亚那琼斯教派集体自杀事件中,913人之所以自杀,就是因为一位重要的美国国会议员飞临该处,调查琼斯教派的丛林营地。”

加州圣塔芭芭拉威斯蒙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安罗斯表示,死者的年龄层与出身背景,都须符合现代秘密教派活动的条件。根据他所从事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一些新出现的邪教教派在吸收新人时,往往会以年轻人为主。在1950年以前,有些秘密教

派喜欢网罗所谓的社会边缘人物，但近年来的邪教团体却对富家子弟特别感兴趣。

洛杉矶自杀防治中心心理专家李吉蒙指出，个人自杀通常是为了逃避心理上的痛苦，而集体自杀则多半是受外来力量所左右。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未完全查清“天堂之门”教派的情况，但是，加入邪教的多数教徒人性扭曲，思想被动，意志薄弱，情绪与心理特别容易受教主操纵，遇到深具个人魅力的邪教领袖时，往往会被迷惑，任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值此世纪之交时期，社会上泛滥的邪教绝大多数都具有演变成暴力死亡事件的潜在可能。在琼斯的“人民圣殿教”出事以前，无人听说过教主琼斯的名字。在得克萨斯州韦克镇武装对峙事件发生之前，也没有人听过大卫教派领袖科雷希的大名。每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邪教团体，都有可能成为集体自杀或其他暴力案件的定时炸弹。这是因为，邪教教主决意要其追随者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一意孤行，出于邪恶的邪教教义，肆意发挥自己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所谓“魔力”。

邪教在美国源远流长，势力雄厚。据美国邪教专家介绍，目前美国现代邪教教派不下几千种。由于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邪教教主可以利用现代化的通讯交流手段，隐名匿姓，无需花费巨资，即可上网宣传自己的邪端异说，四处招揽信徒。

美国科技发达，但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科学技术也成为某些

邪教教主敛财的重要手段。80年代,一些所谓的“布道家”,利用电视,进行布道,摇唇鼓舌,信口雌黄,挂羊头,卖狗肉,在现代媒体的技术影响下,名声大噪,家喻户晓,使得上万信徒不惜倾家荡产为其慷慨解囊;而这些布道家却利用信徒的捐款,挥霍浪费,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后来,有些布道家东窗事发,罪行披露,终于身败名裂,陷身囹圄。但是,此道敛财实为终南捷径,后来的邪教莫不争相效之,以扩展自己的实力。

当代美国邪教尽管种类繁多,各有特色,但是,大都万变不离其宗,换汤不换药。这些邪教大致有如下特点:

1. 利用现代科学现象,宣扬虚无缥缈的理论

各种邪教为了发展自己的教派势力,自然无法忽视近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天文学等学科的一些研究成果在被歪曲之后,成为邪教教派融入星相学的理想内容。

最近几十年来,各种有关外星人飞行体 UFO 现象时有报道,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令人是非难辨。本来,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去进行有限度的讨论,也未尝不可,但是,邪教则利用外星人飞行体大做文章,声称邪教可以帮助人们登上外星人的飞行体,从而飞向天堂。

2. 利用自然现象,宣传世界末日的观点

各种邪教历来喜欢利用彗星、日蚀、月蚀、地震、洪水、暴风

等自然现象,作为人类社会灾难的前兆或象征,以此威胁信徒,进一步控制教徒的思想意志。

彗星在人类历史上,一直被各种邪教看成是“世界末日的象征”。此次海尔·波普彗星的来临,自然成为“天堂之门”教派引导教徒自杀的借口。

3. 使用现代化宣传方式,大肆扩大影响

80年代,邪教主要利用电视或报刊杂志的广告进行宣传,迷惑民众;到了90年代中期之后,邪教则普遍运用国际互联网的手段,建立万维网网页,采用三维动画等先进技术,使邪教谬论得以通过生动的形式散布出去。

就以“天堂之门”邪教为例,这一教派拥有一些第一流的电脑网络专家,曾为好莱坞一些专业影视公司制作影视动画、网络三维网页等高技术作品。以他们的专业水准来制作邪教的网页,自然更具诱惑力,越发能蛊惑人心。

笔者曾经观看过他们所制作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些是从他们幻想中的外星人飞行体中回眸观看地球景象,就画面色彩、图像处理、三维立体感觉等方面衡量,实在是具有第一流的水准。或许是他们思维中的某些变态情绪,更使其作品具有一种内在的震撼力,似乎很有些梵高作品的味道。

4. 采用感情手段,拉拢信徒

利用美国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空虚感和孤独感,有意制造出

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知音感和向心力，在和蔼、亲切、同情的外衣下，逐步要求信徒离开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主动接受教主的思想控制，失去独立的判断力，进而与社会脱节，与现实生活脱钩，最终成为邪教主的工具，走上自我毁灭的人生道路。

5. 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宣扬更高境界的理论

由于目前美国高等教育比较普及，民众受教育机会较多，邪教往往提出一种所谓更高的、可以超越美国现代社会一切理论的新宗教，使得信徒在其他宗教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改而追随这种虚无缥缈的新教，而这种新教实际上是致命的邪教。

第六章 余音未绝

“天堂之门”教派成员集体自杀一案已被圣迭戈警方匆匆了结。39名死者业已魂归西天，人们已开始把注意点转向其他案件。两年以前，美国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大楼发生一起爆炸案，167人被炸死。有关主犯迈克维的法庭审理工作，在长时间磨磨蹭蹭之后，从4月初开始在丹佛法院进行。历来喜欢凑热闹的美国新闻记者又一窝蜂地涌向丹佛法院。真个是，你唱罢来我登场，社会新闻舞台上又换了主角。

39名教徒集体自杀的惨剧以及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大楼爆炸案已经进入司法审理程序的新闻，业已成为今年美国媒体炒作的热点。

这两则在动机、形式与方法均风马牛不相及的灾难性社会新闻，之所以会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注意，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它们均与国际互联网的使用问题有关。在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中，一些人上抨击国际互联网上的土法制造炸弹的资料，使

得美国国内人人都有机会成为恐怖分子，这将导致美国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念濒临崩溃；而在“天堂之门”教派自杀事件中，检察官怀疑这一神秘团体曾经利用国际互联网招募新成员，网络因而被看成是引发集体自杀惨剧的帮凶。换句话说，在这两起重大灾难之中，国际互联网都被看作是具有负面影响的工具。

其次，这两件新闻在发生时间上十分凑巧。美国最高法院在1997年3月中旬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听证会，对于是否要动用政府力量管制国际互联网信息内容的议题进行论证。在目前形势下，虽然反对管制一方暂时居于上风，但是接连发生的灾难事件却也在美国社会中孕育出一股保守气氛，迫使所谓的自由派人士对于当初一些过于乐观的假设重新加以考虑。

俄克拉何马市爆炸案发生后两年之间，美国国内右翼极端组织继续大张旗鼓地进行发展工作，他们不但设立自己的法庭，而且利用法律手段，大举兴讼，控告政府各级官员，使得恐怖主义气氛到处蔓延。

右翼极端组织所声称的“大阴谋理论”包括：美国联邦政府绑架人民，并策划1995年4月19日发生的俄克拉何马市大爆炸案等等。研究恐怖活动的专家说，从1995年起，连续发生阴谋炸毁联邦调查局指纹中心案件，以及白人至上主义在中东干下一连串抢劫银行案等恐怖活动，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美国国内许多右翼民兵组织成员业已转入地下。他们经常举行小规模的不大肆宣扬的秘密集会，而

且不再自称是民兵组织。不少右翼极端团体还纷纷设立所谓的普通人民法庭,试图取代美国现有的司法体系。

据统计,这些所谓的人民法庭数目不少于 125 个,分散在美国国内 35 个州之中,时常发出许多其实并不合法的法庭文件,有时甚至扣押民选官员财产。1 名得州地方法院官员说,她要花四成时间应付这些伪造文件,如果正式法庭不受理这些极端分子的要求,就会受到他们的暴力威胁。

联邦烟酒枪械管理局的 1 名干员在处理乔治亚州 3 名民兵的案件时,因其姓名、地址、照片和电话号码被公布在互联网网页中,而无法继续在当地工作,被迫调职。

据有关右翼极端组织问题的研究单位统计,1996 年全美各地一共有 858 个极端团体,较 1995 年增加 6%,而且其中 380 个组织是拥有武器的民兵团体。他们对公职和民职人员个人资料的搜集手段也有提高。显然,极端分子和他们强烈的反政府态度在过去两年中有增无减。

有关“天堂之门”教派集体自杀的问题,在美国华人界似乎并没有引起巨大轰动。人们对此表示关心的程度,远远低于对纪然冰母子被杀一案的关切。但是,此间也有一些人士认为,有关“天堂之门”教徒自杀之谜的答案,不仅涉及迷信,也是一个哲学上的重大问题。

近代思想史中谈论自杀最为出名的两位哲学家(叔本华及卡谬),虽然对人生极为悲观,却都觉得自杀是错误的。前者认

为解决人生痛苦的不二法门在于否定生存意志,但自杀者不但不否定这种意志,反而更强调它,是由于有求不遂才自我了断;后者则认为自杀的行为与人性应具的骄傲相冲突;生命之庄严可贵正在于人类能面对荒谬的宇宙而勇敢地活下去,即于无意义中发现意义,在无价值中创造价值。

一些华人认为:“尽管这些崇论宏意异常深刻,但与‘天堂之门’教徒却毫不相干,因为他们自杀的原因不是逃避,也不是在此生中有求未遂,而是追求一种比人生更完美的存在方式。他们认为自杀后可登上随彗星而来的太空船,脱离人世。天堂教徒的自杀,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方法,又不危害到别人,那么旁观者便没有权力指责这种行为。报章杂志上出现的不少批评,多属越俎代庖,庸人自扰。

以宗教信仰来说,迷信教义,盲从教主虽显得愚昧,但教徒们的忠贞执著有时实在令人感动。天堂教徒从死的决心与历来圣徒们殉教的精神可说相去不远。显然他们并没有遭到任何迫害,选择完全自由。

信仰一种宗教或服从一位领导人物能到这种程度,即使是迷信,也属难能可贵,使人感慨和钦敬不已。由此可见,迷信同样能培养高尚的情操。”

还有一些人士的看法相当奇特,他们表示:“天堂教徒追求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并不能肯定它不存在,因为那是一种非常神秘、非常冥渺的境界,在知识的领域以外。死亡后的情况应该可

以相提并论，不可知并不一定不可取。

迷信者有一个理由反对科学，科学的世界是机械的、冷寂的，而迷信的世界却是艺术的、温暖的，能补充现实世界之不足。天堂地狱等观念虽然可能是虚妄的，相信它们的存在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观，使世界从一元转为三元，变得热闹，变得多彩多姿。

总之，不论我们如何排斥迷信，只要人生尚有缺陷，只要知识尚有不足，便无法避免人们对迷信产生兴趣，甚至像天堂教徒似的，用自杀来解答人生之谜。”

对于“天堂之门”教派自杀的看法，真可以算得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诸说不一。

公元2000年转眼将至，相信外星人存在的人士认为，这表明外星人登陆地球的时间日益迫近。

领导一家非营利教育中心尤纳利亚斯研究所负责人斯皮博先生煞有介事地表示，由于千禧年即将来临，到2001年将会出现高潮。这时，来自弥顿星球的一艘外星人太空船将会在百慕大三角区一带沉入海底，随即将在一块逐渐升起的陆块登陆。这一陆块即几千年前传说中神秘失踪的亚特兰蒂斯城之所在地。

斯皮博声称：“届时，人们不需要自杀，就可以加入这些外星人的行列，而且地球上每一个人都会清楚地看到这个现象。外星人和我们间样是人，只不过他们已高度进化。他们将来地球

担任顾问,如同一支和平部队,帮助我们与宇宙中其他 33 个类似地球的星球携手前进。”

当记者询问斯皮博先生,他从何处获悉这些消息时,斯皮博坚持认为:“这些资料是我想起来的。我以前在那些星球上居住过。”斯皮博先生的奇谈怪论居然也有许多人相信。

尤纳利亚斯研究所在一些富裕捐款人的慷慨解囊下,以深入了解人类前世经验为研究目标,不过该研究所亦欢迎信服外星人太空船的人士加入。斯皮博宣称,现在名列尤纳利亚斯研究所寄发书籍、宣传资料、纪念品等邮寄名单上的人士总共有 9 万之多。

“天堂之门”教派首领于 20 年前拍摄、解释该教派人土尾随彗星乘飞碟升天之教义的录像带,不久将在美国市场上公开出售,并将根据这一录像带制作成电视专题片。

1997 年 3 月,与 38 名教徒一起自杀的阿普怀特和另一名教派首领奈特尔丝于 1976 年所摄制的录像表明,他们声称自己笃信天堂教,决意自杀,死后便能复活。奈特尔丝已于 1985 年患癌症去世。他们将自己摄制的这一录像称之为“最后的声明”。

阿普怀特生前曾与人签约,同意在他们死后 30 天,录像带即可公开出售。据说,这一录像带的母带在俄克拉何马城某地一处房顶上保存了 21 年之久。

据一些媒体报道,在万维网网页设计服务方面非常成功的“天堂之门”教派,前几年曾经有意扩展业务,并计划拍摄影片。

洛杉矶一位电视暨电影制作人辛格先生透露,他曾与这些教徒合作,准备根据他们在地球上的生活,以及希望升入天堂的信仰,拍摄一部电影。他在对集体自杀事件发表评论时说:“这实在令人震惊。他们的穿着打扮有些奇特,但是他们做事则认真热情。”

“天堂之门”教派1995年在凤凰城居住时,一度 and 辛格先生讨论过制片计划,甚至在集体自杀前两周,他们还和辛格联络过。

“天堂之门”教派集体自杀案件发生以后,好莱坞一家名为卡西内拉克的制片公司为此伤透脑筋。原来他们计划于6月份发行一部由基诺·李维斯主演的新片《我最后一次自杀》,而且该公司还是教派信徒所经营的网络公司客户之一,邪教徒曾经设计他们的互联网网页,以协助这家公司推销业务。

目前这家电影公司对此片的宣传策略阵脚大乱,不得不出面澄清影片内容与自杀全然无关,呼吁各界人士切勿联想过多。无独有偶,这家公司1996年年底所发行的一部影片中的所有主角均以自杀收场。至于这家公司发行的电影最终会因此而赔钱,抑或因祸得福,大赚一笔,目前未可得知。

好莱坞在“天堂之门”教派自杀新闻的热潮中,不失时机地推出一系列影视作品,以便从中大捞一把。有一段时间,当人们打开电视机,不少频道所播出的电视影片均为外星人登陆地球的内容。有些电视台还积极推出所谓52号地区的电视专题片,

声称美国空军在内华达州 52 号基地目前还关押着一些外星人。当一些记者就此问题询问美国空军军方发言人时，发言人的回答是：“对于此类问题，我们的答复照例是无可奉告。”

52 号空军基地附近的一位律师向新闻界表示，他已受到两位客户的委托，就他们的家属原先在 52 号基地工作期间，因受到外星人的辐射，因而相继去世一事，向空军方面索取高额赔偿，但是，空军方面按照惯例，仍然不予置评。

由于围绕着 52 号神秘基地所拍摄的大量电视片的频繁播放，使得该基地已成为内华达州新兴的一个旅游景点。每天，大批外地游客专程来到基地附近，借助望远镜，向基地内部窥视。但是，除了朦朦胧胧的营房之外，他们一无所得。

圣迭戈圣塔菲庄园镇又恢复了平静。豪华庄园的马场上，百万富翁们依然闹中取静，忙里偷闲，悠然自得地骑着名马溜达。青山依旧，绿水长流；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还是那么令人恋恋不舍。

据说，有两名商人表示愿意购买教徒们曾经居住过的那所豪宅，试图利用名人效应，从中牟利，如果运作成功，则有可能将价值 160 万美元的房产，炒作成 300 万美元以上。据说，他俩在几年以前，就曾成功地运作一起类似项目。当时，一位好莱坞明星被谋杀，旧居无人购买，他们拼命压价，以 200 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后来，他们又投资 100 万美元，重新进行装修，利用媒体大肆宣扬，最终居然以 1000 万美元高价售出。这两位房地产巨头

似乎对此次交易成交满怀信心,但是,到目前为止,尽管声势浩大,仍然没有达成协议。

为了使人们尽快忘却那些异想天开的教徒们,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商通过自己的经纪人向惨案发生地房主提出,以14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房产,然后将整座豪宅彻底拆除,使自杀事件的阴影从人们的记忆中永远消失。由于出价低于房主的要价(160万美元),这一交易未能成交。此外,那位即将被判处徒刑的老板居然明确表示,要买就别拆,要拆就别买。本来有可能成交的交易就此泡汤,使得圣塔菲庄园镇那位经营出售业务的房地产经纪人空欢喜了一场。

明明可以赚一笔,却不愿出手,房主的意向实在是匪夷所思。他对新闻记者表示,这些教徒尽管在他的住宅里自杀,但是,他们无疑是他所遇到过的最佳房客。他是依然怀念那些行为古怪的教徒呢?还是想待价而沽,等候出价更高的买主?人们无法得知。

警方调查人员在对他们住宅进行清理时,发现了一本记录得非常详细的财务账本。

这本消费账簿是从1997年1月1日开始记录的,内容非常详细,甚至记下几美分的来源与出处。这本账簿最后一笔账记到3月22日,内容是两位教徒拣到6美分,随即上交。这一账簿清楚地体现了“天堂之门”教徒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简单朴素,一切财产金钱均归教派所有,收入所得由集体共同消费。

在他们的住宅中几乎没有个人物品(诸如家人照片、信件或特别私人用品等)。他们的生活高度集体化,住宅中只有一台72英寸大型电视机,每名教徒固定分配一个座位,所能看到的电视节目经过讨论选定。除去电脑参考资料以外,房间里几乎没有其他书籍。

39名教徒银行账户上最高结存为12183.21美元,该账户没有户名,这些款项都是教徒们为客户设计国际互联网网页所得。警方调查人员还在他们的住宅中发现5400美元现金。美国社会安全局记录显示,两名教派成员在自杀前几年,曾经声称他们患有精神病,其中一人还据此而领取社会福利金。

联邦社会安全局发言人李丝丽·华克说,来自底特律的亚凡索·黎卡多·佛思特从1988年12月开始,每月领取890美元的精神异常残障补助金。

另外一位来自得州的罗勃·亚兰席欧,从1995年1月到1996年9月,因精神分裂症,每月领取626美元的残障补助,后来因为收入提高,而不再具备资格领取这项福利补助。

华克表示,总的来说,这些教徒近年来申报收入很低,而且他们的收入情况变化极大。例如,有一名教徒1974年收入是1800美元,1975年是200美元,1976年是230美元,然后到1989年之前都没有收入,而1989年收入却有18880美元。

社会安全局官员在4月1日调查了所有39名教徒的记录,以便中止福利补助支票。除去佛思特之外,他们发现还有三人

因骨质疏松症领取福利补贴，有两人领取退休金。65 岁的教派领袖马歇尔·阿普怀特按照规定本来可以领取退休福利金，但他并未申请，实际上，从 1972 年开始，就再也没有申报个人所得。

根据调查情况，圣迭戈警方向外界公布了“天堂之门”教派在集体自杀前一段时期的部分活动。

1997 年 1 月 17 日：一些教派人士在内华达州拉固林城的一座旅馆里，出席了一次有关外星人 UFO 问题的大会。这些教徒在旅馆住宿，会议费用、书籍、磁带、杂志等方面的开销为 740.86 美元。

2 月 24 日：“天堂之门”全体教派人土来到赌城拉斯维加斯，并支付 1100 美元住宿费用。39 名教徒，包括教主阿普怀特在内，集体游览了一家娱乐公园，并乘坐了各种富有刺激性的高空游览车。在狂欢之后，他们一起出席了一次会议，支付各种费用 2661 美元。

3 月 3 日：教派人员同去电影院，集体观看好莱坞重新发行的电影《星球大战》及其续集。对于他们来说，该影片无疑是经典之作，而在实际上，多数教徒曾经反复观看数十次，仍然迷恋其中的故事情节。在即将离开人世之际，他们内心深处难道没有丝毫波动？

3 月 5 日至 8 日：一些教徒乘坐长途客车，前往加州圣塔罗萨以及俄勒冈州黄金海岸地区瞻仰阿普怀特 20 几年前创立“天堂之门”教派的“圣地”。而后，他们继续在俄勒冈州阿西兰以及

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等地游览参观。这些教徒的住宿费用高达2000美元之多。在这之后的几天,教派中另外一些人士前往与圣迭戈接壤的墨西哥提华纳地区。在此次旅行之中,这些教徒购买了进行自杀所需的苯巴比妥药品。

3月11日:教派人士集体前往圣迭戈野生动物园游玩。他们在对野生动物表现出恋恋不舍的感情的同时,为什么不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呢?

3月12日:显然,前一天教派人士在野生动物园还没有玩够,因此,他们集体来到圣迭戈“海洋世界”继续游览,并观看了各种鲸鱼的精彩表演。

3月13日:连续两天的游乐好像并没有使他们感到疲倦,许多教徒游兴正浓,乐此不疲,花费258美元观看电影。大限将至,死到临头,莫名的恐惧心理却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3月19日:全体教派成员分别拍摄告别人世录像带。在这之后,他们一起前往驻地附近的一家比萨饼餐厅,吃掉417美元。饱餐一顿以后,集体观看电影《秘密与谎言》。可惜的是,直到此时,教徒们仍然未能识破教主阿普怀特的秘密与谎言。

3月20日:也许,这就是一顿“最后的晚餐”。全体“天堂之门”教徒在附近一家著名的餐馆共同进餐,准备向人生告别。

3月21日:前一天似乎意犹未尽,这一次才能算是“最后的晚餐”。全体教徒来到卡勒斯巴德餐厅,每人要了一份烤鸡排和奶酪饼,饱餐一顿,大快朵颐。在天堂之门里,大概不会再有如

此可口的佳肴了。

3月22日：“天堂之门”教派集体自杀行动正式开始。第一批教徒服用掺有苯巴比妥的布丁和苹果汁，然后安然睡下，等待死神的到来。

教派其他人士则开始准备以后两批的自杀行动。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黑色的3月22日！

39名“天堂之门”教派成员集体自杀之后，尽管圣迭戈警方宣布这一事件已经结束，但是，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

4月上旬，加州北部一位人士自杀身亡，在遗书中，他表示将追随阿普怀特在天之灵，以进入天堂之门。

5月中旬，一位前“天堂之门”教派的成员自杀以后，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等他苏醒以后，仍然表示，他会再次采取自杀手段，以便和自己的教友在天堂相会。

据一些专家预测，类似的自杀案件还会发生。这是因为，在“天堂之门”教派案件以前，尽管不少悲观厌世的人士会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他们并没有自己的信仰及偶像。现在情况不同了，他们可以仿效“天堂之门”教派的做法，拥有明确的动机、直接的偶像，以及简易可行的自杀手段，并在阿普怀特的大旗之下，汇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邪教精神力量。

与此同时，在“天堂之门”案件的喧闹声中，各种有关外星人的奇谈怪论在美国一些具有权威性的报刊杂志中频频出现，

时间,视听混淆,黑白不明,在高度现代化的美国,相信外星人的比例在全世界居然名列第一。

1997年6月23日,美国《时代》周刊以一幅外星人的画像作为封面,赫然大字标题为:罗斯威尔档案。封面短文为:“本月为新墨西哥州所发生的一次奇异坠毁事件50周年纪念。现在,坠毁现场已成为‘X档案’影迷以及外星人爱好者的胜地。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罗斯威尔城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居民总数为49000人。该城是美国超级电影明星黛米·摩尔的故乡,但是,使罗斯威尔城名声大噪的,并不是黛米·摩尔光芒四射的影星魅力,而是50年前发生在此地的一次奇怪的坠毁事件。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时至今日,该城居民仍然不时回忆起这一事件。

1997年6月,罗斯威尔商会举行了为期3天的大型活动,纪念外星人飞碟50年前在该地区附近坠毁。在活动期间,许多商家出售各种外星人纪念章,举办外星人活动讲座,由美国著名的外星人研究专家发表讲话,播放一系列有关外星人的电影,甚至还有外星人舞蹈大赛。大约有10万人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

对于飞碟坠毁这一重大事件,甚至连大名鼎鼎的电影巨星黛米·摩尔都从未得知,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从小到大,都不知道家乡附近地区曾有外星人飞碟坠毁,一直到这一段时期,随着“天堂之门”教派案件之后,全美出现一股研究外星人热潮,来自家乡的人士方才和她谈起此事。

不过，当年罗斯韦尔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到目前为止，各界人士所达成的共识是：1947年6月中旬，罗斯韦尔附近沙漠地区，确实有某种物体坠毁。但是，究竟是什么物体，诸说不一，分歧甚大。

一些专家认为，当时在罗斯韦尔坠毁的飞碟可能不只一处，美国军方可能发现了外星人的尸体以及飞碟残骸，但是数量不详。也有部分人士认为，当时发现的残骸只是军方正在进行试验的秘密飞行器，所谓的外星人尸体只是用作试验的猿猴而已。

无论如何，在现场发现的残骸遍布200码左右的地方，材料主要为橡胶、锡铂等。根据文件资料表明：1947年6月14日，在罗斯韦尔西北部85英里的一个庄园附近，农场主迈克·普拉扎尔曾经看到这批残骸，但他正急于外出，因而没有注意。

10天以后，飞机驾驶员阿诺尔德在华盛顿州上空飞行时，发现9个飞碟在空中编队飞行，然后突然消失。到7月4日时，全美各地已有数百个有关飞碟的报道。

7月5日，普拉扎尔在驾车进城时，听见收音机的新闻内容，并了解到有关飞碟发现者的悬赏消息。他立即开车回家，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一起，到庄园附近地区，找到飞碟残骸，并运回家中。

7月7日，普拉扎尔开车来到罗斯韦尔市警察局，并向警官威尔科克斯报告了这一绝密消息。威尔科克斯警官立即将情况通知了位于附近地区的空军基地，并和基地里509轰炸机团情

报官马赛尔少校取得了联系。

马赛尔少校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心情，立即和反间谍官员卡维特一起，疾驶进城，带上普拉扎尔，驶往他的庄园。这两位军官将残骸装进汽车后背箱，然后开车返回基地。在归途中，马赛尔在自己家中停留了一会，以便向家人炫耀自己的战利品。（马赛尔的儿子现在已经 60 岁了，他依然记得当年父亲叫醒全家老少，把残骸显示给他们看的情景。最近，他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才 10 岁，父亲激动不已，对家人人说：“飞碟！”）

马赛尔少校回到空军基地之后，将情况向上级汇报。509 轰炸机团团长布朗查德上校立即命令团部新闻官哈伍特举行新闻发布会。哈伍特现在已经 75 岁了，他告诉记者说：“当时团长布朗查德说道，我们已掌握了飞碟，飞碟在罗斯韦尔北部地区坠毁，我们已将残骸运往伍斯基地空军第 8 师，交由拉米将军处理。”（哈伍特夫妇现在使用的汽车车牌为：外星人先生与外星人太太。）

哈伍特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引起全场震动。7 月 8 日，罗斯韦尔地方报纸立即以头版头条的醒目位置发表了这条新闻。全美各地报刊杂志立即转载了这条消息。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威尔科克斯警官与哈伍特中尉的电话一直占线，他们不得不回答来自世界各地新闻记者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当天晚上，空军第 8 师指挥官拉米将军在咨询了气象军官

的意见之后，亲自通知地方报纸，军方所发现的残骸并非外星人飞碟，而是高空探测气球。

7月9日，《罗斯韦尔日报》发表一条新闻，标题为《拉米将军澄清了罗斯韦尔飞碟事件》，并对该报前一天所发布的消息进行了更正与说明。在同一版上，庄园主普拉扎尔告诉记者：“如果我除了炸弹以外，还发现什么东西的话，他们将会让我日子难过，并会要我说什么，我就得说什么。”

在这之后，宁静又重返罗斯韦尔小城，生活又恢复了原有的节奏。

现在居住在加拿大布隆斯威克的核物理学家福利德曼于1978年拜访了业已复员的前空军军官马赛尔先生。马赛尔依然坚持认为，当年他所发现的残骸是外星人物体。在这之后，福利德曼查阅了1947年的资料，并拜访了当年其他一些有关证人。最后，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事件之中，存在着明显的掩盖情形。

1980年，福利德曼和其他两名著名作家一起，联名出版了《罗斯韦尔事件》一书，使得当年事件旧话重提。

1988年，位于美国芝加哥的外星人研究中心派出一组人员前往罗斯韦尔残骸发现现场进行调查。3年之后，调查小组所发表的报告认为：当年确有飞碟坠毁事件发生，而且空军方面还将几具外星人残骸运走。

在这份调查报告之中，最有分量的是丹尼斯的证词。1947

年时,丹尼斯还只有22岁,那年7月,他曾在停尸场工作。一天,空军基地向他订购了几只儿童身材尺寸的棺材。7月上旬,他在空军医院看到一系列奇怪现象,一名空军护士惊恐万状,并在事后告诉他说,他曾协助军医对几具奇异的尸体进行解剖工作。那名护士后来被调到英国服役。不久之后,据说那名护士死于飞机坠毁事件。

目前,丹尼斯仍然居住在罗斯韦尔。他说,多年以来,为了不惹麻烦,他除了自己的父亲以外,对外均缄口不言。

1989年,一位名叫安德森的人士告诉《春野消息报》的记者:1947年他还只有5岁,一天,他在山野间看到一只银色飞碟,两名外星人已经死去,第三名外星人身受重伤,还有一名外星人正在对伤员进行抢救。正在这时,军方人员包围了现场,并驱散了围观的人群。

1992年,福利德曼出版新著《科岩纳坠毁事件》,并在书中指出,1947年,美国有关方面一共发现了两处飞碟坠毁现场,7具外星人尸体以及一名受伤的外星人。

1994年,罗斯韦尔居民卡夫曼透露说,当年他曾参加军方的搜索部队,前往飞碟坠毁现场寻找各种线索。在现场,他曾看到一架坠毁飞行体,还有几具小型尸体。

同年,新墨西哥州议员西复强烈要求华盛顿方面展开正式调查。但是,根据1995年所发表的军方调查报告表明,军方在1947年没有发现过任何飞碟以及外星人。罗斯韦尔地区的残

骸只是高空探测气球，其用途是为了监测苏联所进行的核试验。而军方进行高空人体坠落试验所使用的人体模型则被外界认作是外星人尸体。

这份军方调查报告未能使外星人研究人员完全信服。一些人士仍然坚持认为，军方力图掩盖事实真相，不想让外星人的情况大白于天下。这是因为，罗斯韦尔空军基地的人士不会愚蠢到连气象探测气球都分辨不出。但是，无论如何，罗斯韦尔事件是美国军方在历史上正式宣布飞碟存在的唯一一次记录，无论事后军方如何否认，毕竟为外星人研究组织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资料。

199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在贝尔法斯特的一次集会中谈起这一事件，当时他说：“我曾经收到过贝尔法斯特一位名叫莱茵的13岁孩子的来信。莱茵，如果今天你也在人群中的话，那么，下面就是我对你的问题的答复。据我所知，1947年在新墨西哥州罗斯韦尔地区，没有外星人飞碟坠毁（全场大笑）。莱茵，如果美国空军确实发现了外星人残骸的话，那他们就是没有向我报告，那我就很想知道（全场鼓掌）”。

根据外星人研究机构的资料报道，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当初竞选时，曾经承认，他本人看到过外星人飞船。但是，当他正式就职以后，却食言没有公开美国政府有关飞碟的所有档案。

去年美国上映的卖座电影《独立日》以及电视连续剧《X档案

案》均以罗斯威尔飞碟为基本情节,进而展开故事。今年,美国出版界也紧紧跟上这一股时髦浪潮。据统计,目前在各大书店相继推出的反应罗斯威尔飞碟等有关外星人的书籍已达256种。

最近极为走红的一本畅销书为《罗斯威尔事件后的日子》,该书作者科索原为美国陆军情报军官。根据他的叙述,当罗斯威尔飞碟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军方立即采取戒备措施,并准备和代号为“EBES”(外星生物体)的星外来客展开一场真正的战争。他在书中写道:“美国和苏联当时都知道,战略武器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当我们在地球外层轨道上部署并测试先进的光束武器时,外星人业已得知,我们已经对我们星球的防卫做好部署。”

科索在书中还提到,美国军方研究人员正是根据飞碟技术,研制出美国新型隐形飞机以及电脑芯片。1994年正式播放的一部电视专题片《罗斯威尔事件》甚至认为,有一位外星人被生擒,而且,杜鲁门时代的国防部长福瑞斯特尔因为无法处理被活捉的外星人所提供的资料,因而自杀身亡。

在罗斯威尔地区,一家咖啡馆老板说,他过去的一位顾客杰克曾经亲眼看到过飞碟降落以及死去的外星人。不过,到目前为止,记者们尚未找到这位目睹外星人的神秘人士。

目前,美国研究外星人的人士共有如下几类:

1. 外星人研究学家。这些人士一般受过良好教育,文化层次较高,他们试图通过对历史上外星人访问地球资料的分析,找到外星人的活动规律以及对人类的影响。

2. 外星人联络专家。这些人上声称,他们一直和外星人进行遥感联络,并通过各种现代化技术手段,掌握外星人的信息。

3. 被外星人绑架者。一些人上扬言,他们曾经遭遇到外星人的绑架,被外星人作为试验品和研究对象。

4. 邪教教派人士。诸如“天堂之门”教派之类的邪教人士利用外星人作为他们教派的幌子,以便妖言惑众,开展邪教活动。

无论上述4种派别之间,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分歧,就他们所有人而言,罗斯韦尔地区都是一个中心地带,是他们进入外星人研究领域的入口,而且,几乎所有的天方夜谭均发源于这一地区。

根据美国《时代》周刊所作的民意调查表明:34%的美国人相信外星人在历史上曾经访问过地球。在这中间,65%的人士认为外星人飞碟在罗斯韦尔坠毁,80%的人士相信军方了解这一情况。

但是,在5年以前,当地很少有人了解1947年飞碟事件,而现在,则可说是路人皆知。罗斯韦尔地区的居民不再为此感到耻辱,更不需遮遮掩掩,他们试图借助这一事件的纪念活动,将罗斯韦尔城塑造成美国外星人旅游胜地,以此推动当地的旅游事业。

罗斯韦尔商会会长波普先生表示:我们可以借此引起人们的兴趣,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就会接踵而来,旅游收入就会

不断增加。这就是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

“天堂之门”教派宣扬外星人也罢，罗斯韦尔地区为飞碟坠毁事件造势也罢，都只不过是一些人士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而已。其实，但凡略具科学头脑的人士都会知道，“天上没有神仙，海里没有龙王”，人类进化至今日，应该不再为荒诞的神话故事所困惑了。可惜的是，诸如“天堂之门”之类的悲剧，在美国还会一再重演。

第七章 幸存者自白

轰动一时的“天堂之门”教派狂热信徒集体自杀事件将成为一部电视影片的题材，该影片将以这一教派前成员福特的生活经历作为故事蓝本。这将使得福特先生从一名默默无闻的邪教教徒走入社会聚焦的巨大光圈之中，将成为亿万人士所关注的新闻人物。

里查·福特，教内化名为瑞欧·笛安基罗，又名尼奥迪。他的代理人马佐基斯在美国广播公司透露，这位前“天堂之门”教徒已经与这家电视网签署一项协议，计划以他在教派内部的个人经历拍摄一部电视影片。

“天堂之门”教派39人集体自杀事件实际上就是福特发现的。在案件发生之前，他曾收到联邦快递公司送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有“天堂之门”狂热信徒临终道别的录像带和一封诀别书。

不过，据一位在美国广播公司任职的知情人士透露，福特和该公司所达成的协议条文上只是表明：那是一项有待开发的影

视项目,协议条文并不保证一定会把这一故事搬上屏幕。

1997年初脱离“天堂之门”教派的福特是在位于贝弗利山庄“国际娱乐公司”任职的国际互联网网页设计师。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尼克·马佐基斯。作为福特的代理人,马佐基斯也参加了协议的签字仪式。

43岁的福特对于“天堂之门”教派自杀一案态度比较消极,3月26日在马佐基斯的一再坚持下,他俩才一同开车前往圣塔菲庄园镇,并发现了这一大案。马佐基斯表示,他曾先后联系几家电视网商谈有关影视改编权事宜,可是一些电视公司起先对这一题材并不感兴趣。

全国广播公司执行副总裁穆迪·德克文说:“我们对任何有关此次不幸事件的影视项目都不感兴趣。尽管本广播公司有意扩大电视节目的内容范围,而且正以不同类型的节目安排拓展新的领域。”

目前,该影视剧本正在酝酿之中,马佐基斯说,剧本内容主要是描写福特的个人生活以及他参加“天堂之门”教派的经历。福特似乎认为教派人士自杀身亡,魂归西天,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1997年4月上旬,福特先生已将“天堂之门”教派自杀一案的电视拍摄权出售给美国广播公司,但是,交易双方均未透露成交金额。美国电视界权威主持人索耶对他进行了专题采访,并在电视黄金时段专栏节目中播放,使他一夜成名,全美皆知。

福特先生至今仍然认为他是“天堂之门”教派的正式成员，而不是所谓的“前成员”。他在接受采访时，仍然把“天堂之门”教派称作为“高等层次教育的高级班”。他对记者说：“我不幸失去了39名最为亲近的兄弟姐妹与朋友，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和他们再次相聚；但是，到目前为止，结束生命还不是我的计划。我并非名人，只是一名被留下来作为澄清事实真相的使者而已。我认为，现在新闻媒体大张旗鼓的报道肯定是为我的教友们在天堂里所喜闻乐见的，他们肯定会为我的作为感到无比骄傲。他们正在天堂里开怀大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希望世人了解真相，过去无人理睬我们，而现在的局面应该使他们闻之欣慰不已。”

无论是接受报纸记者专访，或是在电视荧屏上亮相，福特先生尽管面色凝重，眉宇之间的神色依然显示出一种无法掩饰的怡然自得的心情。看来，他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得意。在某种意义上，靠惨案的阴影使自己名声大噪，似乎使他显得不太自在，甚至犹如在自己的脸上猛掴一掌；但在另一方面，他尽力使自己心情平静下来，认真扮演一名社会知名人士的角色。

在洛杉矶一家豪华旅馆里，福特先生接受了记者的独家采访，当然，他所得到的巨额酬金不为世人所知。他在装饰典雅的餐厅里，为自己点了不少西式大菜，狼吞虎咽，饱餐一顿，看起来依然十分欣赏凡世的生活。

福特先生外表冷静，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尽管一夜之间闻名天下，作为阿普怀特教主的门徒，他依然显得情绪稳定。根据

他的叙述,人们对“天堂之门”教派的内情方才有所了解,或许,这也是福特先生身价百倍的真正原因。

福特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使得世人可以真正了解“天堂之门”教派的内幕情况,在这种意义上,人们还是应该感谢他的独家资料。

由于家庭破裂,事业不顺,加之对 UFO 不明飞行体入迷,福特参加了“天堂之门”教派,但是,他在思想上从未真正信奉教主阿普怀特的教义,也未成为一名忠实的信徒。这也许是因为他的独立意识很强,力图保存自己的个人想法,至少留下自己的性命。因此,他从未得到“天堂之门”教主的赏识。或许,教主阿普怀特早已看到这一点,有意将他留下,使他作为一名信使,向社会大众传递有关教派的真实情况。

福特的童年生活十分不幸,其母性情暴躁,情绪十分不稳,时常殴打他。因此,在恐怖的阴影之中,他度过了自己的儿时生涯。福特对记者回忆道:“人们都想保留对自己母亲的良好印象,可是,对我来说,突然之间,母亲会使我愤慨不已,她会暴跳如雷、勃然大怒,全然不像是我的母亲,似乎成了一个可怕的陌生人。在挨家长痛打时,大多数小孩会惊恐万分,但是,我却狂笑不已,这就使得母亲更为愤怒,她会边打边叫‘别嘲笑我!’”

对于福特来说,50年代与60年代时期的童年生涯实在是不堪回首。在他记忆之中,那段生活犹如新兵营一般,饱经折磨。当他3岁时,父亲离家而去,下落不明。后来,母亲有时将

他放在外祖母家中抚养，有时领回家里，自行看管。由于家庭生活动荡不安，他时常转学，颠沛流离，从未在一所学校里，好好学习一段时期。

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福特逐步成为一名寻求者、一名嬉皮士，也有人将他称作为“流浪乐师”，或是“艺术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日益喜欢东方的宗教与哲学，并开始大量阅读有关UFO外星人的书籍和杂志。

后来，福特先生终于结婚成家，并得一子。但是，家庭生活并未使他感到幸福。在内心深处，他依然空虚不已，希望得到某种启示，某种人生的真谛。不幸的是，他的信仰使得他的家庭生活日益不幸，以致最终破裂。

离婚之后，福特只好再次回到母亲家中居住。性格暴躁的母亲居然容忍他的归来，这似乎也是某种奇迹，当然，除了母亲那里之外，福特再也无处可去。在这一段生活里，福特开始迷上摄影，他的反常情绪使得他的摄影作品呈现出某种特别的意境，诸如为他人所不屑一顾的烟灰缸、烟头等特殊视野。

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可谓弹指一挥间。福特不断追求人生的真谛，但是，对他来说，茫茫世界，似乎无处可去，他异常茫然，不知如何度过余生。

1994年1月的一天，福特先生来到洛杉矶海边玛瑞那·戴而·瑞的一家大旅馆会议大厅之中，参加一个题为“迈进超越人类阶段的最后机会”演讲会。

会议大厅座无虚席，9名头蓄短发、身穿宽松衣服的教派人士侃侃而谈，将地球描绘成是“一座花园，以便使人类灵魂进入更高阶段”。随着教徒们的讲述，福特顿时豁然开朗，情绪激动不已。他深信自己的灵魂已经和该教派的教义完全融合，他的内心深处激发出一种不可压抑的愿望，使他迫切希望成为这一教派中的一员。

或许是因为福特尘缘未断，也可能是由于教徒们怀疑福特入教的真实动机，那些“天堂之门”的教徒决定不吸收福特入教，他们婉言谢绝了他希望追随他们的意愿。代号为“斯罗迪”和“杰诺迪”的两名教徒向他反复解释了教派的规定，其中包括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有性生活等等。

现在看来，当初那些教徒不同意福特入教是有道理的。就本质而言，福特和他们其实并不是志同道合的教友。但是，福特入教也是一件好事，否则的话，今天我们就无法得知“天堂之门”教派的许多内情了。

然而，福特执意要求参加教派，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之中，他已一无所有。不久之后，他再次出席了“天堂之门”教派在迪斯尼乐园附近一家旅馆里举行的招募新教徒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福特一再表明他希望加入“天堂之门”教派的决心。会后，他终于说服了教派人士，被批准正式入教。

福特在洛杉矶租了一套公寓，与女朋友同居。作为一名电影场景的绘制员，他的生意十分清淡，自己的银行存款微乎其

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福特在听取教徒们的讲座之后,激动万分,执意要求摆脱尘世的一切,包括银行信用卡等。

就他而言,唯一难以割舍的是他11岁的儿子。在过去的生活中,他俩每两星期相聚一次。而这时,他只好告诉儿子说,他将外出学习如何进入天堂之门。尽管福特希望儿子能够理解自己的人生选择,但是,他的解释依然未能使小孩全然明白。到此时,福特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很清楚,自己绝非一名生活的幸运儿,在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辣之后,他已无所萦怀、极少牵挂了。

福特终于如愿,加入了“天堂之门”教派。按照教规,他必须剪成短发、隐姓改名。教派人士的姓名一律由3个字母开头,然后由“多迪”或“奥迪”结尾。福特选择了化名“尼奥迪”,这是洛杉矶一条河流的名称,对他来说,似乎有些新意。

入教不久,福特就跟随一些教派人士上路,从美国西海岸向东海岸出发。他们每天黎明即起,长途跋涉,时间概念逐渐淡漠,然后在途中的一间仓库里安营扎寨。在这以后的3个月里,教徒们每天只喝教派首领亲自配制的强力清肠剂,这是一种由柠檬汁、青椒水、枫叶水等液体混合配成的液体浓汁,据说可以清除路途中所食快餐而造成的不良影响。

在这之后,教徒们重上旅途,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犹他州一处滑雪胜地。为了能够换取免费食宿,他们主动为营地主人打扫卫生、烧饭洗碗,以解决教派经费严重缺乏的问题。此外,教

徒们还做一些打杂工作,以便尽力从有关人士处获得赞助。

在路途之中,福特听到许多有关教主的神奇传说,但是,在教会的第一个月内,他一直无缘见到教主。有一天,他们在亚利桑那州州府凤凰城附近的沙漠里安营,夜深人静时,教主阿普怀特在两名资深教徒陪同下,突然出现在营地之中。在熊熊篝火的亮光里,阿普怀特略显憔悴,但是,他的到来使得教徒们欢欣鼓舞。福特第一次见到教主时,又惊又喜。毕竟阿普怀特在教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几乎成为一名传奇式的人物。

那时正值维科地区大卫教派受到联邦调查局围攻之后不久,阿普怀特担心自己已成为联邦调查局的追踪目标,因此行动格外小心,非常注意自身的安全。当时,“天堂之门”教派人数不断增多,为了避免教徒中有人会出卖他,阿普怀特行踪不定、小心翼翼。一般而言,他不和教徒们住在一起,但是,他往往就在教徒们的附近地区居住,这样做,既可以了解教徒们的行动,又不至于暴露自己的真实住地,进退自如,异常安全。

通常而言,阿普怀特不大喜欢和新入教的教徒接触。一方面是因为新教徒来历不明,不摸底细;另一方面,新教徒不熟悉教规,很难抵抗外界诱惑,也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

福特在对记者讲述自己经历时,喜欢把教派的教友们称为自己的“同班同学”。按照教派要求,“全班同学”的目标是能够主动控制自己的躯体,当他们进入天堂之后,即就是抵达“下一层次”时,教徒们已无男女之间的差别。因此,教主阿普怀特

认为,所有的教徒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思维程序,改变原有控制肉身的思维机制。

性方面的自然需求是人本身内在的最强诱惑,特别是在男女之间,或是在某些同性恋者之间,只要具有性方面的要求,就会产生性冲动。但是,按照“天堂之门”教派的严格规定,教徒之间,不能容许任何性生活的存在,所有教徒必须控制自己的性欲冲动。

对于人到中年的福特来说,他已逐步适应教派的规定,能够控制自己在性方面的要求。尽管白天他能抑制自己的生理需求,一到晚上进入梦乡时,梦中的情景却常常使他很难压抑那种欲望。在教派之中,其他一些教徒似乎也遇到类似情况。在福特入教之前,已有两名教徒前往墨西哥进行阉割手术,以便使自己完全中性化。这两名教徒的做法受到教主阿普怀特的赞赏。

对于年过六旬的教主阿普怀特来说,为了做出表率,一年以前,他也做出决定,准备进行阉割手术,从而以自己的榜样,影响更多的教徒。但是,由于他已年迈,很难找到一名医生为他动手术,大多数医生甚至怀疑他的真实动机,力劝他去进行心理治疗。好在只要有钱,总会找到主刀大夫。不久,阿普怀特就做了手术,不再具有任何性方面的冲动和欲望。

据说,教主阿普怀特在手术之后,伤口愈合很慢,吃了不少苦头。不过,他的表率已使很多教徒感动不已。在教派之中,有5名教徒随即仿效教主,毅然割去尘根,完成了现代中性化的进

程。据福特回忆,这些被阉割的教徒们时常咯咯大笑,为自己的壮举而激动不已。

不过,大多数男性教徒似乎缺乏教主阿普怀特和其他7名急先锋的勇气。尽管他们遵从教规,也用严格的教义去约束自己在性方面的欲望,但是,他们依然犹豫不决,前瞻后顾,下不了狠心。好在教主阿普怀特没有强求教徒行动一致。在阉割问题上,每人可以拥有自己的最终选择。但是,在其他教规方面,教徒们很少能有这样的自由。经过认真考虑,福特还是决定不去做阉割手术,以保持自己肉体的完整。

按照“天堂之门”教派的规定,教派最高决策者是已经去世的奈特尔丝女士。在70年代初期,奈特尔丝和阿普怀特一起,共同创立了这一教派。教主阿普怀特经常声称他每天会和奈特尔丝进行对话,聆听她对教派重大问题的谕示。究竟阿普怀特是脑子有毛病,不时出现幻听,还是假传旨意,装疯卖傻,试图利用所谓的奈特尔丝的旨意,用死人压活人,无法断言。但是,至少在表面上,阿普怀特将死去的奈特尔丝奉若神明,甚至在圣塔菲庄园镇的豪华住宅之中的大厅里,他一直在自己的座位旁边,为奈特尔丝保留专座,虔诚之意,一至于斯。

每天早晚,阿普怀特都要和已故的奈特尔丝进行商讨教派事宜,从教派大政方针,一直到日常琐碎小事,教主都要装模作样地和所谓的奈特尔丝的在天之灵商榷一番,然后,再将他们的决定(实际上当然是阿普怀特的决定),传达给教派之中诸如罗

更教兄这样的资深教徒，而后，再由这些资深教兄传达给全班“同学”，也就是全体教徒。

一般而言，教徒们不能单独进行任何活动，他们必须保持两人以上的活动模式，以便每名教徒身边都有其他“同学”监督，以防止任何违反教规的行为发生。

按照教规，每名教徒都必须遵守行动准则。如果教徒需要购买任何物品，不能独自一人去商店。他可以将自己所需购买的东西，写在纸上，并呈交给教派负责采购的人士，由这些教徒外出购买。为了消除教徒自身的个人尊严，每名教徒在讲话时，必须按照一定的说话方式，以表达自己的不确定性以及内心的疑虑。例如，一旦他们需要购买除臭剂，在向负责购买物品的资深教徒表达这一愿望时，他们必须这样讲：“也许我是不对的，但是，看起来，我的除臭剂已经用完了。”教派成员内部之间说话的沉重与繁琐，由此可见一斑。

当福特参加教派时，阿普怀特已经改变了原有的部分思想控制的做法，教徒们已经不再需要每过12分钟就向教主或资深教徒报告自己的行踪，也不需要头戴沉重的教派盔帽。但是，在教派成员之中，令人感到一种大限来临的紧迫感，这是因为，除了教主本人之外，谁也不知道外星人何时会来接他们登天。

教主阿普怀特严格要求所有的教徒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普通人，他希望教徒们完成非人化的升华过程。具体而言，教徒之间不能有任何性关系，在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气愤、恐惧，或者情绪

激动。

对于教徒们而言,追随教主进入下一层次已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何时完成这一升华过程。对于他们来说,地球业已变得越来越不适宜他们居住。此外,“天堂之门”教派在国际互联网上所发布的教派主张,一再受到其他上网人士的无情讥讽与嘲笑。教主阿普怀特根据某些外部迹象认为,联邦调查局可能会对它们采取包围或者进攻手段。阿普怀特要求教徒们不时观看联邦调查局围攻维科地区大卫教派的录像带,并要求他们经常处于警惕之中。

1995年,由于感到可能会出现围攻,阿普怀特下令教徒们在一座营地里,使用水泥和旧轮胎,建造堡垒式的要塞,并购买了5支手枪和2支步枪,以备不时之需。一些懂得使用手榴弹的教徒也经常向其他教徒传授投掷手榴弹的方法。但是,这些教徒的军事水平似乎一直没有提高。阿普怀特后来表示,根据奈特尔丝从天堂发来的旨意,进行军事对抗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他们逐渐放弃了军事训练活动。

教主阿普怀特一再向教徒们许愿,外星人即将来接他们升天。教徒们曾经多次被带到沙漠之中,从清晨等候到深夜,但是,外星人太空船始终没有出现。其实,只要稍有科学头脑的人士就会知道,阿普怀特的骗局只在科幻电影中才会发生。

阿普怀特的许愿一次次落空,使得部分教徒大失所望。然而,对于大多数教徒来说,这种等待也是一种刺激,使得生活不

至于那么平淡无奇。

尽管性生活是被禁止的，但是，阿普怀特允许教徒们逗乐、开玩笑。教派成员有时也很开心，日子过得也有情趣，许多教徒极有幽默感，很会开玩笑，思想也很开通。他们经常一起去看电影，并参观博物馆。当然，所观看的电影和参观的博物馆都是教主精心挑选的。

教派人士在观看电视时，每人的座位早已确定，电视内容业已进行筛选。诸如《星球大战》之类的科幻电影属于首选，其他如美国建国元老杰佛逊之类的人物传记片亦可观看。但是，类似007之类的间谍影片，只要含有某些色情内容，或是煽情情节，均属被禁之列，必须立即换台，不容教徒观看。

对于阿普怀特来说，性生活并不重要，可是，饮食却相当关键。全体教徒不时下馆子，饱餐一顿，这已形成教派的规矩。教徒们显然很喜欢吃冰激淋，即使在他们死后，圣迭戈警方仍然在他们的冰箱里发现许多高级冰激淋。

由于海尔·波普彗星即将来临，教派中的逗乐情况日益增加。由于他们业已迁入圣塔菲庄园镇的豪宅，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加之他们依靠设计国际互联网网页，收入甚丰，因此，经济条件日益宽裕。

在“天堂之门”教派里，教主阿普怀特为了维护所谓的教义的纯洁性，竭力否认教徒们内心深处个人的欲望。按照福特的回忆，在教派内部，阿普怀特的规定如下。

违反教规的严重过错为：1. 欺骗教派；2. 向教主或同学（教友）撒谎；3. 掩饰过错，文过饰非，没有在同一天向教主或教友报告自己的问题；4. 在性方面有冲动或欲望；5. 违反教派规定或教主指示。

不符合教规的小错是：1. 进行任何活动没有通知其他同学（教友）；2. 相信与依赖自己个人的思维及判断；3. 单纯维护自身利益；4. 指责老师（教主）或同学（教友）的过错；5. 我行我素，自作主张；6. 以我为主，违抗老师（教主）的指示；7. 自以为比老师高明，事后诸葛亮；8. 在完成教派使命时，挑肥拣瘦；9. 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影响其他教徒的工作或休息；10. 哗众取宠，自以为高人一等；11. 做事敷衍了事，夸夸其谈，背后瞎议论；12. 在外表上，过于显示自己的性别特征，太女性化，或是太男性化；13. 好奇心太重，喜欢乱打听。

在过去几年里，福特和其他教友一起，在美国各地东奔西走，四处飘零，过着动荡的生活。出于对联邦调查局的恐惧心理，担心受到警方的围攻，他们很少在一个地方久居，总是不断迁移，更换居住地，不时在沿途的旅馆、图书馆或书店里，举行会议，宣扬“天堂之门”教派的主张，并招募条件合适的新教徒，以便扩大教派规模。

福特与其他教徒一起，曾经横跨美国大陆，从美国西部的加州，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美国东部的缅因州，没过多久，又突然离开东部，再次横穿美国，来到西部地区。据说，这种进进退退、东

西奔波的做法是为了避免被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的真实驻地，不至于受到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注视。

1996年11月，教主阿普怀特对全体教徒正式宣布，海尔·波普彗星的到来，意味着地球即将遭受一次浩劫，外星人将于1997年3月下旬随同彗星飞近地球，迎接全体教徒升天，这是他们正式进入生命下一层次的大好时机。

在听取教主阿普怀特的讲话之后，福特在内心深处不寒而栗。他毕竟入教只有3年，不像那些追随阿普怀特多年的教徒，唯教主命令是从，对于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还缺乏思想准备。

到了1997年1月，福特暗自决定，要尽快离开自己所在的班级（意指教派）和他的同学（即教徒们）。由于意识到教派末日即将来临，福特设法在一家万维网网页设计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以便随时可以脱身而出。

根据福特的说法，在教派内部，并没有完整的大规模集体自杀计划。但是，教主阿普怀特确实安排了一个严密的程序过程，以使忠实信徒能够追随他抛弃自己的肉体躯壳，进入天堂。教主已安排一些教徒前往墨西哥购买大剂量的苯巴比妥，以供自杀时服用。

福特是最后一名离开“天堂之门”教派的信徒，可以说，只有他才了解“天堂之门”教派后期阶段的活动情况，在这一点上，福特是教派唯一活着的知情人。教主阿普怀特把他留下来，也许是为了让他留在人间作证，或是作为“天堂之门”教派的信使，把

教派的教义向世人披露。阿普怀特已经呜呼哀哉，谁也无法得知他的真实意图。但是，福特确实完成了透露教派内情的使命。

在面临生与死的抉择面前，福特感到举棋不定。他决定要和教主阿普怀特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过去，由于他在教派内部的资历较浅，根据教规，他几乎没有机会和教主面谈，如果希望与教主交流思想，只能采取书面写信的方式，但是，这一次由于事关重大，他不能不向教主面陈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福特首先写信给教主，希望能进行一次私下的会见。教主阿普怀特接到信以后，经过认真考虑，同意见他。在谈话中，福特坦率地告诉教主，他认为自己应该在教派之外做些事情，也许可以完成某些使命。

福特说：“我根本不想离开教派，但是，洛杉矶贝弗利山庄的一家影视公司已经同意给我一份全职工作。”这家公司名叫“交互式娱乐公司”，过去曾经雇用“天堂之门”教派中的电脑科技人员从事国际互联网网页的设计工作。

教主阿普怀特在听取福特的要求之后，沉思不语。过了一会儿，阿普怀特对他说：“我刚才已和奈特尔丝女士进行了交流。我们认为，你暂时离开教派，或许就是我们全部计划中的一个部分。对于你的使命，我还需要认真考虑一下。”

在过去两年之中，福特曾经按照教主的要求，从事过有关“天堂之门”教派故事的影视剧本的创作。尽管他根本不是一名称职的剧作家，但是，在所有教徒中间、只有他曾经担任过影视

布景的绘制工作，只有他和影视圈有过接触。

在经过思考之后，教主阿普怀特同意了福特的要求。显然，阿普怀特认为，福特未来的使命是将教派故事讲述给世人。根据福特的看法，尽管阿普怀特一再讲述有关教徒们离开自己肉身躯壳的问题，但是，教主从来也没有强求任何教徒自杀，每人都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但在实际上，虽然教主阿普怀特没有下达自杀命令，然而，一旦教主决定离开人世，教派内部就不会有人愿意滞留人间、苟延残喘，正如小孩不愿离开父母那样。

1997年1月份，福特离开教派前往那家影视公司任职，但他一直通过互联网的电子函件和教友们进行联系。3月23日，他和教派的电子函件联络完全中断，这使他深感诧异。实际上，就在前一天，“天堂之门”教派的第一批教徒已经开始自杀。

3月25日上午，福特收到一个通过“联邦快递”公司送来的包裹。福特立即意识到，这是教派寄来的物件，而且，肯定发生了某种重大事件。说来奇怪的是，福特一直没有打开包裹。晚上下班之后，他回到住地，方才拆开邮件。在包裹里面的信件里，教派人上赫然写道：“当你看到此信时，我们已经完全离开了我们的肉身躯壳。”

3月26日上午，福特将此事告诉他的老板尼克·马佐基斯，根据他的看法，所有的教派人士已经不在人间。但是，马佐基斯先生似乎并不相信他的判断。由于许多教派人士曾经在马佐基斯公司里任职，相互之间均很熟悉。

半信半疑的马佐基斯立即要福特和他一起，开车去圣塔非庄园镇教派驻地了解实情。福特对事情的结局早已有思想准备，随身携带了一瓶科隆香水，在自己身上拼命挥撒，以防恶臭令人窒息。

到达教派驻地之后，马佐基斯先生在室外等候，福特进去观察情况。他把香水瓶子放在鼻子下面，然后壮了壮胆子，故作镇静地走进住宅。果然不出所料，所有的教派人士已经魂归西天，而且室内臭味熏天，令人无法忍受。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福特仍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提摄像机，将住宅内部的所有情况拍摄下来。即使思想上早有准备，福特对教友们的死去，仍然具有一种兔死狐悲的伤感，但是，这种对往事的回忆并没有影响他的拍摄工作。

对于福特来说，教派人士的死亡并非自杀，这是因为他们的“灵魂”仍然在天上徘徊，在下一层次里漫游。福特对记者说：“我认为，我还没有为这种飞跃做好准备。当然，有朝一日，我会和他们在下一层次里相会，但是现在，我还缺乏准备。假设我还在教派之中，当面临自杀选择时，我想，我会拒绝和他们同行的。”

尽管福特是最后一名离开教派的人士，但是，还有一些前教徒人士也收到了教派寄给他们的“联邦快递”邮件。一名自称为阿克的人士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也收到教派的包裹，里面有教主阿普怀特的录像告别演说以及其他教友的录像辞世

讲话。

阿克自认为是“天堂之门”教派的不忠之子。在过去的20年里，他在教派中出出进进，反复多次。每当他无法控制自己在生理方面的性要求时，就会离开教派而去。但是，只要他一离开教派，又会有某种思恋之情。对于自己无法控制肉身躯壳的欲望，阿克表示不胜遗憾之至。1996年年底，他再次离开教派，但是，仍然不时和教友们使用电子函件进行联系。

阿克对记者表示，他迟早会离开自己的肉身躯壳，与教友们在下一层次中重逢。他早已厌倦这一令人讨厌的星球，尽管他不知道何时会采取行动，但是，他希望这一天会很快到来。

对于福特先生在“天堂之门”教派集体自杀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诸说纷纭，看法不一。

肯定他的人士认为：福特报案有功，协助警方首先发现了案件的发生。没有他的举报，教派人土集体自杀案件至少要延误几天。其次，福特毕竟是最后一名离开“天堂之门”教派的教徒，他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了解该教派的内情，至关重要。

但是，对福特先生持否定态度的，也大有人在。首先，福特功利心太重，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从中获取个人利益。他去案发现场时，随身携带手提摄像机，将案发现场详细拍摄下来，并以录像带为资本，向各家电视台索取高价。然后，他委托他的老板马佐基斯出面，在获得高额报酬的前提下，方才接受采访，披露内情。当“天堂之门”教派成员全体自杀之后，他立即以

所谓的“教派人士”身份，要求合法掌握“天堂之门”“更高源泉”万维网公司的法人地位。由于“天堂之门”教徒集体自杀，国际互联网万维网“天堂之门”网页名声大噪，上网调看人数与日俱增，而网页的商业价值是与上网调看的人数成正比的，如此一来，据网络界权威人士估计，“天堂之门”网页目前的市场售价应在 100 万美元左右。

尽管福特口口声声宣称，他要维护“天堂之门”教派网页的尊严与质量，并表示欢迎新的上网客户。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福特先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价值百万美元的网页公司。

圣迭戈警方在此次调查“天堂之门”教派一案之中，劳民伤财，财务支出浩大，目前拟出售“天堂之门”教派的封存资产以及“天堂之门”网页，用所得收入支付案件调查费用。

据有关部门初步估计，“天堂之门”教徒自杀事件迄今为止已耗费圣迭戈纳税人 4 万美元，这笔钱主要用于有关方面工作人员加班进行尸体解剖和开通亲属联络热线。

尸检部门负责人布莱恩对《圣迭戈时报》说，自 3 月 26 日以来，他所在部门的工作人员超时工作工资已累积达到 14175 美元；此外，他们还花费了 10000 美元向美国各地打电话寻找 39 名自杀人员的亲属。其他方面的费用还包括：圣迭戈哥郡长办公室调查人员的加班工资 9520 美元；医检部门和圣塔菲庄园镇案发现场外保安人员的加班工资 4094 美元。

圣迭戈官员指出，在医检部门和郡长办公室作出最终统计数字之后，这一费用总数还有可能增加。他们希望拍卖“天堂之门”教徒遗物，诸如电脑、电视、家具和枪支等物品，以充抵一部分办案费用。

据有关官员表示，他们将在近期内把“天堂之门”教徒的遗物进行拍卖，拍卖物品将包括电视、家具、地毯、印有外星人图案的汗衫以及除草机等。拍卖所得将用来支付本案处理过程中的费用。

圣迭戈政府方面固然精打细算，但是，福特先生在高人指点之下，一再否认自己是“天堂之门”前成员，时时以“天堂之门”正宗传人自居，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被教派留在人间，完成其他成员未完成的使命，因此，所有教派的财产理所当然应该由他来继承。最近，福特已经通过他的律师表明，如果圣迭戈政府机构拍卖“天堂之门”教派资产的话，福特将不惜诉诸法律，对簿公堂，向圣迭戈警方讨个说法。

目前，圣迭戈警方进退两难，要是不拍卖教派资产的话，此案就只好老是以悬案处理，无法完全结案，拖下去亦非上策。但是，要是公开将教派财产拍卖的话，福特肯定会采取法律行动。在目前情况下，明知福特早已退出教派，可是，福特却一口咬定他是货真价实的教派守门人，有权继承与维护教派的经济权益。一旦进入法律程序，警方必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美国打官司费用奇贵，别说是老百姓害怕不已，就连警方也往往

会退避三舍，能不打则尽量不打。像福特这种情况，自然会有好事律师出头露面，拔刀相助。这种案子，只要胡搅蛮缠，打赢了，自然是大胜，律师可得一半索赔费用；官司如果拖个一年半载，双方筋疲力尽，警方律师自会谋求庭外了结，到时大家平分秋色，律师分账也不会吃亏，少说也是中胜；即便最后打输了，由于新闻媒体多次报道，律师早已成为知名人上，即或眼前没有获利，但是，下一次即可利用名人效应大作文章，在日后的官司中仍可以狠狠捞上一笔，怎么说，也是小胜。而就警方而言，警方律师的花费尽管由纳税人支付，但是，每年要是超支过多，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因此，只要遇到类似事件，警方自是头痛不已，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是好。

目前，福特先生正气壮如牛，不时口出狂言，采用打退不如吓退的先发制人的威慑手法，测试警方如何动作。而圣迭戈警方则以静制动，先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对福特的声明不予置理，而后徐观动静，再作主张。但是，拖得过初一，拖不过十五，此事总得有个交代。美国新闻界人上正饶有興味地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这是因为，不管事情进展如何，唯恐天下无事的记者们又将有新的新闻热点可以进行炒作了。

在马佐基斯先生的协助之下，福特成功地将“天堂之门”内幕故事的影视改编权出售给国家广播公司，据说获利甚丰。“天堂之门”的教友九泉之下有知，也当背过气去。当然，就扩大“天堂之门”教派的社会影响而言，福特确实是圆满完成了教主阿普

怀特的遗志。

在很短的时间内，福特从几个方面，获得厚利：1. 出售教派人士集体自杀现场录像带；2. 有偿接受采访；3. 出售“天堂之门”教派故事影视改编权；4. 获得教派“更高源泉”万维网网页公司的控制权。

对于福特的做法，一些“天堂之门”教派的过去成员深为不满。他们认为福特在利用教派死者，牟取私利方面，几近不择手段，令人不齿。部分前教派成员扬言要集体上诉，和福特对簿公堂，以揭露他的真实面貌。

在金钱万能的美国社会里，人们对于这些行径早已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天堂之门”教派人士的集体自杀，固然令人震惊，遗留下来那些前教徒的内部纷争，也使人们不屑一顾。死者逝矣，活着的人还瞎折腾什么？

其实，福特本人在“天堂之门”一案的炒作方面，应该说是毫无经验的。若无高人指点，凭他一人单枪匹马，自是成不了气候。在这一方面，福特所在公司的老板马佐基斯颇有建树。作为洛杉矶贝弗利山庄影视界的老手，在媒体造势、从中牟利的运作上，马佐基斯自是老谋深算、运筹帷幄、潇洒自如。福特在他的谋划之下，步步为营，大把大把的票子，唾手而得。对于他的运作，历来多事的好莱坞自然少不了眼红之人、嫉妒之语。不过，谁知道天上会掉下个馅儿饼，却又偏偏掉在福特和马佐基斯的头上？！该他俩发财，门板也挡不住，只是使不断产生离奇故

事的好莱坞又多添了一段传奇而已。

世上的事情也很奇怪，一贫如洗的福特，早已弃家出走，本来是在劫难逃，后来却意外离教，“天堂之门”教派教徒自杀身亡之后，他却因祸得福，发了一笔横财。但是，由于3年以前，他已离家，至今已有几年未付子女抚养费了。他的前妻闻讯之后，一张状纸告上法院，向他索取3.2万美元的子女抚养费。看来，这笔钱福特先生是少不得要支付了。

平心而论，福特没钱时，活该前妻倒霉，可如今他抖了起来，一夜之间，竟成百万富翁，前妻当然不会坐失良机。当福特刚刚出名时，曾经对自己的朋友说，他不准备去探望自己的儿子，这是因为儿子并非他的孩子，只是他福特肉身躯壳的孩子。但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福特却马上改口，说他已经准备前去看望自己肉身躯壳的孩子。

关于福特的轶事传闻越来越多。1988年福特离婚之后，通过一家约会介绍所，遇见了一位很有情趣、格调高雅、相貌漂亮的小姐。福特为她而倾倒，当时，他一见钟情，惊呼道：“难道这就是我所追求的那位佳人？”尽管后来两人之间关系进展不算理想，导致福特心灰意懒，看破红尘，加入“天堂之门”教派，但是，他事后仍然认为，自己的肉身躯壳还是迷恋这位女士。

记者追问道：“你会打电话给她吗？”

福特坦率而言：“我想打电话给她，重叙旧情。毕竟，在通往天堂之门的道路上，人们可以有很多选择。”

第八章 牺牲品群像

对于“天堂之门”教派集体自杀的教徒们，美国社会各界评论不一。批评他们为“疯子、走火入魔”者有之，为他们“英年早逝”而惋惜不已者有之，赞扬他们为“视死如归的先驱、将死亡看成是生命一个部分的探索者”亦有之。

无论人们怎样去看待他们，这些教徒总是撒手人寰、远离尘世了。就多数人而言，自杀者只不过是邪教的牺牲品而已，但是，切莫以为他们是愚昧无知的糊涂虫，至少大部分教徒不是；有些教徒在电脑方面的水准，堪称美国第一流，他们在国际互联网方面的造诣，就连许多专家也赞不绝口。我们不妨看看部分教徒过去的经历，以便对他们的历史有所了解。有的在本书前几章已提及，为便于读者对照，仍简列于后。

菲尔德，女，46岁，电脑专家。

1969年，当加州拉斯普鲁马斯中学举行毕业典礼时，彩旗

飘扬，鼓乐齐鸣。年轻的菲尔德小姐朝气蓬勃，对生活充满了美丽的幻想。由于她学习成绩极端优异，有些老师甚至认为将来她会成为州长或是美国总统！

菲尔德进入全美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在学习期间结婚。但是，这场婚姻的结局却完全改变了她对人生的看法。离婚以后，她情绪消沉，时有厌世之感。尽管在1975年，她获取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脑硕士学位，但是，只有当她遇见了阿普怀特教主之后，她才认为自己真正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1975年5月，菲尔德写信给家人，说道：“很有希望的是，今年圣诞节我有可能登上外星人的飞船。”显然，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她一直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在这段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菲尔德很少与家人联系，同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接触不多。

1992年，在给母亲的信中，菲尔德写道：“对于目前人类文明的状况，我相当失望。”当听到她的死讯之后，她的母亲劝告世人说：“如果你们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话，最好就留在地球上进行改造工作。”

菲尔德母亲的话很有道理。可惜，这位电脑专家却再也无法从事任何改变这个世界的工作了。

挈若尔·卜锲，女，42岁，电脑专业人员。

挈若尔的母亲在她死后说道：“挈若尔并没有受过教派的洗脑影响，她是自愿信奉教义的。”

从相片上来看, 挈若尔是一位相貌端庄大方、略微内向的女士。她出生在一位联邦警察的家中, 在蒙大拿州春野市长大。她的父母在谈起她时, 一致认为, 她是一位典型的好女儿。

在学校读书时, 挈若尔一直品学兼优, 课后从事慈善活动, 帮助教会出售巧克力糖。但是, 由于性格比较孤僻, 她不善于结交朋友, 回到家中, 她的爱好只是观看电视、阅读书籍。

当她才 21 岁时, 就参加了阿普怀特教派, 希望在那里寻求她的梦想。在写给母亲的信中, 挈若尔希望父母幸福, 因为她自己非常快乐。她还鼓励自己的家人要站得高、看得远。

1988 年, 挈若尔回家探亲, 并和父母度过了一段短暂却很愉快的时光。从那以后, 他们再也没有重逢。

在留给父母的一张相片里, 挈若尔坐在母亲前面, 脸带微笑, 神色自若。当时, 她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吗? 她能预见后来的结局吗? 也许不知道。

挈若尔走了, 再也不会回到她的故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 无论如何, 在她母亲的心中, 总有着永远无法排遣的悲哀。

大卫·莫尔, 男, 40 岁, 电脑专家。

在“天堂之门”教派信徒们死前所拍摄的辞世录像带中, 莫尔给人们留下了难以遗忘的印象。

他已人到中年, 额头宽阔, 头上微秃, 眼睛里充满着智慧的闪光, 胖胖的脸庞给人一种富态的感觉。

莫尔算得上是阿普怀特教派的元老了。1975年,当阿普怀特刚刚创立教派时,莫尔还只有19岁。在加州罗斯·盖托城的一次会议上,莫尔为阿普怀特的讲演所征服,此后不久,他就离家出走,成为阿普怀特教派的忠实信徒。

莫尔的母亲为之焦虑不已,一直打听他的下落,并发起成立了一个家长后援组织,以便找回那些迷途的孩子。但是,这些家长的努力似乎毫无效果。多年以后,莫尔两次回家探亲,与母亲短暂相聚。

他的母亲在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毫无效果之后,不得不接受莫尔的选择。当莫尔成为一名具有执照的电脑网络工程师之后,母亲为他的成功兴奋不已。

可是,莫尔的死讯不久就传到母亲那里。长达21年的分离居然会导致永恒的诀别,这是母亲所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这种痛苦将始终存在于母亲的心中。

盖瑞·乔丹,男,43岁,电脑程序设计人员。

盖瑞出生在加州莫代斯投市的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家中。从童年开始,他就向父母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诸如: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世上有外星人太空船吗?等等。

他的胞弟回忆说:“盖瑞总是寻求世上一些问题的答案,而这些问题原本是没有答案的。小时候,他所提出的问题几乎使母亲丧失理智。我父母离异之后,我们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10岁以后，由于母亲改嫁，盖瑞由生父抚养。在初中学习时，他已才华横溢，成为班长，并开始大量阅读有关天文物理以及外星生命的书籍。

1972年，盖瑞获得美国名牌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提供的奖学金，进入该校学习，当时，全家对他期望很高。可是，一年以后，他就中途停学，离开伯克利。据说，他对校内毫无学生个性的校园生活大为不满。

回到故乡之后，他成为一名工程师，并结婚成家。不久，当他参加阿普怀特教派的一次会议时，对教派教义大为赞赏。盖瑞说：“我们现在只是虫蛹，但是，我们能够变成蝴蝶。”

1974年，盖瑞加入教派，并离家而去，在这之后的14年里，家人很少得到他的音信。1989年，当他的母亲濒临死亡时，盖瑞赶回家中向母亲诀别。

在这以后的3年里，盖瑞远离教派，在丹佛市机场从事电脑程序方面的工作。在这一段时期里，他的同母异父妹妹戴娜来到他的身旁。据说，兄妹之间的关系有些暧昧。

1992年，在度过了几年平凡生活之后，盖瑞还是决定要重新入教。他告诉痛苦欲绝的女友说：“我想要追随我的教父以及‘天堂之门’教派的教友。”

盖瑞带着戴娜回到教派之中。从此之后，兄妹两人成为阿普怀特最忠实的信徒。盖瑞过去的一位女朋友对人们说：“大多数人不想使事情过于复杂化，而这两兄妹是如此聪明，以致他们

认为,这一世界本应更为复杂一些。”

拉多娜·贝鲁卡多,女,40岁,电脑顾问。

贝鲁卡多女士酷爱音乐,在小提琴演奏方面,颇有造诣。但是,她在个人生活方面,却不太幸福。离婚以后,她成为一名单身母亲,带领女儿来到科罗拉多州英格坞市居住。

作为音乐爱好者与电脑专家,她情趣广泛、平易近人。在她的住宅里,放满了金字塔型的水晶石,也许是为了祈求人生的幸运和福气。

除了上班之外,贝鲁卡多女士深居简出,在家喜欢听听美国流行的新时代流派的乐曲。1994年的一天,她突然变卖家产,并离开这座小城。她对邻居说,出于宗教需要,她必须外出一段时期。

她的邻居在回忆她时表示:“贝鲁卡多相貌娇美,非常可爱。人们从来也不会想到,她居然会为自己的信仰,走得如此之远。”

确实,贝鲁卡多女士走得够远了。她的邻居们仍然怀念这位可爱的音乐爱好者,希望她在天之灵仍然能够听到美妙的音乐。

苏珊·伊利莎白,女,53岁,电脑编辑人员。

伊利莎白女士在60年代后期,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学习。她为人外向,精力充沛,喜欢骑上摩托车到郊外游

玩，并痛饮啤酒。她的热情赢得了同事和朋友的好评。后来，她在洛杉矶一家电脑公司担任编辑工作。电脑公司的一位同事对她讲述了有关阿普怀特教派的情况。

1975年，伊利莎白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专程赶到俄勒冈州拜访阿普怀特，在那里，她与丈夫分道扬镳，决定留在教派营地之中，追随阿普怀特。

伊利莎白的母亲认为，她无法生育，因此时常为之心情沉闷。在过去22年里，伊利莎白仅仅和家人见面两次。她母亲在评论“天堂之门”教派时，气愤地说：“对于教派而言，他们的言论似乎有些像天主教，但在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天主教，这是因为，他们主张完全抛弃家庭。”

鲁茜·爱娃，女，63岁，电脑专业人员。

爱娃在科罗拉多州皮勃罗城长大。从小她就具有叛逆精神，在幼儿园里，从来就不喜欢穿衣服，并给自己起了一个男孩的名字。爱娃平素沉默寡言，不善词令，很少结交朋友。后来，她来到洛杉矶，并开始赫赫有名的太平洋贝尔公司工作。

70年代后期，她刚40出头，在阿普怀特影响下，她抛弃了收入甚丰的工作，参加教派，开始了东西飘零的生涯。1989年她最后一次打电话给姐姐金恩说：“我还活着，我很幸福。”

爱娃真的幸福吗？

在以上7名电脑专业人士之中，至少有3人曾经在美国名

列前3名的伯克利分校学习。无人会怀疑他们的智商。他们之所以离开这个世界,可能是为了到外星去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更为复杂一些(正如盖瑞女朋友所说)。

“天堂之门”教派教徒们尽管偶尔也挥霍一次,但是,总的来说,按照教派规定,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抛弃了富裕的生活习惯,过着美国人无法想象的异常简朴的生活。

在他们之中,有着家境富裕的百万富翁,也有大公司总裁的儿子、大法官的女儿,甚至还有电视主播、电影明星的哥哥等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阿普怀特教派中的二号人物“罗更教兄”,过去就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商界名人。

约翰·克锐格,男,62岁,前房地产开发商。

克锐格诞生在伊利诺伊州斯同市,从小就喜欢室外活动。大学毕业以后,他在房地产方面经营有方,30岁时,就已拥有科罗拉多州的一处豪华庄园。克锐格情趣广泛,有时还在电影中客串角色,表演相当成功。他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妻子玛丽治家有术,6个小孩各具个性,相当可爱。他的朋友们经常说,克锐格应有尽有,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很少有人比他更加走运了。

1975年的一天,克锐格过去在大学里的同窗好友迈基来到

他的庄园作客，并谈起自己在阿普怀特教派里的经历。克锐格的妻子对于他们的谈话丝毫也没有产生任何警觉。她是克锐格高中同学，两人后来堕入爱河，并于1954年结婚。

当迈基离开之后，克锐格告诉玛丽，他要去丹佛市参加一个会议，随即驾车前往丹佛机场，聆听阿普怀特和奈特尔丝的讲演。当克锐格回到家中以后，一切正常，毫无异样。

几天以后，玛丽带着6个孩子去参加暑期夏令营，当时，克锐格正在忙于一项房地产开发项目。第二天晚上，当全家大小回到家中时，克锐格已经去向不明。他在留给妻子的纸条上，详细列出各项生意往来以及其他财务状况。克锐格就这样消失了，他只带走了随身的换洗衣服和一点零用钱，其他财产均留给了自己的妻小。

克锐格刚出走时，玛丽以为他只是暂时走火入魔，很快就会迷途知返，与家人团聚的。可是，她低估了阿普怀特和奈特尔丝的蛊惑力。克锐格从此一去不复返，并成为“天堂之门”教派的关键人物。在教派后期阶段，克锐格实际上已成为教派内部二号人物，阿普怀特的许多旨意，都是通过他来执行的。他在教内化名为“罗更教兄”，由于他杰出的理财能力，教派经济大权就掌握在他手里。

1977年，克锐格和玛丽正式离婚，两人之间再也没有音信往来。不过，他有时还会与子女联系。有一次，克锐格把他的大女儿凯茜带到教派的演讲会上，试图让她接受阿普怀特的理念。

作为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凯茜对教主阿普怀特的异教邪说丝毫不感兴趣。

凯茜现年40岁，据她回忆，10年以前，克锐格设法和6名子女一起见面。但是，由于阔别多年，不少子女对他已经全无印象。当克锐格的骨灰运回家中之后，他的子女将他在世界上最后的遗留物遍撒在故乡的群山峻岭之中。当时，山中依然白雪皑皑，当骨灰飘零在山野之中时，“罗更教兄”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所萦怀了。

林德力·皮斯，男，41岁，前汽车销售人员。

当林德力还是新罕布什尔州海边旅游胜地汉普顿城的一个小孩时，就希望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事业一帆风顺，在该城拥有一座旅馆和一个餐厅。

1978年，林德力还在州立大学读三年级时，就参加了阿普怀特教派。但是，在80年代初期，他脱离教派，重返校园，并获得硕士学位。在这以后，林德力结婚成家，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汽车销售员。

不幸的是，在1994年，他的父母相继去世，自己婚姻破裂，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似乎已无所牵挂。于是他离开了自己的妹妹，只身出走，再次回到阿普怀特教派之中。老谋深算的阿普怀特向他伸出热情的双手，使他分外感到教派的温馨。他的妹妹茜尔维亚说，直到获悉他的死讯，人们方才知道他已再次皈依

教派。

皮斯先生外貌精明干练，如同许多推销汽车的人士那样，能说会道，善于词令，巧于心计。但是，无论如何，在教主阿普怀特面前，他也只不过是巫见大巫而已。毕竟，阿普怀特的推销能力要远远超过昔日的硕士研究生加汽车推销员皮斯先生。

乔伊丝·司卡拉，女，58岁，前电视主播。

在明尼苏达州长大的乔伊丝曾与一名海军军官结婚，并赢得海军基地选美大赛的桂冠。后来，她举家迁往丹佛市，并先后生下两个女儿。

1975年，乔伊丝在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获得新闻学位，并在一家电视台担任新闻主播。一天，她出席了阿普怀特所召集的演讲会，并在两天之后，抛家弃女，加入阿普怀特教派。在过去20年里，她只回过一次家。

乔伊丝过去的一位朋友说：“她一直是一位真正的50年代型的贤妻良母。但后来，她完全脱胎换骨，彻底改变了。”

汤玛斯·尼可斯，男，58岁，理想主义者。

汤玛斯的妹妹尼可斯是美国影视界明星，由于她在电影《星球大战》以及电视连续剧《星球大战》中的表演，名声大噪，蜚声影坛。尽管尼可斯女士出于职业需要，整天与《星球大战》之类的题材打交道，但是，她本人则是现实的，电影毕竟是电影，一看

而过，万万不可动真格。

然而，汤玛斯却当真了，作为妹妹电影的忠实观众，他反复观看《星球大战》一类的影片，并且信以为真，日夜梦想外星人会来接他登天，并进入一个神奇的世界。

70年代中期，阿普怀特所编造的幻梦迎合了汤玛斯的理想，他坚定不移地追随阿普怀特和奈特尔丝从事教派宣传活动。在和妹妹断绝了长达20年之久的联系之后，1994年，他和几名“天堂之门”教徒来到尼可斯在好莱坞的豪华住宅，并向她讲述了教派的宗旨。尼可斯听到哥哥所谈论的外星人的故事，大吃一惊，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哥哥居然会被自己电影作品中的情节所迷惑，而且不能自拔，并将其奉为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当然，到这时，她的看法已经无法使汤玛斯回头是岸了。

当尼可斯听到哥哥自杀的消息之后，深感悲伤，不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电影明星说：“对于汤玛斯的去世，我很难过，但是，我尊重他所做出的任何选择。”

历史真是喜欢和人们开玩笑，《星球大战》的主角不愿乘风归去、飞向外星，而她的哥哥却假戏真唱、魂飞西天极乐世界了。

大卫·辛德润，男，48岁，环境科学学者。

大卫家境富有，父亲原来是美国一家大型电话公司的总裁。在读大学期间，其专业为环境科学。1976年，当他只有27岁时，就参加了阿普怀特教派。当时，他写信给父母：“我之所以加入

教派,是因为我想为自己选择一条道路,请务必不要为此而受到伤害,这是因为,我并不想让你们难受。”

1987年,他曾到妹妹西尔微娅家中作客,两人回忆起童年时的往事,时常开怀大笑。西尔微娅4岁时,有一次在河中游泳,差一点惨遭灭顶之灾,幸亏大卫将她救起,对于哥哥的帮助,她是无法忘怀的。

兄妹两人当时开车外出游玩,大卫告诉她说,在教派里,他们始终是两人以上同行,彼此之间可以有所照应。

大卫死后,西尔微娅对记者说:“天啊,这简直无法想象。我的哥哥过去始终性格开朗,极有幽默感。”

或许大卫真的很有幽默感,不过,这一次,他的玩笑开得略微大了一些。他是对生活持有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抑或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我们已无法得到答案。

无论他自杀的动机是什么,有一点人们是深信不疑的,这就是:他永远不会为悲观厌世而离开这个世界。

苏珊·斯特罗姆,女,44岁,植物学家。

作为一名植物学家,斯特罗姆女士历来喜欢户外活动,并经常担任夏令营的指导工作。1975年,她即将从俄勒冈州立大学毕业时,参加了阿普怀特教派组织的一次活动,从此以后,她就放弃学业,和教派人土一起,餐风饮露,到处漫游,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

斯特罗姆是名门之后，父亲老斯特罗姆担任美国高级法院法官，家境富有，条件优越。作为家中老二，她的出走使父母百思不得其解。斯特罗姆小姐忠实于教派，不过，她亦时常给家长写信或是打电话问候。在这一方面，教主阿普怀特似乎对她格外关照，非常通情达理。有些人士推测说，阿普怀特不希望引起政府部门的过多注视，因此，他允许斯特罗姆与家中保持较多联系，以稳住斯特罗姆法官。

法官本人在回忆女儿时表示：“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邪教组织。我曾一再鼓励她与教派断绝关系，重返家中。尽管她能有许多机会离开阿普怀特教派，但她总是感到在教派中异常幸福。”

斯特罗姆女士真的感到幸福吗？邪教的迷幻或许会使思想单纯的植物学家能够得到某种快感，但是，这种愉快毕竟是以她的生命作为代价的。

在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的美国，精神生活却时常使人感到贫乏。阿普怀特正是利用这一点，将自己的胡言乱语吹得天花乱坠，诱使人们误入圈套，最终不能自拔。

阿普怀特教派中也有不少艺术人才，或许是超现实的浪漫主义精神，使他们采用了一种极不浪漫的手段，去寻求虚无缥缈的梦幻，并走上一条永无归途的绝径。

达文·约翰逊，男，42岁，音乐家。

达文历来对外星人深信不疑，并于70年代中期参加了阿普怀特教派。过了一段时期，他离开教派，并在犹他州一个著名的摇滚乐团担任吉它手。在这以后的10多年里，达文日子过得不错，生活也很幸福。

1994年的一天，达文突然看到“天堂之门”教派举行讲座的广告，两天以后，他就再次加入教派，和过去的教友重逢。临行前，他对乐团团长克拉克说，过去他曾被阿普怀特教派除名，这是因为他的行为举止不符合教派规定，对此，他始终愧疚良深。

阿普怀特宽容了达文以往的过错，可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却导致了达文的死亡。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宽容是要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朱迪丝·罗琅德，女，50岁，前模特儿。

1975年4月10日，对于车床工人罗琅德来说，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当天下午，当他下班回家之后，发现桌上留有一张纸条，他的妻子朱迪丝只留下一句话：“我跟随上帝离去。”

朱迪丝与罗琅德结婚9载，两人共有两个子女。罗琅德后来获悉，朱迪丝是被母亲拉入阿普怀特教派的。但是，自从入教之后，母女两人极少讲话。这是因为，根据教派规定，教徒们不能有太多的人情味。过了5年，母亲脱离教派，重过正常生活，但是，朱迪丝却依然如故，执迷不悟，一直在阿普怀特教派中过着飘泊的生活。

罗琅德在谈起他的前妻与前岳母时说：“她们背着我与邪教接触，不幸的是，却被阿普怀特控制了她们思想。”

朱迪丝一度当过模特儿，年轻时，相貌娇美，身轻如燕。也许是因为平淡的家庭生活使她厌倦了尘世的一切，从而悄然离去，直至凋谢在圣塔非庄园镇。

罗伯特·阿兰萧，男，45岁，建筑师。

罗伯特出生在纽约，在迈阿密长大。他先后在佛罗里达州两所大学里学习建筑学，毕业以后，他到加州伯克利就职，在那里，遇见教主阿普怀特与奈特尔丝。

根据他妹妹的回忆，当时罗伯特认为自己应该成为教派中的一员，只有在教派里，他才能找到人生的目的。在过去22年里，罗伯特仅仅在1984年与1987年回家两次，每次逗留两天。他的家人只是在他临回家前一天，才能获得通知。

在过去几年里，他曾告诉家人，自己正在考虑离开教派，可是，这一想法始终没有付诸行动。他妹妹说：“我们对他的去世深表悲痛，全家团聚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

盖依尔·迈德，女，27岁，前服装店老板。

在纽约州赛格港，盖依尔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在她人生的路途之中，无论走得多远，父母双亲都会希望她能找到回家之路。她的爸爸是一家工厂的设计工程师，一直要她结婚成家，安

居乐业，做个贤妻良母。但是，盖依尔最终还是令他们失望了。

即使在中学学习时，身材苗条的盖依尔就幻想过到处飘零的生活。她在大学里专修服装设计，1991年，还没有拿到毕业文凭，就和男朋友一起，来到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州，用父亲给予的5000美元，在圣塔·克鲁斯的一座林间小屋里，开起一家小型服装店。1993年，盖依尔和男朋友查德关系破裂。据查德后来回忆说：“盖依尔总是在寻求着什么。她后来和朋友一道，前往美国西南部旅行。在那里，她遇到一辆面包车中的几位教徒，并和他们热烈交谈起来。这些教徒正是阿普怀特的信徒，而盖依尔和他们一见如故，从此再也没有和他们分开。”

在过去4年里，盖依尔的父母偶尔会接到女儿从美国各地寄来的短笺。1994年，盖依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知道，你们一直教育我要具备判断能力，以选择最适合我的事业。我希望，你们能够尊重我正在从事的学习内容。”

1995年8月，盖依尔还写道：“我委实想要你们了解的是，我正在从事我所想要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使我非常幸福。”

1994年秋天，盖依尔的母亲提出给她寄飞机票，希望她结束流浪生活，回家团聚，结果被她严词拒绝；不过，盖依尔表示说，一旦她与教友们来到老家附近地区，她就会回家看望父母亲。

盖依尔的母亲后来说，这一切也许都是安排好了的。可是，她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在电视台播放“天堂之门”教徒录

像带时，父母亲方才在荧屏上看到自己女儿的告别演说。

盖依尔面貌憔悴，似乎苍老了许多，对着摄像机，她说：“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肯定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完全无可非议。”她的离世对于减轻父母的痛苦而言，根本无济于事。

盖依尔的母亲表示：“这就像一场致命的传染病一样，盖依尔是牺牲品。我们过去曾经认为，最终她会悬崖勒马，清醒过来。现在看来，已经为时过晚。”

可怜天下父母心！死，对逝去的人上并不痛苦，真正难过的，倒是那些活着的人。

自杀的教徒中，还有许多人士较难归类，我们不妨再看几位的简历。

迈克·山多，男，25岁，前空降兵。

弗吉尼亚州阿屏东地区兰岭镇的居民听说“天堂之门”教派死者之中，居然有一位是他们的同乡时，不由得惊诧万分。山多是一个传教上的儿子，在高中读书时，品学兼优，当选为班长。在他昔日同窗的印象中，山多无忧无虑，为人风趣，喜欢开玩笑。后来，他投笔从戎，成为美国空降兵部队的一名战士。在“沙漠风暴”战争中，他被派到前线作战，深得长官与战友的好评。

当山多从部队退伍之后，他的行踪不为家人所知。他的死讯使亲属悲痛万分。其他的空降兵是从天上跳回地面，而可怜的山多却想离开地面，飞向永恒的太空。他的一位朋友仰望苍

天，挥泪长叹：“难道山多是人类和外星人开战中所牺牲的一名烈士？”

杰葵琳·雷纳德，女，72岁，医生助理。

雷纳德曾经是一家医院的护士，她的丈夫是医院的大夫，他俩有3个孩子。在家中，他们经常谈论宗教问题，正是这种对精神力量的过分迷恋，使得雷纳德在70年代中期义无反顾地舍弃了自己的家人，包括母亲、丈夫及子女，加入了阿普怀特的邪教教派。

尽管她对教主阿普怀特的迷信始终如一，但是，她与家人仍然保持固定联系，也许，教主唯独对她网开一面，毕竟，她是“天堂之门”教派中年纪最大的一位长者。

3年以前，雷纳德在7名教友陪同下，回家看望，并同家人共进午餐，随后，他们又匆匆离去。她的女儿克里丝说：“母亲总是说，根据教主阿普怀特的看法，自杀和死亡并不是一码事。她老人家要是离开人间的话，肯定会在灿烂的光环之中，悠然而去。”

由于雷纳德是教派中罕见的医护人员，因此，当教主阿普怀特日益衰老时，尽管她在教派中年纪最大，仍然要照顾阿普怀特的健康。当教派成员集体自杀时，雷纳德大概在安排好前两批教友自杀之后，方才和另一名护士最后服毒死去。显然，当她撒手人寰时，天上并没有出现她历来所期望看到的灿烂光环。

丹尼丝·塞蔓，女，44岁，理想主义者。

丹尼丝出生在纽约州罗卡斯特谷区的一个富裕家庭，在高中学习期间，因性格开朗，热爱课外活动，一直担任学校拉拉队队长。当年她那热情洋溢的神情，始终遗留在许多校友的记忆之中。

1973年，丹尼丝在波斯敦大学心理学专业读书期间，遇到阿普怀特和奈特尔丝，涉世不深的女孩为他们的奇异理论所迷惑，中断学业，并成为阿普怀特教派之中资格最老的一名教徒。

她当年的大学室友纳茜依然记得她俩的生活往事。纳茜说：“丹尼丝在生活中不大看重物质条件，比较注重精神生活。她曾一度迷恋嬉皮士的生涯，但是，并不走极端。后来，她在寄给我的生日卡片中写道：‘亲爱的纳茜，对于友谊而言，没有什么比精神境界更为重要的了。’”

丹尼丝再也不会给纳茜寄生日卡片了。这位昔日的拉拉队队长居然成为“天堂之门”教派虔诚的拉拉队队长，这倒是她过去的校友们所始料未及的。

依佛涅·茜尔，女，38岁，前邮局工作人员。

在“天堂之门”教派之中，大都是白人，罕有黑人出现。但是，茜尔夫妇则是较为特殊的例外。

作为美国邮局的工作人员，茜尔夫妇报酬优厚，生活舒适，也算得上是小康家庭了。但是，1996年8月，茜尔夫妇突然告

诉自己的母亲说，他俩决定放弃一切财产，并抛弃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小孩以及其他三名女子，前去参加“天堂之门”教派。一向温和的母亲闻之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茜尔先生对母亲说：“妈妈，我们非常爱你，但是，我们不得不走。”他俩为母亲播放了一首民歌，大意是描述一群朋友和亲属在死后重逢的故事。母亲为之不寒而栗，但是对他们已无可奈何。

尽管茜尔先生首先从国际互联网中了解到“天堂之门”教派的主张，但是，茜尔太太才是教派的真正信徒。当他俩参加教派之后，根据教派规定，不得有任何两性关系发生，因此，茜尔夫妇只好分开居住。

茜尔太太坚决服从教主阿普怀特的安排，但是，她的丈夫发现教派中疑点重重，因而决定离开教派。茜尔太太开始曾经考虑与丈夫同行，然而，阿普怀特故意安排茜尔先生到外地出差，与此同时，教主阿普怀特则竭尽花言巧语之能事，说服茜尔女士单独留下。

当茜尔先生脱离教派，回家以后，一直思念自己的妻子，他没有与自己的亲生儿女重新相聚，而是把抚养子女的职责留给其他亲友。直到教派自杀行动即将开始的最后时刻，茜尔先生还一直通过国际互联网和教派成员保持联系。

茜尔的母亲说，原先她的儿子对自己妻子回家团圆始终抱有希望，但是，获悉妻子死讯之后，他悲痛万分。

爱瑞卡·恩斯特，女，40岁，会计。

恩斯特喜欢周游世界，游览各国的名胜古迹，接触世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当她只有18岁时，就和男朋友法兰克到欧洲旅行了6个星期。回到美国不久，他俩在俄勒冈州的一次野营中，遇见阿普怀特等教派人士，并为他们的教义所迷惑。

几天以后，爱瑞卡和法兰克变卖了所有财产，一同加入阿普怀特教派。按照规定，他们在教派之中，不能再有两性关系，即便如此，两位年轻人还是在教派中坚持下去。

1993年，法兰克在教派中度过了漫长的18年生活之后，决定脱身而出，重返世俗生涯。但是，当年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爱瑞卡则决定继续留在“天堂之门”教派之中，担任教派的会计工作。

当教徒们自杀以后，法兰克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做出了我的抉择，而爱瑞卡则有她自己的选择。”

爱瑞卡的姐姐海蒂则对新闻界人士表示说：“爱瑞卡希望能游遍全世界。我倒是希望，她和其他教徒本来能够自行做出决定，而不受别人主宰。如果情况真会是这样的话，爱瑞卡原本就不会离开我们了。”

杰夫瑞·刘易斯，男，41岁，前按摩师。

刘易斯从海军退伍之后，就加入了阿普怀特教派，并在教派中呆了10年。后来，他决定退出教派，重新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刘易斯在圣安东尼奥找到一份按摩师工作，并以此为生。

12年以后，他决定再次返回“天堂之门”教派。他的挚友泰罗对他说：“你应该慎重考虑，这毕竟要你抛弃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但是，刘易斯却回答道：“无论我会付出多大代价，我也必须重返教派。”

刘易斯前一次离开教派之后，对朋友们经常谈起教派中的情况。他认为，过去在“天堂之门”教派中的时候，他并没有真正了解阿普怀特教派所具有的意义，而当他脱离教友之后，才明白了教义中内在的深刻含义。

刘易斯就这样走了，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故乡。一直到他离开尘世的那一瞬间，他真的了解到“天堂之门”教派的含义了吗？如果他能再次涅槃的话，恐怕不会第三次参加阿普怀特教派了。人间有多少美好的事物值得人们留念，何必要用自己的双手去结束自己难得的生命。

在教派人士集体自杀以后很久的一段时期里，仍然有7名教徒的真实身份扑朔迷离，令人费解。一位化名叫做贝迪·迪尔的女士，今年已经64岁，1975年她在西雅图地区失踪，下落不明，使得自己的4名子女无法同她进行联系。她的家人雇用了私家侦探，以进行查询工作。在过去20多年里，贝迪先后使用过7个化名，以免被人发现她的真实身份。

第九章 现代警世录

圣塔菲庄园镇集体自杀案已经基本结案了，围绕这一惨案的喧嚣也逐渐平静下来，以教派前成员福特先生的自述为蓝本的电视故事片即将开拍，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剩下来能做的事，就是等着观看这一部连续剧了。

时间真的能够磨平一切。世界大战也罢，个人小事也罢，随着岁月的流逝，都会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乃至消逝。即或如此，“天堂之门”教派的毁灭毕竟给世人一次强烈的震撼，总还是留下来一些令人刻骨铭心的教训。

既然这样，就有必要多说几句，让人们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以使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惨剧。即便再次发生了，成为牺牲品的人数也是越少越好。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美国社会对此惨案的一些反应。

一、美国社会各界反响

1. 官方密切注视

“天堂之门”集体自杀案案发之后第二天，克林顿总统立即发表电视讲话，对此事件表示十分震惊。他立即下令对此案进行全面调查。美国司法部长瑞诺马上责成联邦调查局有关方面配合圣迭戈警方对此案展开调查。在此案侦破过程之中，尽管联邦调查局一直采取低调做法，对案情不予表态，对外发言均由圣迭戈警方负责人出面。但是，在实际上，联邦调查局一直在日以继夜地进行深入了解。有消息报道说，目前联邦调查局的重点放在“天堂之门”教徒遗留下来的大批电脑资料上，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试图通过对这些电脑储存资料的详尽分析，从中找出他们所感兴趣的内容。据说，联邦调查局人员私下表示，对于所有材料的分析，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之中，他们不会就此案件发表明确声明。此外，圣迭戈警方表示，尽管“天堂之门”教派的全体成员已经自杀，但是，联邦调查局不会完全放弃寻找该教派依然残留下来的人员。

在实际上，过去有消息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内有一个专门小组，负责了解美国国内各种地下教派的动态。“天堂之门”教派的活动情况应该也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不过，由于阿普怀特等人在过去20多年中，始终没有宣言采取暴力行动，在案发

现场只发现一支手枪，没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因此，“天堂之门”教派与前几年所发生的维科武装冲突的科雷西教派相比，对社会威胁较小。

但是，由于“天堂之门”教派与最近几年在其他西方国家比较活跃的“太阳圣殿教”，以及在日本活跃的奥姆真理教等教派的活动内容或多或少有某种相似之处，因此，美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和有关西方国家保持紧密联系，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由于“天堂之门”教派大量应用国际互联网进行教义宣传活动，并试图招揽新的成员，美国社会希望加强对国际互联网内容进行法律控制，这一呼声日益高涨。他们呼吁立法部门尽快制订有关法律，防止邪教毒害更多的青少年。

其实，西方国家本来也不容忍网络世界的绝对无政府状态。到目前为止，德国政府在这一方面进展最快。

以德国科技及研究部部长朱尔根·鲁特格为首的一个小组正在负责起草德国第一部联邦多媒体检查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所有德国提供网络使用的公司及机构以及使用网络的个人，一旦使用具有色情、暴力和种族歧视内容的材料，均将承担法律责任。

此外，朱尔根·鲁特格部长还在和西方主要工业国的负责官员进行磋商，以便尽快联合制订一部适用于国际互联网使用者的国际行为法则。即将出台的德国联邦多媒体检查法将包含国

际行为法则中的主要内容。

瑞典政府也在起草一部法案,以便提供给议会讨论通过。根据这一法案,凡是瑞典提供国际互联网使用的机构(包括互联网络,BBS,网上服务机构等),均有责任从网络上消除不合法的内容。如果未能达到这一要求,将会处以罚金,如果情节严重的话,甚至可判处两年徒刑。

英国电视委员会日前宣布,如果国内有线电视台提供国际互联网服务的话,任何适用于英国电视节目内容的法案,将适用于有线电视台所提供的国际互联网资料内容。

欧洲共同体已要求共同体各国政府提交有关国家互联网络法案的报告,以便采取进一步协调工作。欧洲议会正准备修改欧洲共同体广播法,将明确把互联网内容包括在内,以供各国政府和法庭将广告内容限制法适用于互联网内容。

欧洲的一些政界人士和民众对美国互联网里所出现的某些色情内容、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以及新纳粹主义的言论深表不满。为了缓和他们的敌对情绪,美国一些互联网服务公司,例如美国连线公司(AOL)和电脑服务公司(COMPU SERVE),正在研制和使用一些技术措施,通过采用过滤性软件,消除互联网中的某些色情、暴力和种族歧视内容。

1996年12月中旬,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正式宣布,他们已向500多个互联网网址的拥有者发出电子函件,对那些可能违法的网络活动提出明确警告。贸易委员会的负责

官员表示：我们已通知他们，国际互联网并不是一个可以让违法分子任意逍遥法外的场所。我们所发出的讯息是：注意你们的活动，否则的话，我们将会取消你们的网络网址。

12月上旬，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美国邮政检查局和各州的检察官20多人联合上网，就所谓的“互联网金字塔浏览节”活动进行调查。有关调查人员用了一整天时间在万维网上查询可能的欺诈活动情况。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美国政府有关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单位，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向各界人士发出消息，提醒他们注意诈骗分子可能利用互联网从事非法活动。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官员已将互联网上部分非法活动的信息资料存档，以作为今后提出起诉时的证据。负责官员还表示，他们将定期上网查询这些被通知的网址，如果发现他们继续从事违法活动，联邦执法人员将采取必要行动。

到1996年年底，美国联邦政府已破获了近100起利用互联网诈骗案件。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巧立名目，旧计重施，采取老鼠会、多层次传销等手段，诈骗他人钱财。

鉴于利用国际互联网犯罪现象日益严重，美国假释裁决委员会已批准实施有条件限制部分具有潜在危险的假释人员使用电脑。根据这项规定，这些假释人员必须在使用电脑之前获得委员会的书面批准，监护人员有权对假释人员的电脑进行突击检查，并要求他们交出每日使用电脑的报告。

由于互联网之中,有关儿童性虐待、种族歧视及非法使用炸药等知识泛滥成灾,假如对假释人员不加限制,就有可能使得智能型犯罪活动增加。

看来,各国政府制订适用于该国互联网的法案已是大势所趋。在这一方面,如何加入防止邪教宣传手段的内容,显然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据估计,美国政府有关方面将会针对“天堂之门”之类的邪教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止发生更大的惨案。

法律是社会的契约,因而也是最为现实的,没有法律,人们寸步难行。国际互联网是个无法无天的电子世界,正因如此,也就格外需要相应法律规定,以保障互联网的长期健康发展。

但是,对于美国社会中大多数人土而言,他们并不希望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管得太宽。因此,有关方面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到目前为止,就有关邪教在国际互联网中的内容方面,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只好留待日后再作主张了。

2. 科技界震惊不已

人类文明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无穷的信息财富,而全球经济化的延伸又使人们产生了世界性广泛交流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世界应运而生。在某种意义上,网络世界是信息与交流的产物。但是,美国科技界人士万万没有想到,国际互联网会被阿普怀特之流用作邪教宣传的工具。

“天堂之门”教派案件大白于天下之后,科技界人士对此案表示震惊。海尔·波普彗星的第一发现人海尔博士首先举行记

者招待会,一再声明,海尔·波普彗星只不过是宇宙间的一个冰水集合体而已。

其他科学家对此案的严重后果也表示不能漠然置之,应该引起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的密切关注。

近年来,由于数字社会的爆炸性发展,人们在欢呼人类新时代到来之际,往往忽略了对新时代特点的详细介绍与社会宣传教育工作。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缺乏必要了解,对数字社会的进展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因此,当社会上出现一些异端邪说时,一些无知的人上就很容易受骗上当,堕入陷阱。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类到底面临一个怎样的前景?这种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带来无可预测的后果?人类是否会制造出高智能计算机?这种高智能计算机是否会有朝一日摆脱人类的控制?甚至走向反面,成为人类的敌人,并变成人类文明的毁灭者?科幻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是否会真正出现在地球上?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忧心忡忡。这毕竟不是小说,不是故事,也不是幻想。不少哲人学者为之困惑、惶然。他们半是忧虑,半是怀疑,到底世界会遇到人类文明的末日,还是会进入更为辉煌的文明新阶段?

美国一位网络学家最近不无忧虑地表示,他无法预见网络世界的未来,不过,他只是感觉到,在不远的将来,人类世界与网络世界会发生某种难以预测的动态变化关系。他的建议是:电子学与生物学之间的综合研究将是未来最为重要的学科,也是

关系到人类前途与命运最为严肃的课题。

他是否有些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可能不完全是。

人类正面临挑战，这一次，却是面临人类自身智慧的挑战。在这次斗争之中，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某些别有用心之徒居然会有意夸大人类未来前景的不明确性，人为地制造出一种世界末日的气氛，使得无知的信徒整日杞人忧天，陷入盲目的悲观主义怪圈之中，从而听任教主随意主宰自己的命运。

看来，科技界在今后破除现代迷信，普及科学知识方面，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 工业界沉默不语

在过去几年里，国际互联网进展神速，可说是席卷全球。世界各大公司无不围绕国际互联网重新改组自己的产品系统、生产体系、以及管理方式。但是，国际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之中，也出现不少负面影响。对于这些潜在的危害，工业界人士历来主张无需大惊小怪、草木皆兵。

国际互联网中的色情、暴力、种族歧视，非法窃取商业信息，金融欺诈等负面内容已引起各国政府的严重关切。一些国家即将制订有关法律规定，以保证互联网络的正常发展。但是，在这一问题上，跨国公司和各国政府的立场迥然不同。

“天堂之门”教派集体自杀案的出现，显然为国际互联网的反对派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攻击武器。本来，工业界人士不妨主动出面，进行必要的解释，从而化被动为主动，将坏事变成好事。令人

遗憾的是,美国主要工业界人士均缄口不言,袖手旁观。他们中的一些人士担心越抹越黑,不如静以待观,等候事态平息下来。

由于这次惨案对美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太大,美国政府有关部门面对网络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不能不采取某些措施,以应付社会舆论所提出的严厉批评。

尽管“天堂之门”教派集体自杀这一事件业已逐步为人们所淡漠,但是,国际互联网的负面因素却由此而增加。这不能不说是工业界人士的一大失策。固然,国际互联网需要进一步发展,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果工业界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携手合作,防止别有用心的家伙利用网络煽风点火、造谣惑众,那么,国际互联网岂不是更受欢迎?生意岂不会更加红火?

看来,美国工业界负责公关的人士实在应该改弦更张,适应新形势发展的特点了。与其被动挨骂,倒不如主动出击,积极得分,方为上策。

4. 教育界忧心忡忡

美国教育界对互联网的态度是既喜亦忧。喜的是,国际互联网可以扩大学生的视野,提高年轻一代的现代化科技水平;忧的是,国际互联网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特别是有一些邪恶之徒专门利用网络匿名的特点,乔装打扮,以善解人意、富有同情怜悯之心的面貌出现在网络上,专门引诱年轻无知、天真无邪的中小學生上当。

曾经有一位高中女学生,在上网时,无意中与“天堂之门”的

一名教徒在网上交谈起来。这位教徒在回答了她所提出的问题之后，马上询问她的年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情况，并提出希望与她进一步联络。幸好这位女学生及时止步，没有继续联络下去，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失足下水、命丧黄泉。

美国教育界的人士通过这一案件，要求家长们随时关心孩子们的成长。由于加入“天堂之门”教派的人士中，有不少是缺乏家庭温暖、社会关心的人士，因此，教育界专家特别强调要使孩子们时时体会到家长们的爱心与关怀，不要使他们有孤独、得不到理解、受到冷漠的感觉。

此外，要教育年轻人在上网时，不要出于好奇心，去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士随意交谈。对于那些利用科幻小说形式，进行蛊惑人心宣传的家伙，更是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被他们引入歧途。

5. 民众反应不一

总而言之，美国各界对“天堂之门”39名教徒的集体自杀案件深表震惊。但是，在对死者的评价方面，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七嘴八舌，诸说不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有如下几种：

a. “神经病”说

不少人士认为这些邪教徒是“精神不正常，神经病，发疯了，异想天开，异端邪说”云云。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士中间，以CNN有线电视的老板特纳为代表。他认为，集体自杀是除去这些疯子的最好方式之一。特纳快人快语，语不惊人誓不休，他的看法受到相当一部分人士的支持。

b. “人各有志”说

有些人士，甚至包括部分死者的家属均持此说。他们的看法是：既然这些教徒未在外力的压迫下，独立做出自己的选择，自觉自愿地选择了自杀之路，那就无可指责，遑论有罪了。

一位死者的家长说，只要她自己觉得高兴、愉快，又没有伤害别人、危害社会，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责怪他们呢？

c. “人类先驱”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生与死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类始终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看法。诚然，死是生命的终结，但是，人类应该如何去对待死亡，何时选择死亡，怎样去死，古往今来，大家都是尽量回避这一问题的。

一位研究美国邪教的权威人士表示，在这个问题上，阿普怀特教派人士以极为坦然的态度面对死亡，他们将死亡看成是进入下一阶段的升华过程，而不是生命的终结，他们留下自己的载体或躯壳，让自己的灵魂去寻求外星人的存在，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是人类的先驱，为了探索未来世界而毫无畏惧地集体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心甘情愿地追随阿普怀特去自杀，要是没有坚定的信仰的话，他们是不可能那样去做的。可以说，这一自杀决定不会是由阿普怀特一个人做出的，而只能是由所有的成员集体做出的。对于这些人的评价，恐怕只有留待未来的历史学家进行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数很少，但也拥有一些附和者。令人无法信服的是，我们实在没有看到，这种集体自杀的蠢举在人类探索未来世界的过程中，具有何种意义。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表明，阿普怀特对于外星人与 UFO 的研究都是采用一种邪教式的可笑方式，没有丝毫的科学根据。既然如此，在这种基础上所采取的任何自杀行动除了使人震惊与惋惜之外，并无任何价值可谈。

以上三种说法较具代表性，其他还有一些看法，诸如“继承遗志”说、“与己无关”说等等，均无多大意思，故不再赘述。

二、惨案因素分析

世上的事情，偶然中有必然，总有内在的规律，相互间的联系。“天堂之门”惨案之所以在现代美国发生，自然是由几种因素所造成的。阿普怀特纵有三寸不烂之舌，但要是去印度，去日本，甚至去英国，都未必会有人听他的，更别说是去跟他死了。

阿普怀特教案的发生，大致有如下几个因素：

1. 社会因素

美国这个社会非常有意思。往好里说，集中了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各种思想在这里互相交融、碰撞，很有点百家争鸣的味道。人们不迷信权威，小学生就敢和老师顶嘴，娃娃同父母辩论更是家常便饭。这就使得年轻人敢于破除迷信、敢想、敢干、

敢闯，路要是走对了，稍一留神，就可有发明创造，顶不济，也能弄上个专利。因此，比尔·盖茨这样的故事发生在美国是不令人奇怪的，要是发生在英国，倒是不可思议。

但是，要是朝坏里说，那毛病也还真不少。美国出天才，也出魔王，既然百无禁忌，那就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少牛鬼蛇神、异端邪说在这片土壤上很容易得到发展。

由于过分强调了信仰自由，哪怕是胡说八道，天王老子也管不着，明知不对，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任其自然发展。阿普怀特到处宣传外星人要来接人，谁都知道这是大白天说瞎话，可是，家长不能管，必须尊重子女的自我选择；社会不能管，否则就是干涉言论自由。阿普怀特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其他邪教教主也是利用了美国社会的薄弱环节，大作文章，结果是：“人民圣殿教”自杀案发生，900多人丧生；维科地区科瑞西教派与联邦调查局大打出手，100余人葬身烈火之中；这一次，39名教徒终又自杀身亡。

诸如此类的惨案何以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呢？显然是因为社会不能管，不敢管，不会管。长此以往，谁能担保不会再次发生类似惨案呢？

美国社会就物质程度而言，已经到达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就精神水平来说，似乎乏善可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上层建筑里不少腐朽、荒诞、没落的东西仍在蔓延滋长，尽管各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仍然见效甚微。

2. 心理因素

美国社会人情冷漠,18岁以后,人们都得单身一人去闯天下,独自面对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在残酷的拼搏之中,人们何尝不希望有真情实意,有甜蜜的爱心。孤独与寂寞是现代发达社会的一种心理痼疾,而寻求体贴与温暖(TO BE LOVED)大概是每个人的愿望。

互联网络在西方国家的风行,固然有其科技发展与商业发展的需要,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们在高度竞争的社会里,日益感到孤独,却又害怕孤独,渴望交往,但又恐惧交往的心理需要。在国际互联网里,人们匿名上网,正好解决了这种孤独与交往,恐惧与渴望之间的矛盾。

阿普怀特正是针对美国社会所缺乏的精神内容,尽力投人之所好,满足信徒们在心理上与精神上的感情需要,在深层意识上,真正控制了教徒们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教徒20年如一日,能够跟随他走南闯北,东游西荡,吃尽人间苦头;这也就是为什么,到最后关头,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脱离阿普怀特所刻意凝聚起来的群体,一人独自留下来,回到过去的生活里,重新面对那个冷漠的社会。他们毕竟离开太久了,那种孤独与寂寞甚至比死神还要可怕。为何不去寻求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呢?

物质文明的提高,显然并不等于精神文明的自动升华。阿普怀特教徒们的事件,应该可以使我们从中悟出更多的内涵来。

3. 宗教因素

美国奉行信仰自由的原则。在这个国家里,云集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派别。人们各信各的,井水不犯河水。有人什么都不信,有人什么都信,有人似信非信,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

但是,最为令人困扰的是,正当的宗教信仰与邪教信仰之间,有时很难划出一道明显的分界线来。阿普怀特正是利用这一点,钻了灰色区域的空子,借用了基督教的一些故事、人物、背景等,挂羊头卖狗肉,推销自己的一套私货。

不要忘记,他出身在一个传教士的家庭之中,对于宗教的内容,几乎可以信手拈来,随口而出。再加上他又拥有教授的口才、演员的天赋、音乐家的嗓音,其所具有的煽动力自不必说了。

阿普怀特从建教第一天开始,始终高举“天堂”的大旗,“天堂之门”也罢,“更高源泉”也罢,“下一层次”也罢,均是利用人们熟悉的宗教故事,对他们进行欺骗,让他们上钩。

旧瓶装新酒,历来是邪教的惯用手法,阿普怀特也不例外。美国宗教界的人士目前头痛的是,如何使教徒们能够分清正当宗教与邪教之间的区别,如何揭穿各种邪教的真实嘴脸。

看来,要想进入真正的天堂,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 科学误区因素

科学原本是愚昧之大敌,与邪教是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的对头。可是,在此次阿普怀特教派事件之中,科学却成了欺骗教徒的工具。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然而这种本来不可

能的事情却发生了。

美国的科学技术相当发达，在全世界也可算是龙头老大。照理说，愚昧与迷信在这里应该缺乏立脚之地。然而，美国社会的现实却完全不是这样。

根据美国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40%的科学家现在仍然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一比例与80年前几乎完全相同。

1916年，研究人员鲁巴发表调查结果表明，有40%的科学家相信上帝，该研究报告让美国人大吃一惊。当时鲁巴预测，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无神论者将会愈来愈多。

乔治亚大学历史学家拉森和西雅图发现研究所的魏山姆最近在国际权威性杂志《自然》科学期刊发表文章说：“为了测试这一信念，我们尽可能仿照鲁巴当年的调查。结果，大约有40%的科学家仍然相信有上帝和来世存在。在两次调查中，大约有45%的被调查者不相信有上帝存在，15%的人士对此持怀疑态度。”

拉森和魏山姆两人在《美国男女科学家》参考书中以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了一千人进行访问。鲁巴于1910年进行研究时，也是根据此书的原版进行抽样调查的。在调查中，他们询问被调查者是否相信有上帝会听取世人的祷告，人是否可能永生不死，是否会有来世等等。

拉森和魏山姆在文章中表示：“尽管科学家满脑子物质现实，但传统的西方有神论仍在他们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关于

上帝和来世的看法，有40%的科学家和一般美国人所见略同，美国人应该为此颇感欣慰。”

拉森和魏山姆数所进行的调查还表示，数学家最相信上帝，人数比例高达44.6%。在历史上鲁巴所进行的调查中，最不相信或最怀疑上帝的是生物学家，高达69.5%，而当代最不信神的却是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这项研究结果显示，教育普及、水准提高，并未影响科学家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看法。

在美国，随着科学技术的前进，人们对自然界的了解越深入，就越发现自己无知，也就越是缺乏自信。笔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时，选修了美国一位国际知名的心理语言学家苏门教授的课程。当一位研究生在课堂上询问“我们现在的研究是否更加接近真理”时，苏门教授的答复是：“也许我们离真理更加接近了，也许我们离无知越发靠近了。人类的研究究竟在向前走，抑或朝后退，只有老天才知道。”

苏门教授的回答确实代表了许多美国科学家的想法。他们一直在刻苦攻占堡垒，而当他们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制高点时，有时反而对科学的前景更加困惑不解了，好像真是人生识字糊涂始。有些本来简单明了的真理却为人不了解了。

就以宇宙大爆炸理论来说，目前天文学界风行这一学说，认为宇宙是在若干亿年以前因一次突然的大爆炸形成的。越来越多的天文学研究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本来，这并非是一件坏事，毕竟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有些科学

家却为之茫然了。在宇宙形成之前，大千世界又是怎么回事？是谁激发了这次爆炸？于是乎，上帝创始说又盛行开来。

其实，茫茫宇宙，无始无终，浩浩瀚瀚，永无止境，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实实在在的真理。所谓大爆炸学说，无非是表明在大千世界中，有这么一个局部，是以大爆炸开始的，事情就是这样。你非要认为是宇宙之始，把局部说成是全部，那就只能导致唯心主义的解释，为上帝主宰世界的观点提供理论根据。

大家都在寻找真理，而对真理的解释又各不相同。科学界在宣传真理的过程中，又缺乏自信，这样一来，有些喜欢钻牛角尖的人士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就只好转向邪教去进行探索。结果非但没有找到真谛，却不慎堕入误区，上当受骗，乃至丧失自己宝贵的生命。

阿普怀特等邪教教派就是利用了目前美国科学的误区，将古老的天堂传说，融进浪漫的外星人故事，再掺入惊心动魄的星球大战情节，利用彗星的自然景观，采取国际互联网的现代化手段，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怎么唬人怎么说，包罗万象，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如何？连小学生都骗不了的异端邪说居然能使那些精通电脑网络技术的人士为之丧命。我们不能不认为，科学误区的存在委实为那些不学无术的邪教骗子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在美国，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每当科学前进一步，愚昧与无知并没有退却一步，与之相反的是，迷信与邪说也水涨船高，气

焰越发嚣张。

你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他就说是上帝引发了大爆炸；你介绍“克隆羊”，他就说是上帝最早采用克隆技术，复制了人类；你欢呼“数字时代”的到来，他就说人类也只不过是上帝所制造的无数台电脑，所谓生与死、七情六欲，无非是老天爷事先设计好的各种程序而已，人们按照特定的程序走完一生。

总而言之，你怎么说，他都有理。具有正常理性的人士当然是不会轻易被拉下水的，可是，要是遇到那些良莠不辨、是非不明、又自以为是、以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人士，那就麻烦了，遇到阿普怀特这种富有煽动能力的邪教教主，不跟着走才怪呢。

在某种意义上，圣塔菲庄园镇那些善良的死者应该说是走入科学误区的牺牲品，我们在为他们不幸英年早逝深感惋惜之余，难道不应扪心自问，在向愚昧和无知，特别是在向伪科学、伪真理斗争的进程中，我们是否以捍卫真理为己任？是否匹夫有责、尽到最大努力？

类似的悲剧不该再发生了。这就是摆在每一个具有科学良知人士面前的神圣义务。难道不是这样吗？

三、警钟长鸣

这是一个故事，一个发生在当代美国的真实故事。按照圣迭戈警方的说法，故事已经结束了，“天堂之门”教派寿终正寝，

业已不复存在。警方无意起诉任何人，道理很简单，当事人已全部死去。

笔者不是美国邪教的研究者，也无意为这一教派著书立传。我们只不过如实把“天堂之门”教派之前前后后，简略地描写出来，使读者对这些教徒的人生历程有所了解。

一个本来很有天赋的音乐家却莫名其妙地成为邪教教主，并且带领 38 名很有才华的信徒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这半是悲剧，半是闹剧，使人在为他们惋惜的同时，又感到些许悲哀，似乎还掺杂着某种啼笑皆非的感触。

奋战 3 个月，书稿终于完成。掩卷沉思，百感交集，心中总有那么一种压抑，一种错综复杂的感觉，半是震惊，半是沉痛。

“天堂之门”，多么迷人的名称。那梦幻般的色彩，令人昏昏然，情不自禁，极欲飘然而去，追寻那童年时就有的梦想。“我欲乘风归去”，自是风流潇洒，飘逸非凡，看破红尘，六根清净，四大皆空。只是“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高处不胜寒，真的是这样。天堂虽美，终为太虚幻境；星球大战，不过是科幻世界。彗星出没，乃自然现象，无甚奇怪。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终还是要脚踏实地，实实在在过日子，切不可整日价胡思乱想，想入非非。

彗星掠空，古已有之，本来就不足为怪。但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科学技术尚不发达，我们的祖先愚昧无知，时将彗星视为不祥之物。公元前 164 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在彗星即将飞

越上空之际，突然自杀身亡，留下一则千古之谜。中国古代每当彗星出现，帝王将相莫不心惊肉跳，颤栗不已，惟恐天下大乱，江山不保。然而，这终归是历史，是故事，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之谈。

但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时至今日，美国的邪教竟然以国际互联网为手段，建立网址，设计网页，在全美各地广招信徒，以天堂为目标，综合彗星传说与外星人之故事，造谣撞骗，蛊惑人心，使许多善良人尾随其后，弃家离子，乃至命丧黄泉。

君不见，多少邪恶之徒以正人君子面目出现，道貌岸然地以指点迷津的手法接近我们，摇唇鼓舌，不时以“天堂之门”，“更高源泉”等异端邪说迷惑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窥视着我们的思维弱点，试图将我们引入他们的罪恶圈套。我们要是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轻则破财，重则丧生。

莫谓危言耸听，“天堂之门”邪教徒集体自杀案血淋淋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科学啊，科学，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内 容 提 要

1997年3月下旬,美国“天堂之门”教派39名教徒集体自杀,其中包括10余名第一流电脑网络专家。此案曝光之后,美国朝野震惊,社会各界为之悲恸不已。

本书两位作者亲自赶赴案发现场,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数百名记者一起,对事件内幕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通过第一手资料,力图从网络时代的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宗教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等方面,深刻揭示国际互联网文化中存在的严重负面影响,并通过对这一电脑网络惊世大案的剖析,客观反映美国政界、科技界、工业界等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响,以期引起人们对发展互联网络问题的重视,了解美国邪教势力的潜在危害。

内容提要

1997年3月下旬，美国《天堂之门》教派39名教徒集体自杀，其中包括10余名第一流电脑网络专家。此悲剧发生之后，美国朝野震惊，综合各界为之震惊不已。

本书两位作者亲自赶赴现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记者一起，对事件内幕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通过第一手资料，力图从网络时代的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宗教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等方面，详细揭示国际互联网热文化中存在的严重负面影响，并通过对这一网络惊世大案的剖析，客观反映美国政界、科技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响，以期引起人们对发展互联网问题的重视。并了解美国邪教势力的潜在危害。

天堂之门

中国工人出版社

'97 美国电脑网络惊世大案

责任编辑 / 郝宏丽
封面设计 / 潘俗子

天堂之门



天堂之门



MEIGUO DIANNAO WANGGUO JINGSHI DIAN

中国电视网